

奧尼金

普 式 庚 著
廳 夫 譯



絲 文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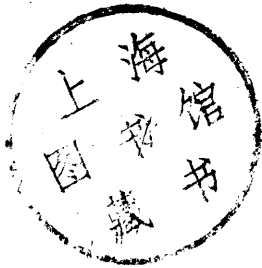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91078

金尼奧

著 庚 式 普
譯 夫 尼 普



經 文 出 版 社

歐根·奧尼金

歐根·奧尼金

「充滿着虛榮心的他，尚有一種更高的價值，
任何時候，均以超越的感覺，認為善行與惡行
是毫無區別。」

——陀思妥耶夫斯基——



獻 詩

給彼得·亞歷山大維契·辟列諾約夫(註)

「並非有意震撼世間，
不過是爲着友情的喜悅，
我願意向你奉獻這作品；
向你優美而高潔的靈魂，
予以聖潔的追想
予以詩之匠心，
至高的單純，至高的祈望。
這孱弱的熱情
實是按自詩神之所授予。
其中有愉悅之章
有苦味之章，有庸俗之章，
這決非余之所願者，
還是在不眠之夜間
一種激情勞作的產物
不快心靈的註脚
冰冷靈熱的呼聲。」

(註) 辟列諾約夫 (P. A. Pletnjov) (1792—1862) 詩人，著作家，普氏之友。

目次

歐 詩

| | |
|------------------|-----|
| 第一章：貝爾金的遺稿..... | 1 |
| 第二章：詩人的出會..... | 45 |
| 第三章：少女之戀..... | 75 |
| 第四章：絕望..... | 109 |
| 第五章：惡夢——命名日..... | 145 |
| 第六章：決鬥..... | 181 |
| 第七章：莫斯科..... | 245 |
| 第八章：教會女玉..... | 285 |

歐根·奧尼金

第一章

奧尼金的煩惱

第一章 奧尼金的煩悶

及時而坐，及時行樂！

P. A. 笏耶緣斯基 (I)

一

「歌！我的叔父行爲是那麼蠻做，
如今，他患着沉重的大病，
一定會嚴緊的監視我的行動。
叔父所提供的訓示——
歸人應當作爲唯一的法則。
天呀！這是何等討厭的煩擾，
往後我要不分晝夜的看護他，
簡直是會寸步難離！
哦！這是何等厭惡的事啊！
我好像跟差鬼一道過活，
誠惶誠恐地留心他的床褥，
隨後又要奉上湯藥，
在腦袋暗地裏萌着不孝的念頭：
哦！什麼時候魔鬼才來把你帶走！」

(I) P. A. 笏耶緣斯基 (1792—1878) 詩人，文學批評家，
與普式庚是同時代的浪漫主義的主角。

二

爲着要依朱薩（2）的意志，
 好來做個親屬遺產的承繼人，
 那年青的花花公子
 坐在馬車裏，一面做着以上的思想。
 路斯蘭（3）先生的摯友們：
 這敘事詩里的主人公，
 在下面的詩篇裏
 就會出來跟讀者見面了；
 奧尼金，我的親蜜的朋友，
 是生長在涅華（4）河畔。
 讀者呵！你們有的也許是在那兒生養的，
 是過着榮華富貴的日子吧！
 我也曾在那兒浮浪過，
 可是我是痛恨這與我無益的北方……（5）

三

他的父親是個謹嚴的官吏，
 全生過着負債的日子，

- （2）朱薩（Jeusa）爲希臘神話中被稱作最高的神。
 （3）路斯蘭（Ruslano）是普式庚所作敘事詩里的主人公，
 該敘事詩里的主人公在當時影響及全俄，讀者甚熟知。
 （4）涅華河（Neva）貫穿彼得堡城（列寧格勒）終於巴爾

每年必需主催三次舞蹈會，
一切應酬結果終使他淪于破產。

運命還護衛着奧尼金之時：

先前有養母 (madame) (6) 撫育，
以後又有養父 (monsieur) (7) 管教，
這驕兒是一塊無疵的寶玉！

養父拉北先生——法蘭西的貧苦者，
爲了不要使孩子痛苦的緣故，
盡教些夾雜着談笑的東西，
並不教他什麼麻煩的修身道德課，
若是過于淘氣時，也不過詞責幾句，
有時也常帶他到夏庭 (8) 踏地去散步。

四

軒昂的青春之盛年

終於使奧尼金踏入成人的歲月了，
這是情苗煥發的日子呵！
拉比先生被辭出去以後，
奧尼金得到了充分的自由。
把頭髮梳成頂時髦，

他 (Balta) 海灣。

(5) 普忒庚爲當局所追放，離開京都，到南俄比塞拉比函 (Besarobjo) 服役，故彼詛咒北方，認爲當時的南俄
爲發展自由之地方。

穿上丹蒂（9）式的服裝，滿身珠寶，
 飄然出現于社交界。
 他學得完備的法文，
 也能談吐，也能書寫！
 麻茲魯加（10）舞跳得頂熟練，
 向舞伴所致的鞠躬也格外自然，
 在社交界里再也不能找到
 像他這勢彬彬然的公子了。

五

我們每個人的學問有限，
 而且是淺薄到極點。
 在我們俄羅斯要利用智識，
 饒倖博得名氣是容易的事。
 奧尼金依世人的意見——
 這像是嚴格法官的判詞，
 斷定他是個學識豐富的青年，
 不過是個街學者。他有這一種才智；
 當衆人是口若懸河，用着響亮的調子
 滔滔地毫無忌憚的談論古今，
 這時候，他擺着尊嚴的架子守着城默，

（6）（7）madame 奶奶的意思，monsieur 先生的意思，
 均法國語，俄國貴族，依習慣常僱用法人，德人，或
 英人爲教父或教母，使自己的兒女學習得貴族階級的
 各種禮節及學問。

或以毫無思慮的樣子
馬上便發出火石般的警句，
博得滿堂貴婦訝然大驚！

六

時髦的拉丁語久已廢止了。
但是，奧尼金君公道的說來，
拉丁語他還是懂得一點兒：
例如先人的格言啦，
或談談關於幼孟那羅（11）的話，
寫信時末端也常簽一個「vale」（12）
同時他也還牢記着
兩句關於恩尼依得（13）的詩。
但是，對於陳腐年代學的研究，
古代進化史的攷考，
他是一點也不發生興趣！
永遠記在他的腦里，
直到現在都不會弄錯的
不過只有往昔歷代殘留下來的逸話俚語。

（8）「夏處」塞華河畔冬宮附近之地。

（9）丹蒂（dandy）是英國倫敦所流行的裝束，意即酒脫之謂。

（10）麻茲魯加（mazurko）三拍子的舞法。

七

他雖然抱着滿腔熱誠去學習韻律，
可是到頭來仍然莫明其所以，
他連「耶波」和「荷列」(14)的差異
也分別不清楚。

歐根君原是一個經濟學者，
所以他要罵倒——

古代的詩人荷馬(15)與提荷克利(16)。

他熱讀了西丹斯密(17)的鉅著，

並且引用着原理推論

國家怎麼樣能夠富裕起來，

認為留着天然的物資，

這就是我們未來的貨幣。

可是這些話父親並不了解，

還是把領地一批批的抵押出去。

八

此外，關於歐根君所知道的事，

要詳細敘述，時間是不許可的。

(11) 幼孟那羅 (Juvenalo) 羅馬諷刺文學家，

(12) 「Vare」拉丁文即「再會」之意。

(13) 恩尼依得 (Eneido) 是古羅馬的名詩人 Virgilius Maro

(70—19 A. C.) 的主要作品。

然而，那一方面他認識得最充足；
和那一方面他具有特出的才能，
什麼是他可愛的青春時代
所遺留下的無可比擬的
煩悶，愉快，和經過努力的事？
當他整日煩惱的時候，
唯一令他深愛的是
捧着拿梭（18）的詩集
獨自高聲地朗頌，
他知道這詩人是爲着什麼
才遠離了他的祖國——意大利
去賞盡荒野中悲戀的生涯！

九

一種妖冶的，煽惑的慾火，
很早就苦虐着我們的心胸，
我們的愛情不是自然的產物，
是從斯打理（19）或是查蒂烏里安（20）的小說學得的。
我們渴望着知道人生，
在許多小說裏認識了它；
我們所了解的隨着年華流走了，

（14）「耶波」（Jambo）短長律的詩形「荷列」（hore）即
長短律。

（15）（16）荷馬（Homero）希臘古代的名詩人。提荷克科
· TeokriTo

結果還是不能享受到什麼。
留戀於這種優美的經驗，
結局不過是得着損害自己的幸福，
幸福不經意地隨着
青春的火焰一同消失！
奧尼金正在嘗試着這種滋味，
他用着豐富的經驗向前面的靈頭走去。

十

他老早做着驕橫怪誕，
有一種希望使他嫉妬，與憾感，
有時是奸詐，有時又似可信任。
他悲嘆得異常真切，
又做出驕傲，與留意的樣子，
總之，是無事不至其極！
有時是非常糾獸，
有時是火焰一樣地雄辯。
用最自然的姿態放置着情書，
他呼吸着那純一的愛情，
連自己的身子也飄飄然了！

古希臘偉大的敘事詩人，生於紀元前三世紀。

(17) 亞丹斯密 (Adam Smith) (1732—1790) 英國的政
治經濟學者兼哲學家，著國富論，為政治經濟學之
鼻祖。

兩眼光輝閃爍，
但不時又像含羞的樣子
憂鬱地流着虛偽的熱淚！

他要把自己改換成一個新的人，
常常很詼諧的使小姐們驚奇，
又巧妙的玩些把戲去威嚇她們，
其間也說着伏貼諂媚的話
爲的都是想博得小姐們瞬間的感激，
同時希望在這聖處女們的跟前
煽起脈脈的熱情，
祈求着他們容顏上的
無意識的愛撫與感激！
偷偷地細聽着她們心絃的震盪，
每一分鐘都窮追着她，
一直要得到跟她一塊兒幽會，
後來他獨自的
向她伸訴自己所有的心曲。

(18) 拿梭 (Publius Ovidius Naso) (43 A. C. → 17 A. D.)
羅馬偉大的詩人，著有許多戀詩，爲了追尋戀人曾漂
泊於黑海沿岸，後死於該地。

(19) 斯打理 (Stael) 法國著名的女作家 (1766—1817)

一 二

他的技術早已熟練，
 在情場中也跟蕩婦週旋，
 他發見誰是他的情敵時，
 他一定要把他殲滅！
 啊！他在謀劃着怎樣深的陷阱！
 啊！他在佈置着怎樣密的羅網！
 但是，你呵！希望出頭的丈夫們：
 你們和奧尼金可以結成親友。
 一貫是華巫拉斯（21）的信徒們，
 你那些狡猾的丈夫——
 任何時候，都是以豐饕美食
 使得自己的妻子感到滿足。
 跟那世故深，嫉妬心強的
 道學先生，也常會巴結着奧尼金。

一 三

「同時他，可以使害羞的寡婦
 以敬虔的視線，射向自己的身上。
 而且他懂得

(20) 查理烏蒂里安 (Cha Teaubriand) 法國作家 (1766—
 1848) 他跟斯打理均為法國浪漫派之創始者。

(21) 華巫拉斯：法國小說家路西·得·故勒所寫的作品里的主
 人公，奸色漢的代名詞。

怎樣使她們臉紅

和怎樣使她們害羞發性的方法。

他無論和怎樣的貴婦人也談論着

柏拉圖式的戀愛，他常以無思慮的警句

使得對方了解；同時他也懂得

與那些呆氣的小姑娘

玩着傀儡戲的玩兒。.....」(22)

一四

「他有着那麼高妙的技巧，

像是一隻守衛谷倉的貓，

當着那些毫無經驗偷食的老鼠，

牠俯伏在地板上，

假意地睡覺，像是毫無干擾，

牠彎曲着，把那尾巴伸直，

那些放肆的鼠兒們

立刻便犧牲在牠的利爪下。

他又恰似一隻貪婪的餓獾，

悄悄地出了樹林中，

徘徊於野外的羊羣邊，

一瞥見守犬稍為疏忽的時候，

(22) 普氏原文此節殘缺甚多。

(23) 此節普氏當時並未將其編入，其中一部分他曾引用到其他的著作——「伯爵夫人」。

就強盜一般的！

把小羊拖進深林中去。」(23)

一五

舒適地躺在床上的時候

歐根收到了一束來信。

是什麼？請帖嗎？對了！

三家財主，發下今晚的請帖。

一家是開跳舞會，一家是慶祝孩子節。

「到底去那一家好呢？

從那一家開始好呢？好！

三家都去，也不見得是難事！」

不多工夫，早晨的化粧，

已修飾着這位浮蕩的青年

他戴着鴨咀型的帽子

不知休息的，無目的地閒散着，

在是未報食飯的時刻之前

他是在廣闊的馬路上漫步。

一六

已是昏黑的時分

他坐在雪車上喊着：「喂！出發吧！」

海狸皮的領襟，

附結着銀色凍結的水珠。

他驅着雪車到打龍(24)去

朋友加弗森那在那兒等着他。
聽着是木塞子飛射到天花板，
酒吐噴着，發着泡沫的聲音，
鮮血一般的露斯打米爾酒，擺在他的面前，
然後又照着上等的菜單
點一些頂奢華的法國菜，
斯特拉布加上等的肉饅頭，
林布加最大塊的乾牛酪，
以及甘味的金色的鳳梨。

一七

他吃完了炸豬排，
正要一杯美酒
做他解渴的飲料的時候，
鐘聲噹噹的響着，舞台的帷幕揭開了，
戲場的捧喝者，
和那非凡的，迷戀着
漂亮優伶的崇拜者，
幕的兩傍坐着的體面的客人，
一看見了奧尼金飄入劇場來，
他們都遂心所欲的

(24) 打龍 (Talon) 是當時有名的酒店。

(25) 恩脫查 (entrechat) 是打足，手則舞之。

(26) (Fedron, Kleopatron) 是聯合數人一齊喝采的呼聲

(27) 莫印娘 (moino) 名女優。

喝着彩做着恩脫查(25)的動作，
吹着Fedron·kleopatron(26)的口笛，
幕外呼叫着莫印娘(27)的名字，
使得在坐的客人都聽到這種喊聲。

一八

啊啊！妖冶的王國喇！
這兒往年產生過大胆的諷刺家，
爲自由而鬥爭的方維靖(28)啊！
也會產生光輝燦爛的格尼維寧(29)啊，
奧則洛夫(30)跟聖容諾華(31)
他們是引出滿場士女
對於他們流着不同的眼淚，
畫出不同的喝采的聲音！
加特寧(32)恢復起——
列涅依勒(33)偉大的天才啊！
沙柯維式珂(34)的戲劇
也會獲得偉大的成功，
我們也得列帝德洛(35)最上的光榮啊！
還是什麼？也不過是無情的，
在那里消耗掉我們的青春。

(28) 方維靖(Fonvizin)俄國的諷刺劇家(1745—1792)

(29) 格尼維寧(Knjajnin)劇作家(1742—1791)

(30) 奧則洛夫(Ozerov)劇作家(1769—1816)

(31) 聖容諾華(Semjonova)名女優(1786—1849)

十九

我的女神啊！如今你在何方？
請你聽一聽我痛苦的心情：
你還是跟從前一樣的吗？
抑或他人已奪了你的位置？
你們的合唱曲，還能再聽嗎？
俄羅斯的舞蹈之女神啊！
充滿靈感的舞步還能再現嗎？
也許我那疲勞的眼再不願看到
無聊的舞台上熟悉的臉孔，
沒興趣地拿着觀劇眼鏡
向那與我無緣的觀眾
冷淡地傍觀他們的享樂！
一面却無言地打着呵欠
追懷着往昔的陳跡。

二〇

劇場里已經是滿座了，
客座，廂房閃耀着眩目的光輝，

(32) 加特寧 (Kate nin) 法國劇作家 (1759—1793)

(33) 法國古典劇的偉大作家 (1606—1684)

(34) 沙河維式爾 (Sahovskoi) 公爵，劇作家 (1777—184

這人間天堂是那末騰沸，
一會兒帷幕慢慢地揭開。
強度的燈光，使黑夜變成了透明，
跟着吹法螺般的音樂，
一羣美姬圍着一團朝霞似的；
伊斯湯尼那（36）從她們中間以天仙
的姿態飄出臺前來，
迴旋着，輕輕一躍，好像是飛着，
她宛若羅拉（37）的口中所噴出的
漂浮於空中的柔毛一般。
她把自己捲縮起來；又把自己伸展開去，
傾斜地拍打着兩足。

二一

每一分鐘觀眾都拍手喝采！
奧尼金向客座方面，兩目輪轉，
拿着觀劇眼鏡無分別的
向前後左右用眼角窺射
那些不相識的太太小姐
有時是傾心注視那些熟悉的人們，
他把視線從三樓，四樓，

（35）帝德洛（Didelot）蹈舞家，法人，俄國舞台的革新者
（1767—1837）

（36）伊斯湯尼那（Istomina）有名的舞女，Didelot的孀
子。

射到每個人的身上；
他對於一切，並不感到滿意，
他用着最大的心神望着舞台，
他立刻回頭，打一個呵欠，
說着：「是應該替換了吧！
這幕劇已使我非常難耐！
即使是帝德洛（38）也該討厭了呀！」

二二

再有惡魔般的蛟龍
在舞台上出現，跳着和囓鳴着；
那精疲力倦的侍者們
把頭鑽進皮毛外套裏倒下睡覺，
戲場這繼續响着，壓鼻膜的聲，
咳嗽聲，叱聲，喝采聲：
在內面，在外面，
燈籠火還依舊發亮。
羣馬在嚴寒的冷風中
踏着自己的足跡，
那些馬車夫圍圍着爐火

（37）羅拉（Eola）風神出自古希臘神話，他有一架豎琴，
能奏出最大的旋律。

（38）帝德洛見十八節

（39）說劇作者的習慣，爲了防寒，常把兩手向前後往返拍打

等待主人，兩手向前後往返地拍打（39），
不久，奧尼金走出了劇場，
穿着時裝，便直向家里回去。

二三

在這裏，我可以精細地
把這個模範的放蕩兒常把自己的衣服
或穿或脫的姿態，
如畫畫般描寫嗎？
煩擾的倫敦。

爲了滿足慾望而造出的
爲了交換俄國的木材脂肪
這些物品渡過了巴爾他海（40）
送到我們俄羅斯來，
巴黎人也選擇有利的生意，
專爲人們的趣味娛樂、奢侈
精美與時髦而造出的一切東西，
這一切物品是裝飾着
這位十八歲年青哲人的房子。

（40）巴爾他海（Balta）見第一節註

（41）盧梭（1712—1778）法國哲學家，主張天賦人權之說。

其懺悔錄中有謂：「每個人都相信他用粉，我也同樣相信的。這不僅是爲了他的顏面變得漂亮起來，並且有一

二四

君士坦丁堡所製的琥珀煙斗
擺在桌上的青銅，陶器的小擺鐘
使人覺到甜味而感情愉快的香水·……
又有種種式式的梳子，鋼鐵製的小小的火爐
直的或彎的剪刀
毛刷子有分爲掃指甲刷牙等用的
一共有三十多種排列在一起。
在此先想說一點其他的事：
我不明白盧梭：(41)爲什麼肯准
尊大的格里模(42)竟敢在自己的前面——
雞辯的騎人的前面無禮地掃除着指甲！
自由與權利的保護者盧梭君！
在這樣的場合，我也敢說他是全然不妥！

二五

是實務的人，同時也可以想到
指甲的美，與世人競爭
也是不發生什麼效力的勾當。

天早晨你到他屋中去，還瞧見他用一根定做的籤子剔着
他的指甲，他驕傲地在我們面前繼續着那種工作。你
認爲每天花了兩個鐘頭去剔除指甲的人，是很可以利用
這些時間去用粉填滿那額上的綉紋的。——讓格里模

雷憤對於世人却是暴君。
第二代車打耶夫（註一）的奧尼金
深恐得到嫉妬的非難
關於服裝的事，他是個術學者
也是我們的所謂脫落者。
最少呢他也要在鏡前
打扮三點鐘！於是，
像輕佻的惠那斯（44）一般
穿了紳士的服裝，
要到假面舞蹈會去
溫和地走出了化妝室。

二六

這些最新的流行的化妝品，
爲了使讀者的好奇心瞭解，
我確切地把它描寫出來，
準備充分地獻給你們。
這是確實大膽的事，
同時我還應該很技巧的描寫。
可是，pantalono, frako, jaketo (45)

走在時代的前面，則文明的歐洲誰也可以用特製的刷子
來掃除指甲。

(42) 格里模 (Grimm) 男爵，評論家，外交官，巴黎君主專制主義雜誌的通訊員。

這是我們俄羅斯所沒有的俗話；
讀者你看了時，我希望你原諒，
或者根本我們就不必說着這些話。
我是借着外國的語言
來豐富起我那貧乏的詩句呀！
你們如果在阿卡丁馬（46）的字典里
找着這些字時，就來幫助我罷。

二七

現在我們又有其他的課程了：
那末我們趕快向着舞場去，
奧尼金坐在他的四輪馬車里，
以急快的速度駛向那邊去。
沿着寂靜的昏暗的家戶門前，
一長串的聲音通過着熟睡的街路，
馬車的燈籠發着光，
同時那燈籠愉快的光芒
照着雲面映染虹樣的光彩。
那紙提燈的信號
顯露出前面異常華麗的房子，

（43）車打耶夫（Cadajov）（1793—1856）原是擲騎兵，後為莫斯科會社之社員，辭鋒尖利，影響普氏甚大。

（44）惠那斯（Venuso）愛之女神，出自羅馬神話。

（45）pantalono 西裝褲 For ok o 燕尾服 Jacket o 短上衣。

窗子里的人影不絕地顫動，
太太們和公子們的模糊的
半面像來往地變幻！

二八

我們的主人公始終沒停止過，
好像飛箭一樣通過門關
登上大理石的階梯，
梳着最光滑的頭髮，
他到達的時候，會場已是滿座了，
音樂也像是奏着疲勞的音調，
人們已經沈醉在馬茲加舞的夢中，
周圍是騷鬧，煩擾起來，
近衛騎兵的拍刺鞭打着，
小姐們的足自然而然地飛舞，
充溢着魅力的足跡
用那像是燃燒了的視線追視着，
當着提琴煩燥地奏着的時候，
一些太太們都發出嫉妬的警告。

~~~~~  
(46) 阿卡丁馬是俄國一節大字典。

## 二九

歡樂與希望的日子，  
在蹈舞會里我也曾沉迷過：  
不過，爲着忙于通信及戀愛的事  
我是沒有這樣糊塗過的。  
啊！你，敬愛的夫婦們喲！  
爲了希望你們不會成爲盲從的，  
我那愛護的話和告誡：  
你們將會得着實際的利益。  
你也是呀，體面的母親們！  
拿住鑷劇眼鏡要嚴格地  
監視着你們的小姐走入危險的地方！  
不然的話……那時只好等着上帝來教你！  
我把這樣的事實敘述出來，  
因爲我是從來沒有犯過這種罪戾的人呀！

## 三〇

啊！迷戀于舞場的享樂  
我年青時代的大部分的生活是在那里消失！  
假使這不是傷風敗俗的話，  
一直到現在我還愛好牠。  
我是深愛着那青年的狂瀾時代，  
那是多麼濃厚，融洽！明朗，愉快，

我也深愛着貴婦胸前  
掛着的珠玉和她們的纖足，  
因為，走遍我們俄羅斯  
你也難尋得三對美麗的纖足！  
噢！我是永遠不能忘記  
那對纖足！……如今雖是心灰意懶，  
我不僅回憶着她們呀，  
而且使我的心兒痛欲破碎！

### 三一

我是否在有處地方也不能忘記你？  
即使你是在荒野里？  
啊！纖足喲！如今你留在何處？  
如今在什麼地方踏着春天的小花？  
為東方的溫柔的輕風  
慈愛地所孕育的你！  
北國寂寞的雪地上可會留着你的足趾？  
纖足喲！你是喜歡那  
柔軟的絨氈的豐裕的感觸。  
纖足喲！我爲了你，當我忘卻了  
名譽的飢餓，世人的賞讚，祖先的圖，幽囚的身  
這時我想起了遙遠的往昔的事，——  
年青的幸福日子，像你留在草場上的足印一般  
連影兒也既已消逝！

## 三二

希安(47)的胸，弗羅(48)的佳顏，  
這些漂亮的地方是已不必盡言。

但，比起那誘惑我的  
提式羅(49)的纖足那就差得多  
這纖足是可以豫定得到  
觀衆最高的熱烈的讚賞！  
她所具備的美麗的地方  
引誘着無限的虎視眈眈。

女友列痕那，(50)我是愛着  
她的爲長桌布所披蓋着的纖足，  
春天是輕飄飄地立在曠野里，  
無盡的冬日是藏在壁爐的板上，  
或躺在好似明鏡般的嵌木床中，  
或者輕輕地站在海邊的岩石。

## 三三

當我望着前面暴怒的大海，  
啊！我羨慕那向着浪濤圓  
呼嘯而謙恭地

(47) (48) 希安diono月亮的神女。弗羅Floro花之女神。

均出自羅馬神話。

(49) 提式羅(TerPsihoro)蹈舞之女神。

(50) 列痕那(Elvena)地與織的女神。



奔赴到她的纖足下去！  
我願望跟浪潮兒一同的  
熱烈地吻着那對女人的纖足！  
不！誰也不能苛責我這熱烈的享受，  
希望再有熱血沸騰的青春時日，  
吻着亞米多（51）的芳唇；  
或是她那火般的玫瑰的兩頰，  
或是她那溫暖肉感的胸膛；  
不！這些我已無能再來  
搨開往昔的火樣的熱情啊！

### 三四

我又記起一個時代，  
在我的幻夢中時常  
像是再得到了車鞍的腳踏，  
手巾觸着的是奢華的纖足，  
這種想像又再湧現在我的眼前，  
重新接觸到她的纖足的時候，  
使我枯萎的心窩里激起一陣血潮，  
我再嘗到戀慕與煩憂……………

---

（51）亞米多 Armido —— 意大利詩人替蘇 Tasso 所著作品  
「Libanigita Jerusalemo」（解放之耶路薩冷）的女主人  
人公，生得非常豔麗，即富有魅力的婦人的代名詞。

然而，我是沒有拿着鑷舌的豎琴  
去讚美傲慢的美女的事體了。  
對於她們的戀情，與充溢感激的歌唱  
我也是沒有接受的資格。  
這些魅人的美女們的眼色與芳唇  
也不過是騙人的織足一般！

### 三五

賣哪！我們的歐根君！  
從舞場出來，半醒半睡的在馬車里搖晃，  
片刻不息的彼得堡城，  
也爲大鼓所喚醒了。  
叫賣商往來地走着，  
馬車夫匆忙地向着取引所走去。  
奧黑那（52）的少女們手中挽着水瓶，  
踏雪在腳掌下發着軌軌的響聲。  
輕快的早上的響聲也被喚起了，  
各處的窗戶也已打開。  
從煙窗里升起着圓柱形的青煙，  
有趣的德國麵包師  
戴着夜帽子，把頭臚伸出  
賣格子隨即喊起Wasistdas（53）

（52）奧黑那（Ohta）彼得堡城外的地方。

（53）Wasistdas在窗子做買賣的意思。

## 三六

由於舞場的喧擾使他精疲力竭，  
所以把白天當作黑夜。  
歡樂與奢侈的放浪兒，  
在那幸福的紗帳中靜靜地熟睡。  
當正午時偶然蘇醒，他還要從今天  
直到明早，仍然享受着單調奢華的夢醉，  
明天的生活也一如昨日的事。  
但是，這些在奧尼金的青春盛年裏  
是幸福與自由的嗎？  
在勝利和榮華之間，  
每日他都是享受着宴會嗎？  
在那不絕的宴會裏，  
僅能獲得健康與快樂嗎？

## 三七

不，他很快就感覺到討厭了；  
要樣的交際場也引不起興味；  
從來是他所不斷思念的  
美人，對於這種不義的恩愛，  
他也覺得討厭起來，  
即使親友的交誼他也淡然無味。  
當他自責而頭痛的時侯，  
盡量呷着香檳酒，卑服斯地

以及斯德布加的肉體驅，  
運發着狂人的警句，  
因為什麼時候，他都不能做出什麼事來，  
認為是熱情的驕兒的奧尼金，  
終於是好似劍，失，  
不能不失却了先前的鋒銳！

### 三八

他的病的原因就是  
像在下面我們所找到的：  
恰似英語的spleen (54)  
或者是俄語的Handra (55)  
這病魔把他完全包圍住，  
他常常很想自殺，好采！  
他是沒有作着這樣天真的嘗試！  
但是，他對於生確已是冷淡到極點，  
他，像查利·哈羅列特 (56)，孤獨地，  
不時在沙龍里闊步。  
即使對於交際場呀，玩紙牌呀，  
戀人的媚眼呀，浮蕩的傳情呀，

(54) Spleen憂鬱病 (英語)

(55) Handra同上 (俄語)

(56) 查利·哈羅列特 (Child-Harrold) 是拜倫 (Byron)

(57) 名詩劇里的主人公。生性憂鬱驕傲厭世。

沒有一樣再能煽起他火樣的情慾，  
也沒有一種再能打動他的心坎。

三九， 四〇， 四一，

..... (57)

## 四二

上流揚花水性的貴婦們啲！

他早已拋棄了你們。

因為像我們這樣年紀的人，

對於你們擺着上品的調子，實在是不滿意，

其中雖也有談論沙衣（58）與崩特威（59）的人，

一概說來她們的說話自然是天真的，

可是往往掙進糊塗令人難堪的妙論。

而且她們極講貞操，

擺着極其尊嚴，聰明的樣子，

面十分充滿着敬神的念頭；

用意極週到，極嚴厲，

令人難於跟他們接近，所以只要

單看見她們的臉孔，就會使你憂鬱得要死。

(57) 三九，四〇，四一共三段，普氏沒有完成，全書只有這  
裏缺去。

(58) 沙衣 (Say) 法國經濟學者 (1767—1832)

(59) 崩特威 (Bentham) 英國法律家兼哲學家 (1748—  
1832)

## 四三

而且你也是呀，年輕漂亮的女人，  
夜闌人靜的時分，  
在彼得堡的街路上  
會給勇猛的馬車載過的你們，  
奧尼金也把你們遺棄了啊！  
現在他是一個狂醉的歡樂的背教者。  
他躲在家裏準備寫作，  
當他拿起筆來不覺又打着呵欠，  
但是，這種用剩的工作，  
使得他非常厭倦，  
結果這種努力，什麼也還是寫不出來，  
他也是不能跟戰鬥的人生搏鬥了，  
對於這種人，我不敢亂下批評，  
因為我也是其中的一員呀！

## 四四

他這樣非常無聊的度着日子，  
使他受着心靈空虛的苦惱，  
他一坐下就翻閱着  
一些外國有名的書籍，  
他把書本堆滿架子，開始讀着，  
然而，只覺得是毫無味道：

實在是太過厭倦，太過虛妄了，  
完全缺乏着意味，  
而且到處是碰着釘子，  
古舊的無法廢除，  
而新的又帶着古舊的臭味，  
他簡直像是捨棄女人一樣，  
把充滿灰塵的書本丟去，  
隨即把書架的幔帷閉起。

## 四五

這時我跟他一樣捨棄交際界  
約束的重負，厭惡一切的虛榮，  
我很親密的開始跟他結交。  
我喜歡他的生成的  
奇特的富於幻想的性格，  
自然的聰敏和銳感，  
冷靜而銳利的頭腦。  
我跟他不能劃分出什麼，  
兩方都是深知熱情的賭戲，  
兩方都感到生之煩憂的威迫，  
我們火焰的心頭被燒成了灰燼，  
在我們朝氣蓬勃的盛年裏，  
我們期待着人類的憎惡，  
和盲目的幸福之神的降臨。

## 四六

誰是生活着，沉思着，  
心中常會萌起輕蔑人世的念頭；  
誰是感覺到，也不能迴避掉  
往昔的日子裏的幻夢，  
可感着魅感的事沒有了，  
只有追憶的悔悟的  
毒蛇責備着他。  
這每件事常常混着有旋律  
的結美化着我們的談笑。  
最初，奧尼金的詞鋒  
會使我驚愕無措，  
可是不久，對那刻毒的論鋒  
消悶的戲言，  
以及幽默的警句，我也習慣了。

## 四七

在燄熱的夏天的季節裏，  
涅華河上的白夜，  
那皎潔明朗的星空

(60)「詩篇」是指描寫涅華河女神的詩，作者註釋：

詩人以欣羨的真誠，  
呆望着那美貌的女神，  
在無限的深宵，



月亮的粉臉像浮雕一般  
映在靜默的平滑的水面。  
我們重新記起了浪漫的往事，  
好像是異常敏感地  
再賞到了我們昔日的熱戀，  
澄清的白夜裏，輕柔地呼吸，  
一方我們是親切地享受着。  
宛若囚人掙脫了牢獄，自由無阻的  
掠進綠色的森林裏。  
我們是像乘着幻想的兩翼，  
飛回年著時代的日子里。

#### 四八

整個心房都充滿着痛恨，  
他自己斜倚在花崗石的牆里，  
奧尼金站着，那默然沉思的姿態  
儼如在巫拉左夫的詩篇里（60）所寫的舞步。  
萬物沒有一點音韻，  
僅僅可以聽見夜的步哨往來的響响，  
和從米魯營那耶（61）的街上  
傳來馬草微弱的蹄聲，

他獨自依靠在花崗的石牆頭。

（巫拉左夫mūray'ov. (a)ladimo de Nevo）——繪涅  
華河的男神）M. N. mūray'ov（1757—1807）——著作家  
他的作品是模倣感傷主義者Karamzin（1766—1826）。

小船輕快的橈櫓，撥着河面  
緩緩地駛向涯岸去：  
從遙遠處，靜靜地漂蕩着  
細聽魅惑我們的笛聲和歌聲。  
但是，夜的醉人的魅力，還是比不上  
托勒闊道的 OktaVo (62) 的詩辭！

## 四九

啊！西德里亞海的綠波啊！  
啊！弗隣他 (63) 啊！我是望見你，  
我以充溢着激越的心情，  
靜聽你的富有魅力的聲音！  
這是阿波羅 (64) 的苗裔的聖樂呵？  
因為我是一架傲漫的  
阿勒比安 (65) 的豎琴呵！  
我知道它的聲音，可親的聲音！  
我將沉迷于黃金色的  
意大利的夜境，  
那是時而無言，時而多談的  
年輕的威羅折的少女

(61) 米魯營弄耶 (miljonnaja) 彼德堡的街名。

(62) 托勒闊道 (Torduato Tasso) 意大利的詩人。(1544-1595) 是解放的耶穌基督的作者「oktaVo」是在每八節中把旋律交換的一種詩的格式。

跟我一塊兒坐在神祕的平船上浮泛，  
 在她們的舌尖里我也要學得  
 彼特拉查（66）的愛憫的語言。

## 五〇

我的自由呵，你何時再來？  
 這是時候了呀！——當我  
 正傍徨於大海岸邊的時候，  
 我悲切地招向那遠方的白帆。  
 太空底下翻滾的風暴呵，  
 什麼時候帶着我向那自由的彼方奔去？  
 跟着那惡濁的波濤格鬥！  
 這正是時候呀！我將廢棄我的  
 一切卑怯的原素，  
 在南方，我將安詳地  
 躺在我的亞非利加（67）的太陽下，  
 慨嘆着這幽鬱的俄羅斯啊！  
 爲着這種愛慕與苦痛，  
 如今我把自己的心都葬送了。  
 （註：據作者註釋此節是放逐在 Odessa 時寫的。）

（63）弗隣他 Brenta 意大利威爾斯的河名。

（64）阿波羅：藝術之神。

（65）阿勒比安 Albion 英國的古名，古琴是指拜倫而言。

## 五一

奧尼金本想很熱誠的  
跟我一道到外國去漫遊，  
可惜不久又給那命運的魔手  
把我們拉開到很遠去了。  
那時正是他的父親死去的時候。  
隨着那批貪婪的債主們  
都把他團團包圍住，  
提出各種各樣的  
不同的問題來難爲他，  
歐根君是厭惡用訴訟來解決這種討價，  
所以索性把遺產給他們做抵押，  
他對於自己的命運毫然遺憾，  
因爲他不是搖搖地看破了  
年老的叔父就要去世了嗎？

## 五二

奧然，那管家人的報訊  
降臨了他的身上，

(66) 彼特拉查Pertraca意大利大詩人(1304—1374)。

(67) 普式庚母親的祖父亞勃拉姆·彼得洛維契·加尼耳巴爲  
非洲亞比西尼亞黑人，當時奉仕彼得大帝普氏之遺  
墓阿非利加不爲無因。

說是他的叔父已到了氣息奄奄，  
在未瞑目以前很想見他一面，  
他一接到這不吉的通告，  
便馬上用着最快的速率  
驅着馬車離開了此處。

同時他一想到花錢的惡劣的習俗，  
各個場合的準備，馬上便鼻竊牙酸，  
他厭倦那與心願相背的鋪張，  
（這就是我所開筆的地方）；  
但是，當他一踏入叔父領地的時候，  
叔父已向泥土去了，他只看到偶像  
是恭敬地被奉祀在桌上。

### 五三

整個屋子裏都是幫忙的人。  
死者生前親的親戚朋友，  
死者生前結交的清客，  
送葬的人們，都從四方集來，  
把靈柩送到野外，平靜地完結。  
客人們，僱侶們，大飲大吃以後，  
好像放下了工作的重負，  
大家體貌彬彬的互相道別。  
此後，歐根看在他的村子裏，  
成了工廠，森林，田園，等等  
蓋至是那潺潺的河流的主人了。

他雖然是個放蕩的青年，  
但是，到現在對於自己生活的改換，  
也覺得是非滿意心安。

### 五四

僅僅是兩天的時間，他還愛着  
清新田野寂寥的安靜，  
與那涼快的兀立着的森林，  
以及潺湲柔和且流着的小河。  
可是到了第三日，這一切——  
森林呀，田野呀，他便覺到厭味了，  
但是，太過清閒的缘故所以使他只是想睡，  
不久他很驟然的意識到，  
田舍不僅是單調無味  
而且又缺乏紙牌遊戲，  
缺乏天賦，舞蹈，缺乏一切的熱鬧。  
因而，一種憂鬱病在等着他，  
每一分鐘都緊緊地追隨着，  
好像自己的身影或老婆一般。

### 五五

我是爲着和平的生活，  
爲着田園的寂靜而生的！  
寂寥中比古琴絃的聲音還要嘹亮。

創造的夢也得着至高無比的靈靈。  
在這無罪的安逸的生涯，  
我常徘徊于荒蕪的湖畔，  
這種Far Niente (68) 就是我唯一的法蘭  
每朝就是爲了  
甘美的愉悅和自由而醒目，  
讀點書，多啣個覺。  
我再不去捕捉浮雲般的榮譽，  
嫌上面所說的無所事事  
的生涯，幸福的日子，  
最多不過是像太陽的陰影一樣的浮去。

## 五六

田野啲！自由啲！花啲！愛啲！  
我是以整個心靈爲你劬勞呵！  
我什麼時候都希望着，  
能够把自己與奧尼金的異點判明。  
爲什麼？因爲一般懶苦人家的讀者，  
或是歡喜說人家壞話的人們，  
在奧尼金處看見了我的面影，  
會毫不知恥地說：  
那是摸仿着那傲慢

(68) Far Niente 伊大利語，無爲之意。

可憐的詩人拜倫先生  
描繪出自己的畫像啊，  
甚至除此以外，人們好像相信  
詩人在敘事詩里面，  
描寫的一定是作者他自己。

## 五七

我得說：一切的詩人們  
都是空想的愛情底同志。  
什麼時候，我也是做着曖昧的夢，  
這夢還深深地留存在我的心底，  
如今討神使她們再生了：  
我歌唱那理想之山谷的少女，  
我也歌唱那沙格里（69）河的女囚徒。  
我的親愛的朋友們，  
現在我留神地  
聽着你們的發問：  
「你的豎琴呵  
是爲誰而歌唱？  
你獻奉自己的歌  
寄意於少女之羣的那位美姬？」

（69）沙格里河salgiro 在克里米亞（Krimieo）沙格里河的女囚徒均是當日的後宮，因此，普式庚曾作過一首題名（Baheisaraja Fontanto）（巴赫沙拉耶之泉）的詩歌詩她們。



## 五八

「是誰的明眸在閃動？

你的充滿冥想的歌曲

是用着愛慰去報答的嗎？

你的歌是誰的讚美曲？」

呵呵！朋友喲！——我決不是爲誰而歌讚！

這不過是我所經驗的煩惱的

悲戀的狂人之淚珠呀！

世間的幸福者呵！他用戀情與詩韻

連結在一起，增補了詩意的聖物。

摹仿彼特拉查（70）的範形，

把詩情鎮壓下自己心坎的苦惱，

同時還能獲得名譽與光榮。

可是，我在戀愛的時日，

而是一味糊塗沈默下去。

## 五九

在戀的夢中蘇醒，詩情復而湧現，

並且洗刷清了我的憂念。

我以恢復了自由的心去追求有力韻律，

把思想與熱誠連結在一起。

我寫着而心中毫無嘆息，

（70）彼特拉查 Francesco Petrarca 意大利名詩人

（1304—1374）彼相信能以愛與歌唱終生。

在我的筆下，不忘却  
在詩篇中還描寫着  
女人們的纖足和圓頸。  
可是這已是一堆不能再燃的殘灰，  
我始終是憂念着，但是缺少了眼淚。  
不久，還往昔的溫情  
再在我的心房中翻上，  
這時候，我開始寫完了  
我那二十五章的詩篇。

## 六〇

我想着新形式的創造  
和小說里主人公的姓名，  
因而從事把這故事詩里  
的第一章寫完。  
我嚴格的把它檢查過，  
矛盾的地方也是非常多，  
但是可沒有把它訂正的意思。  
我付償這筆債給評論家  
和雜誌家們，當作你們的積食吧！  
呵呵！我的新生之子喲！  
到邊華河帶去！  
在那兒，在那兒呀！  
你可以得着這樣的光榮——  
曲解！誹謗！漫罵！

一八二三，十月二十二日在奧德塞完稿。



---

歐根·奧尼金

---

## 第二章

詩人的出會

## 第三章 詩人的處會

哦，村莊上！

哦，俄羅斯！

歐根所住的村莊  
是一角優美的小天地，  
他覺得生活能夠滿足，  
最好是交結一位純潔愉快的朋友——詩人。  
一座孤寂的地主式的邸宅，  
周圍給山的屏風環繞住，  
遙遙地，巍然地  
矗立在潺湲地流着的河岸上。  
草原野花的盛開，金色的豐熟的田野，  
點綴着鄰近的村莊，  
家畜成羣地在草場上玩着，  
那薇密的庭園的蔭影  
異常的巨大而廣闊，  
比得里亞多(1)棲隱的地方還要濃密。

(1) 得里亞多 Dryade; 森林之女神。出自古希臘神話。

## 二

那宏壯的邸宅，  
是按照貴族階級家庭的方式而做的：  
牆垣堅固，窗戶緊緊的閉着，  
這是帶着高尚古風的趣味。  
寬廣的房子，小型的沙龍里，  
客廳——一張掛着刺繡的壁布，  
壁上吊着歷代祖宗的遺像，  
樓梯裝飾上優雅的瓷磚。  
我不明白，爲什麼  
這樣的邸宅現在是成爲古老的呢？  
歐侯對於這一切的設備  
無論是新式的，或是古式的，  
她覺得好像對其他的事物一樣  
同樣地感到不舒服而且厭惡！

## 三

他開始在房子里住下去，  
有時指使着那侍奉過故人  
四十餘年的家政婦，  
有時在窗里撲打着蒼蠅，  
陳設的東西很簡樸：  
整木床，羽毛的睡椅，桌子，以及書櫃等等，  
這些東西連染上一點墨水的污跡也沒有。

歐根打開書櫃來看時，  
他發見了一本賬簿：  
和一大堆各式各樣白蘭地的罇子，  
以及盛着蘋果汁的罇子，  
此外，還有一本一千八百零八年的日曆，  
這些都是老人忙着的時辰，  
無意中把它放置在那里的。

#### 四

他很多餘的在自己村里過活，  
徒然白白的把時間花掉，  
於是，我們的歐根是開始  
企圖創立一種新制度，  
被認為是一位荒村的賢者的他，  
把強制勞役的重軛  
改為用人頭稅去代替。  
這個辦法很容易就全部執行起來，  
一般農奴都興高彩烈，但是，  
鄰近的地主却非常之激怒，  
以為他是給自己一個莫大的損害，  
傍人也暗中譏笑他；  
並且把這消息很快的傳播出去，  
大家都合口同聲地說他是個危險的怪客。

#### 五

最初他一聽見說是有客人來訪問，  
他便從後門溜出去，  
跳上馬身走到遠遠的地方，  
躲避着來訪的客人。  
這樣，在路上駕着馬車走來的；  
一心要拜訪他的親友，——  
每每感受到極大的侮辱，  
從此也就跟他斷絕了交遊。  
「優子，變性的傢伙，  
神的叛徒，每日不過  
只是喝着鮮葡萄酒的酒徒，  
對於上流的貴婦們一點也不客氣，  
僅僅會說着nə（否）jer（是）！」  
這就是人們對於他所得的最後的印像。

## 六

當時有另一位新地主  
走到他的村裏來，  
同樣的在鄰舍的目中看來  
他也是一個值得非議的題目。  
這位新地主叫做笏拉地米爾·爾斯基  
他是個真實的歌庭根（2）的信奉者，  
是一位年輕的美男子，  
同時又是個詩人兼康德學徒  
從德意志學術界昇華出來



的唯一的一顆碩果。  
有奔放不羈的空想，  
火焰一般的激情，帶着幾分狂氣，  
一說起話來好似發出電光閃石一般，  
兩肩垂掛着濃黑的鬚絲。

## 七

上流社會的冷淡淫媚的風習，  
在他的心裏還沒完全枯死。  
漂亮的少女之羣的交遊，  
那嫵媚的熱誠仍能使他得到安慰。  
天真純樸的無智漢，  
醉心着前途未來的希望。  
同時交際界的光輝  
再把他年青容易衝動的心魅惑住。  
那種甜蜜的幻想  
使他墜入胸中狐疑的氛圍裏。  
人生的目的佔據着他的  
就是唯一富於魅力的謎。  
他思索着這個謎，同時  
忖度它是個混沌的奇蹟。

(2) 歌庭根 (Gottfried) 1772 年面  
人同盟。

## 八

他是那樣相信着——  
可親的靈魂而能跟自己  
結合的是命運。他一點也不錯的  
急等着今日或明天  
那知心的朋友的深訪。  
他還再相信着——  
朋友們如果爲着他的名譽，  
就什麼苦頭也能爲他吃的。  
由此，他們必能毫無所躊躇的  
替他粉碎那些誹謗自己的東西。  
世間也有爲命運所選擇的  
神聖的朋友，這種不滅的團體  
有着難消的光輝，有時會照射到人間來，  
人生接授幸福的時間全到來  
這也是他所深深地相信着的。

## 九

高貴的憤懣與哀憐，  
爲着對於美的純潔的愛，  
思念着光榮的甘美的慾望  
很久就已誘惑着他了。  
他攜帶着豎琴放浪于  
雪萊與歌德的王國的天空下。

詩聖們的烈焰的詩情  
使他的靈魂都燃燒着。  
他不敢瀆襲那神聖、  
的藝術之神，  
他在那詩歌中，他保持着  
高尚的感情，無邪的感覺，  
純潔的夢想的風動，  
和鷹揚的美的單純。

## —○—

他歌唱着愛與命運，  
他的明朗的歌曲：  
像是少女的沈思，  
像是嬰兒的夢囈，  
像是夜空的明月，  
他對於神祕而漂緞的神女  
歌唱着無底的幽咽，  
歌唱着悱惻與相思，  
歌唱着浪漫蒂克的薔薇，  
歌唱零落了的花之王國，  
他在那兒長久地受着良心的纏纏  
不覺兩眼的熱淚潸潸而自下。  
他又惋惜而歌着自己年滿  
十八的人生之花的枯萎。



在那荒涼的村莊里，  
歌根以外，沒有誰能認識他的天賦，  
鄰近的地主們給他  
的印象是異帶之惡劣，  
每逢他們飲酒胡鬧時，他就退避開去，  
他們的交談至多不過  
談些刈乾草呀，釀酒呀，  
或者是談着獵犬和親族一類的話，  
這些對於感覺上或詩情上，  
或給予機智與理性上，  
或是關於巧妙的共棲的才能上，  
都沒有一樣能夠看出有點光芒。  
但是，他們只會談着各人的妻妾如何美貌  
這類庸俗的冗談實是毫無得益。



財富美貌兼備的蘭斯基  
到什麼地方去都會給人家當作郎婿看待，  
這是一般田舍的風氣  
大家都把自己的女兒  
暗暗地想要許給這位半外國化的鄉人。  
他一到來，整個社會里  
都紛紛地議論着

關於沒有妻子的厭倦的生活，  
當他在沙莫娃羅（3）喝茶的時候，  
誰爲着要使徒奈耶（4）認識，  
在她耳邊細聲地說：「徒奈耶，仔細招待呀！」  
後來就拿出六絃琴，  
她像鳥兒一般囑咐着：（我的天呀！）  
「請你們來到我的家是當作來到殿堂一般！」

## — 三 —

但是蘭斯基並不想  
把自己投入結婚的鎖枷，  
僅僅是熱心地希望跟  
奧尼金得到有聲望的認識，  
不過，他們之間的結合好似  
波浪與岩石，散文與詩篇，  
冰霜與烈焰一樣  
差異的性質相集在一處，  
一開始的時候，彼此都感到厭倦。  
卒之到後來又漸漸的意志相投，

（3）沙莫娃羅（S AMOVAPO）俄國一種習慣的裝設，在水場里把水營中部燒炭，使水沸騰當要喝茶的時候就把它放置桌上。

（4）徒奈耶（DuNja）即是Eudoksho的縮音，俄國普遍把女人叫做 DuNia

每日常常會見，  
不久立刻就像是如膠似漆  
他們爲着排除寂寞  
所以彼此之間就更如親密！

#### 一四

無論怎麼樣我跟奧尼金的結交，  
像上面那樣的友誼是沒有過的。  
我們把一切的人當作圓圈看待，  
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單位。  
我們自負的認爲拿破崙  
幾萬萬的兩足獸，而在我們看來，  
不過是把它當作工具看待，  
我們的感情滑稽地不通氣的想着。  
其間歐根是一種剛強的男子，  
自然他是深知一切，  
原來雖是極能侮辱人們，  
但是也有例外的存在。  
有時候對於向來毫無因緣  
的客人的精神他是意外崇拜。

#### 一五

他含着微笑細聽朋友的談話，  
帶着年輕詩人的熱誠的吐談，  
也不免動搖，考察理論，不絕地閃着感激的目光，

這一切都使奧尼金  
感到非常珍奇。他努力抑制住  
冰冷的調皮話，使他不會從口中跳出來，  
他想着：以爲妨害他人的  
瞬間的愉快還是笨蠢的行爲。]  
在傍側不管閒話，  
時光自然會到來的。  
最好如今是能夠明智保身；  
信任社會組織的完全，  
輕率的熱情與純潔的空想，  
在年青的時候是應該有所原諒。

## 一六

討論各種問題，每逢意見不同的  
地方都促進他們更加起來雄辯；  
關於古代種族的條約，  
各種科學的結實，善與惡，]  
百年的根深的迷信，  
宿命論的來世的生涯，  
以及人生呀，命運呀一切的一切  
都拿來當做討論的題材。  
如夢似醉地儘談着，  
詩人用着最大的才能頌唱起  
前後忘記了的北方詩篇的斷章，]  
歐根雖然是常常有不懂的地方，]

但是他仍然能原諒這詩人，  
期待着細聽着他的頌聲

## 一七

雖然我們的隱士  
還是鑽石相擊一般談論愛慾的問題，  
但是，從刺樹的威力逃出  
的奧尼金對於這個問題，  
是不絕地發着哀婉的遺恨：  
知道愛慾的迷惑，  
最後能脫離它的人是幸福的。  
在心裏根本就不懂得愛慾  
的人是更幸福的，雖戀之失屬；  
憎惡的咒念而能消失的人  
是極其幸福的，沒有嫉妬的苦惱，  
時常跟妻子朋友一面打着呵欠，  
一面不會把祖宗傳下的財產  
向紙牌作孤注一擲，這才是最為幸福！

## 一八

當我們達到隱身于賢明  
的靜居主義的時候，  
熱烈的慾愛將全被消滅，  
在寂靜里我們會証實



這樣值得發笑的感覺，  
浮氣與最後的懺悔——  
沒有意思把它謙抑下去，  
我們喜歡帶着憂鬱聽着  
其他情慾叛徒的談話，  
它能使着我們的心情興奮，  
好像被置於一隅的孤獨的  
年老的殘兵，想要向着  
年輕的勇士們的行列  
傳送着他自己的消息。

## 一九

同樣地燃燒情火的青年，  
任何一件都不能包藏着的，  
無論是憎惡、愛戀、悲哀、及歡悅，  
那一件他非得講盡不行。  
自以為是戀愛的殘兵  
的歐根，做作着顏色  
聽着我們歡喜表白胸中的詩人  
講出那不知伊於胡底的故事。  
筋力地米爾正直地，把人能易信的心，  
擴大給他看得清楚。  
而歐根並不感什麼苦味，  
年輪的蘭斯基的謠語——

覺得對於自己也並不是  
充滿珍奇的感情的說話。

## 二〇

啊啊，他所做的不是  
我們現代人所喜歡的戀愛。  
不過僅僅是他那種狂氣  
的詩人所做得出的戀愛。  
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只有唯一的空想，  
不變的一種希望，  
什麼時候都是同樣地悲嘆！  
即使是令心火冷却的遠國，  
即使是互數年的別離，  
即使是爲奉祀文藝之女神，  
即使是異國的可驚嘆的愉快，  
即使是狂醉的歡樂與學術等等，  
要使這些純潔的情火  
燃燒着他的心改變過來是極不可能。

## 二一

從年少的時代，即受着  
少女奧列加所魅惑的笏拉地米爾；  
雖然當時還不曉得胸中的煩惱，

但有過跟彼女的幼時的遊戲  
用着感激的眼光…望她。  
他每每跟她一走在叢林邊  
作着愉快的遊戲，  
鄰人，以及父母都豫想  
這兩個小把戲將來是可以結爲天成的夫婦。  
在田舍里，站在那陰影的面幕下，  
富有無垢的美貌的彼女  
隱藏着，避開父母親的注視，  
她好像開放着的美麗的鈴蘭（5）  
隱藏于草地上的綠葉下  
避免蜜蜂跟蝴蝶的麻煩。

## 二二

彼女給這詩人贈送了  
年青的歡樂的最初的夢。  
因此，思念彼女的心，  
喚醒他的詩情的最初的囁音。  
啊啊！懷念的遊樂喻！  
再會吧！彼適宜于濃陰，  
隱棲，靜寂，  
夜空，星星，明月，

~~~~~  
（5）鈴蘭即蘭花之一種

那是夜空里明燈似的明月
曾幾度獻奉給我們的是
夜的逍遙，甘美的淚，
神秘的煩惱。

但是，如今它所給我們看見的
僅是一盞自然的暗淡的街燈。

二三

無論什麼時候都是那樣的溫和順從
快樂時好似生氣勃勃的朝晨，
純潔到如像是詩的生命，
美麗處如像是接吻的幸福。
像天空那麼藍碧的兩眼，
嬌豔的微笑，亞麻色的光澤的鬢髮，
像奧列加這樣的舉止、言談、身材，
隨便在那篇小說里，
你能毫無思慮地可以尋到她的縮影，
所謂美中之美，我也是深愛這種少女，
關於她我算介紹完了。
讀者喲！請允許我來
介紹年紀稍大的她的姊姊吧。

三四

她的名字叫超姬安娜（6）

第一我們以最大的善意
用着她的名字去聖化了
這小說的甘美的詩章。
噫，什麼東西？它是能夠响鳴的？
我知道，這是在記憶里
把這個名字換上古代的
或女僕的家裏所縮像。
同時我們應該相信
我們的國度里的人名是最乏興味！
（甚至更不必提到詩意）。
這跟俄羅斯的文明是沒有同化的，
徒然傳來粉飾粉飾，
此外我們便再也找不出什麼意義。

二五

由此她即被稱作妲姬安娜。
她並沒有妹妹那樣美貌，
却是那種鮮麗的健康顏色，
她也是同樣的缺乏。
異常的沉默與苦悶，
恐懼起來就像林中的牝鹿。
即使在自己的家庭里
她也好似傍人的女孩子一樣。

（6）這是希臘系的甘美奶名，俄國農民多用之。

她對於父親或母親
那種慈祥的愛撫全不覺到甘味。
小時候，在小孩的羣中，
她是不歡喜玩耍和跳躍，
常常一個人坐在窗前，
無憂慮的默默地沈思。

二六

從搖籃的時代以後，
她就非常之喜歡冥想，
在冥想中引起的幻夢
給她裝飾着那鄉村生活的厭倦。
她的十隻指尖沒有操作過針縫；
也沒有埋頭于白色的亞麻布上，
以絲絹的金銀綫細工地刺織花紋，
世間的習慣，女孩子從小時候
都使她喜歡以假人形為對手，
玩着的時候無時不是練習着
用那憂愁的面色，模仿做母親的教訓，
表現着一種權威，把假人形當作是
孩子一樣去撫慰。

二七

但是，旭姬安娜雖在孩子時代
還有一個時候是喜歡那種洋娃娃，

也從沒有嫌過它或是不時髦
或是要求市上最時髦的。
關於孩子們的惡戲她也很討厭，
但是，那些民間的淒涼的傳說
在冬天的時候，或在夜裏
常常魅惑着她的心胸。
在草地上，當孩子們都照着
乳媽的叫聲，集合在一起
互相玩得歡天喜地的時候
她也全不想參加進去，
她厭惡聽着那種歡聲
以及那種跳躍的騷鬧的玩兒。

二八

她喜歡常常獨自一人
站在露台上等待黎明之女神的曙光，
那時正是在灰蒼色的天空裏，
還閃着零落的曉星，
破曉的地平綫也一樣的沉寂，
早晨的涼風開始吹拂着，
朝陽姍姍地從東方升起。
在冬天的時候，遨遊中的夜
已經跨過全地球的二分之一，
混沌的東方依然是
漫長而昏沈的。

暈厥在朦朧的月亮下，
這時安娜一到了習慣的時刻
她點着燭火就靜靜的離開牀褥。

三九

安娜喜歡開始談小說，
很久以前即愛讀着：——
那種情感豐富的動人的
李查孫（7）與盧梭的作品，
她的父親是前一時代
所遺留下來的一位好人物，
他認為讀書決不是有害的事，
因為他自己連一本書都沒看過，
他想着書本也不過像玩具一樣的東西，
所以從來不留意
那秘密地藏在女兒的枕下
的是那一些人的書本。
而他的妻子根本就不反對的，
因她自己也是熱愛李查孫的人

（7）李查孫Sumuel Richardson（1689—1761）英國小說家，他的創作以家庭為背景，好道德則為之讚揚，惡德者則為之責罰，他認道德為生活之主要法則。

三〇

安娜(8)的母親熱愛李查孫的理由，
不是爲着想讀他的作品，
也不是爲着中意于
羅維拉齊(9)比中意于格爾帝桑(10)更甚之故。
而是在往昔，住在莫斯科的時候，
自己的從妹——阿萊娜公爵的女兒
始終在口里不斷說到他的名字。
當時她是現在的丈夫的婚約人，
但是她的心並不受及約束。
她是非常思念及
她所看上的傍的男人，
使到她的心胸無限焦急。
爾格爾帝桑君不過是
當日的一個近衛士的軍佐而已。

三一

父母給她穿上時髦的袍襖，
細心的替她帶上各種妝飾品，
但是完全沒有徵求得她的同意

(8) 安娜是安娜安娜的愛稱，

(9) (10) 羅維拉齊和格爾帝桑是李查孫小說的主人公。

他們就使她草率成婚。
想使到自己的妻子解脫無爲的傷心，
那位賢明的丈夫立刻
便把她運送到鄉下去。

可是在鄉間她仍然是苦痛，
開始了哭泣和悲嘆，
幾乎是哭破了兩人的夫婦關係。
不過以後經常從事于家政之後
她自然而然就習慣與滿足起來。
上帝給着這幸福
是代替了他們夫婦的悲哀。

三二

習慣確實是幫助
她消除了沈重的苦惱，
不久，好像這樣重大的發現
完全使她得到了安慰。
她在休息或在作事，
現在做丈夫的發見了
那管理的祕密的方法——
什麼事情都任其自然就是。
她管守着家政，

(11) 俄國當時犯罪的農奴，在編入軍隊之前必事先判額。

到了時令就醃漬葷菌，
也能够下令徵募新兵，（11）
不用丈夫，自己也能登記賬簿，
到了土曜日就進浴室沐浴，
心火發作時也鞭打着婢女。

三三

往昔在親蜜的女友的相簿上
她常題着甘美的詩文，
把從妹辟拉斯科維誤叫作阿鄰娜，
同時是用着歌的調子談話。
禁胸衣是採用蹈舞的裝束，
把俄文N模做法文的調子
讀成用鼻孔子發音；
但是這些往日殘留的事：
禁胸衣，貼相簿，公爵的令女，阿鄰娜，
題着感傷的詩句的手札，
這一切都忘掉了——所以以前的
斯鄰娜已經是變成了阿苦勅卡，
結局她是更新變為
穿着棉裝的襖衣和戴蒼夜帽的主婦。

三四

但是，丈夫是盡心的愛她，

對於她所做的事絕對不去干預，
他萬事都無限地信任妻子，
自己只是穿着寬衣或飲或食
這般悠然的度着日子。

晚間，家里時時集合
許多鄰人在一起，
毫無拘束而親熱地
冗談着或是辯論着。

跟着愉快的笑或是苦笑着。
這時話題將了；奧列加
馬上就送上。她所預備的茶點，
夜既深了，到了睡眠的時間，
那時客人們才各自星散。

三五

在自己的和平生活中
還保存着古代的遺風，
當着謝肉祭的佳節，按照自己所需要
便烤起種種脂肪的俄羅斯風尚的煎餅。
每年兩回在教堂裏，
他是很喜歡參加競技，和跳起奏樂的輪舞。
在「三位一體」的節日，」（12）
一般百姓都作着彌撒祈禱，
一直到通宵達旦
他們都口張淚流嘩嘩地打呵欠

隨後照着心意喝着「克娃蘇」(13)

用飯的時候，客人們的席位
需要按着官爵等級來安排。

三六

遵守成規地生活下去，
他們夫婦不知不覺就到了風燭殘年，
最後安置在棺材門口的
現在可輪到丈夫先被擺佈在那兒。
他是死在午睡之前的，
自己的妻子孩子們
比任何的鄰人是更加
傷心的爲他痛哭。
他是一個單純良善的地主，
在他的墓碑上
是彫刻着像下面的銘文：
「帝米特里·拉鄰，旅團長，
主之奴隸，依照神恩，
在和平里安眠於此。」

(12) 三位一體的節日 (Jriunu o-tago) 是基督教的祭什
節，獻上三位一體給上帝 (所謂天父，神子，聖心)。

(13) 克娃蘇 (Kvaso) 俄國民間風俗，用一種谷類，所製造
成的清涼的飲料。

三七

再被家神所引返的
 笏拉地米爾爾斯基有一天
 就去拜掃鄰家安靜的墳墓，
 往昔的榮譽湧上心頭，
 使他無限地悲痛，
 不禁的獨自說着：「Poor Yorick」！(14)：
 「小時我是被他的手抱過的。
 有時我是常常玩着
 他的奧查珂夫(15)的勳章！
 他還把奧列加許給我
 他焦望着我倆的結婚……」
 笏拉地米爾在用着親切的心願
 坐在墓傍寫着那樣的
 墓畔的輓歌。

三八

使他對於死者的尊敬
 像是自己父母的骨灰一樣，

(14) Poor Yorick——「不幸的約力克喇！」對於道化的
 獨讓行一種漢摸拉特 (Hamlet) 的感慨，(參看沙
 氏戲劇)。

(15) 奧查珂夫 (Ocakovo) 是奧德塞 (Odessa) 近處的一處

悲傷的哀戚正如故人的孝子，……………

啊啊！人生像是踏在秋天

的權威的生活的田塍上，

依照着天主的願望而活着，

自然的道理不僅是要萬物生長

並且一到了成熟時還要使它墜下，……………

像我們這樣的人類，

熱烈地長大和泰然自若

最後還不免被捲入祖先的墓地去。

啊啊！這樣的日子再過瞬間就會來到了——

從此我們的子孫得過着好日子

而我們自身是被追出人世的境外。

三九

但是朋友喲！

我們還是謳歌這短暫的輕薄的人生吧！

而我是知道它沒有價值的，

我毫無可惜的把它置若罔聞，

我更沒有顧及那種種幻夢，

不過，有時浮泛在眼前

城市，同時是要塞的地方，1788年為土耳其所佔領，後為俄軍蘇渥羅夫將軍之軍隊所奪回，該城載俄土之戰蹟。

的奇妙的希望；
我希望我不必留下什麼
就從這人世解脫出去。
我之生而寫作不是爲着讚賞
我僅僅希望知心的朋友們以及世人，
能够使他們在記憶里留下
關於我所寫的一句詩章。

四〇

如果我那一句詩章打動了誰的心胸，
那麼它是得着了命運的護衛，
因之或是不致沈溺于列托（16）河中，
這是我現在所自信的說話。
若果是事實的話（何等的奢望呵！）
後代那些無智漢，
會傲博地指着我的畫像說：
這真是詩人呀！
更要接受到亞安尼圖（17）的
崇拜者的充溢熱意的感謝。
若是你們誰有記性強的好頭腦

（16）列托河是在地下王國，陰魂過了這個河前生的事蹟一概忘却。

（17）亞安尼圖（Aonido）藝術之神。

能保留住我那容易飛散的詩篇

就請他用着誠意的手

攀折這老詩人的月桂冠罷！

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八日夜于奧德塞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夜譯完于東京

歐根·奧尼金

第三章

少女之戀

第三章 少女之戀

她是年輕的少女，

她是個戀之子。

——馬拉非拉得勒（1）

「你離開此地後想到什麼地方去？」

——歐根，再見，我要走了。——

「我不想留你，但是每天晚上

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在拉鄰家里——「很好！

但是，你能够毫無意思的

在那邊消耗你的時間嗎？」

——沒有問題——「還是何等的怪風俗！

我推想這也不過是：

第一，——什麼？——

在我們俄羅斯簡單的家庭里，

它是很愛好而且忠心地招待客人的，

當一面用着甜果醬，一面就會談些

關於落雨呀，麻布呀，牛欄馬廄呀………」

（1）馬拉非拉得勒（molfilatre）法國作家。（1732—1757）

二

——談着這些是壞事體嗎？——

「但是朋友！我覺得這實在是厭惡的！」

——你已是憎惡社交場裏的煩膩；

那寧可跟家庭的交游來往，

在那邊我能够……——「那是牧歌的趣味！」

看上帝的面子，請等一等罷，朋友！

你這樣就離開我，太可惜了！嗚！！

但是，請聽清楚，爾斯基；

你能把你的菲力坦（2）介紹給我？——

舞的淚珠，韻律，文筆

或者比這個更多的？請給我一點吧。」

——找她冗談嗎？——「不！」——歡迎——

「什麼時候？」——現在也行，

我們一到去是沒有不歡迎的。——

三

「我們走吧！」——

他們就開始坐着馬車出發。

一登家門；按着古風敬待來賓，

（2）菲力坦Fillidān傳說中的少女的名

家裏每個人爭先恐後
的款待着他們朋友兩人。
隨即佈置着招待的儀式：
拿出了精緻的杯子之後，
在精緻的桌上立刻把這些容器
斟滿了越橘的溶液，
在村莊裏他們是繼續的宴飲着。
一些鄉下的姑娘們互相擠着
喜歡要把自己站在門口的最前面
凝望着這位新來的鄰客。
一些男人成堆地集在庭院裏
議論紛紛的讚賞着他的馬匹。

四

在平坦的歸途上驅車；
他們用着全速力奔向家里。
驕者呵！我們不妨
偷聽着他們兩人的談話罷。

—— 嗚！奧尼金？你又打着呵欠。 ——

「岡斯基，這是我的習慣！」

—— 難道今天是更使你厭惡嗎？ ——

「一樣的！但是原野是那麼黑暗了呀；

喂！安得勃約式卡，（1）再快一點！」

啊，何等笨拙的地方呵！

的確：拉那那（2）是沒有可笑的地方

看來她確是個良善的婦人。

我駭怕的是那些橘汁
會擾亂了我的胃腸。」

五

「但是那一位是妲姬安娜？」

——她是個多愁的少女
她像是斯維蘭娜（5）一樣
常常孤獨的坐在窗邊。——

「那麼你是愛着她的妹妹？」

——怎麼樣？——「說實我存你那股
詩人的熱情，我當無條件的愛上妲姬安娜，
不能使她跟我分離片刻。

但是，奧列如可惜是太像文姬（6）所描寫的聖母，
有着青梅子一樣的臉色，
又像是一輪呆笨的月亮
高掛在混沌的天空裏一般。一
窟拉地米爾冷滯地面對着他
一直到家裏都說不出半句話。

（3）麥得勒約式卡 Andrjuska 是奧尼金的馬夫。

（4）拉耶娜 Larina 即妲姬安娜的母親之稱呼。

（5）斯維蘭娜 svellana 她是從不露一絲微笑的傳說中的女王。

六

這回奧尼金的來訪，
不但在拉那娜家裏的人
留下種種印像，
而且成爲了一件有趣的話柄。
一個人傳過一個人，
謠言就好像電流一般，
人們以疑爲真，都相信着
這位來客已經成爲妲姬安娜的未婚夫。
甚且其中也有發着不同的見解，
說是因爲找不到適當的戒指的緣故，
所以關於訂婚的手續，
還要拖延相當的時日。
而蘭斯基因爲是舊日已決定，
因此便沒有了什麼異議！

七

妲姬安娜傷心的聽着外人的
閒話，但是在她的心底
她有着奇異的暗示：——

想着關於自己的一些閒話；
這樣的思想警告着她；
時候到了，她自然會被人所愛的。
好像春天陽光下的谷粒
撒落大地上，自然是會發芽滋長。
長時間她的心窩是淫浸於
煩惱與哀愁之中，
她只好在憶懷中吸取養料，
長時間她的年輕的靈魂
被壓抑在前日的來客的回憶裏；
她啊是在焦急等待……

八

到現在一切都任然。她一張目
就情不自禁地叫着：「那是他麼！
啊啊！如今無論在白晝和夢中
一切幻影的洶蕩益發的
充溢着懷念他的思想；
如今一切幻象給她的是固執着
關於思念他的強烈的情感。
沒有效果的僕人所說的
安慰與照顧的話都使她討厭。
她仍然是沈溺於哀愁裏，
她無心去聽客人們的說話，
她憎恨他們的虛榮，

和他們的突如其來的訪問，
她也討厭那些煩擾的長談。

九

現在她用着最高的熱情
去讀一些甜蜜的小說，
用着最大的渴念，傾飲那些
小說裏頭的靈惑的毒液！
用着令人驚嘆的空想的魔力
創造出有生命的意中人。——
像是朱利·禾勃瑪（7）的戀人
像是瑪律·亞得（8）和鄰那得（9）
像是那瘋狂的受難者少年維特（10）
和那些美貌無比的格拉帝桑（11），
像我們這樣年紀是不會敬佩的，
在我們美貌的富於空想的少女
把小說裏的每個人物，
盤來鑿去又是集合在奧尼金的身上。

（7）朱利·禾勃瑪（Julie Wolmār）新哀綠綺絲裏的主人
公，該書係盧梭所著。

（8）瑪律·亞得（maled Adel）是馬默可庭（Mme Cot
tion）所著小說的主人公。



她自己所最愛好的小說里
 的女主人公常引起她無窮的幻想，
 好像克拉利沙，（12）朱利耶，（13）慕勒芬娜（14），
 在那寂靜的林中，
 姐姐安娜獨自徘徊的時候，
 她就在書本裏頭搜索着
 充實心胸的果實。
 同時熱烈地想像出自我的幻夢。）
 書中的主人公的情感
 心弦震抖的把它據為已有，
 身心顫動地暗誦着自己心愛的
 主人公的書信………
 但是那位主人公啊！
 決不是從前的格拉帝桑了。

異常熱情的古代作家，
 把文體修飾成虔敬莊重，

（9）鄰那得（linard）是克魯寧男爵夫人的小說的主人公。）

（10）維特（werter）是歌德的名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的主人
 公（中文有郭沫若先生的譯本）。

（11）格拉蒂桑：見第二章三〇節

主人公常是描寫或
到達十全十美的地步。
正是因爲過于感情地描寫
反是給了不當的迫害。
給了主人公以優美的靈魂，
敏感，以及富于魔力的容貌。
在貞潔的愛情的火焰里
每每使這些勇敢的主人公
結局連把自己也犧牲掉。
隨着在卷末就這樣收束：
惡人受到了惡報，
善人間受到善報。

一一一

雖然現在濃霧包着人們的頭，
世間的道德麻醉着我們，
但是那惡德尤其在小說里，
最後仍能如理想一樣勝利。
大不列顛的文星的著作
現在一般少女都受到它的毒醉。

- (12) (13) (14) 克拉利沙 (Clarissa)，朱利娜 (Julia)
蒂勒芬娜 (Delphina) 是李查孫 (Richardson) 盧
(Rousseau) 斯打勒 (Stael) 諸人作品中的女主人公。
(15) 瓦披兒 (Vampir) 誤傳爲拜倫 (Byron) 所作之作品。

她們是夢想着羨慕着：

那位善于深思的瓦披兒（15）

和那憂鬱放浪的梅列莫（16）

還有關於永恒的猶太，以及珂路沙（17），

或者是那位神秘的式波加。（18），

而拜倫是用着巧妙武斷的手段

使自己變成懶散的浪漫主義，

甚至是絕望的利己主義者。

一三

朋友！在這里是指誰而說的嗎？

有的話，也許是天意吧？

更無所謂什麼詩意的誘惑，

是那新的魔鬼蠶食着我，

我不願那虎坡（19）的威權，

我開始用着散文去縫綴，

照着自己的年老的心情

寫這部帶有古風盎然的小說。

這里留下的我也沒有描畫過

關於誰人的罪惡的行爲。

（16）梅列莫（melmot）馬特尤鄰（Matjulin）之傑作。

（17）珂路沙（Korsaro）拜倫作品。

（18）式波加（Sbogar）是查里士·諾帝貝（Charles Nodder）的伴品，氏為法國的浪漫派詩人，小說家，歷史

但是，很簡單我僅僅是
敘述我們俄羅斯一個家庭的故事；
關於愛戀的甜蜜的夢，
以及關於古代的道德。

一四

我所寫的簡單的故事，
出自父親與年老的叔父的口里，
敘述小孩子時候
在菩提林中的角落如何地邂逅。
受到不幸的嫉妒的惱怒，
離別時是流着淚熱，
後來大家又喧嘩呼喊，
我把他和她重新結會起來。……
我傾心地回想着，不得不
說出過去那愛之迷戀的話，
這是我會伏在戀人的足下
用我自己的舌尖
低訴過那熱烈的情慾的心壁，
可是我現在已把她們都遺忘。

家（1780—1844）

（19）虎波（phoebus）——虎波（Fubo）及阿波羅（Apollo）為太陽及詩神之子（出自古希臘神話）。

一五

哦！親愛的姬姬安娜！
如今我也爲你洒着同情之淚呀！
你怎麼能把自己的命運
委託於花花公子的暴君的手中呢！
親愛的，那是自滅之淵呀！
以前你不過是迷戀於享受
現在是懷着盲目的希望了，
你傾飲那歡樂的毒液，
一切的幻夢迫害着你：
你無時不是想要得着
明朗的幽會的僻處；
同時你是無時不是期望着
那位誘惑者再來訪你啊！

一六

受着愛戀之煩惱的安娜，
爲要解悶，她走向花園去。
不意總感到懶散，足酸，
因此她不再想向前走去了。
胸部高漲，一種奇異的火焰，
燃燒着她的緋紅的兩頰，
呼吸好像受着球置一樣壓抑住，
兩耳騷鳴，眼花濛亂。

夜幕下降的時候，月亮像在勤務室
一樣繞住天空渡走；
同時夜鶯在寂靜中
放送出清澈嚶嚶的歌聲。
妲姬安娜轉身向着
自己的保姆發問：

一七

「乳媽，睡不着覺，
窒息得不能難奈呀！」
—— 妲喇，你是怎麼的？
「我厭倦極了，你講故事給我聽吧。」
—— 什麼故事？妲喇！早年時。
我是保藏着許多無可比擬
的故事在我的記憶裏；
講及女人的或是講及鬼神的；——
但是，到現在都忘却了！
甚至是我所熟記的。妲喇！是的，
我的記性真是壞透了！
年紀一天天老了起來……——
「乳媽，不要騙我，你講罷！
以前你會愛過那位男人嗎？」

一八

—— 噯，什麼！妲喇！關於愛
我們是沒有什麼可聽的；

因為外祖母對於這宗事
像是使我進入到地獄一樣。——

「但是你是怎麼樣結婚的？」

——照着神的意志。我的宛耶
比起我來年紀還更小，
當時我只有十三歲。
兩個星期的樣子，就把我
賣給傍人做使女了，
到頭來父親向着我祝禱，
我是不勝驚惶地痛哭；
而母親爲我更是痛哭失聲，
當時我就被引到了教堂。

一九

從此我是作了他家的殉難者……

但是，往後的事你還是不要聽好……——

「呀！乳媽，我很氣急，

我像要嘔吐呀，親愛的乳媽：

我哭着，我要盡量大哭一場！……」

——孩子，你不過是患着小毛病；

主呵！拯救你原諒你吧！

我可用那聖水向着你身上

洒一洒使你再不會發熱？

唉！你實在火一樣灼熱着……——

「我是沒有病……是爲着愛！」

——我的孩子，主呵！照顧你！——

隨後她用自己的手
向這在病中的少女劃着十字。

二〇

「真的爲着愛！」——她向乳媽
的耳邊細聲地回答。

——但是，你是病着的，我的孩子！——

「啊！你聽，那是真的愛呀！」

這時候月亮是發着光；
而且是發射着灰色的光輝
在黑夜裏照着姑娘安娜。
她低垂的零亂的頭髮
掩住成串的眼淚。
其時伴着我們的女主人公
而坐的乳媽，
穿着灰色的溫暖的附有頭巾的外套。
一切都已安靜地，
她在月色底下做着美妙的甜夢。

二一

現在姑娘安娜她的心
飄忽到遙遙的遠方！……
忽然她就情急智生！……
「現在去吧，乳媽，到那邊

去拿紙和筆給我，
把棹子也擺好來；
我立刻要開始寫一下的！你走開去。」
她孤獨地，在月色朦朧裏，
姐姐安娜開始寫她的情書。
她的腦中總是浮起了奧尼金，
在她的真摯的書信
熱烈地呼吸着無垢的愛情。
等到她完成自己的情信……
姐姐安娜喲！你是爲誰而傾心？

二二

我見過一些驕傲的女人，
冰冷的，潔白的好像是雪一樣，
這些無法勸告的漂亮的女人們，
甚至她們的靈魂也不能認識的；
我駭怕那樣摩登的粗髮，
和她們的奇妙的道義，
所以對於她們我只好敬而遠之。
我時常懷着恐怖去拜讀
寫在她們額上的格言：
「永遠捨棄希望吧！」（20）

（20）是但丁（Dante）神曲中的句子。

她們玩弄一些難能愛上的手段
故意去威嚇本來是喜歡了的男人。
讀者呵！你們或者在涅華河上
就能遇到這樣的婦人呀。

二三

我也見過傍的奇異的女人們
站在崇拜者羣中的時候，
對於他們的讚賞或是熱意的招呼
是一樣的付之冷笑而已。
我實在很驚奇去證明出
她們所用的嚴正的行爲
剛排却了溫柔的愛情，
隨即又需再去引誘他們
像是擺出了寬容大量；
又像是吹送出一串
頂溫柔的說話的樣子，
於是那些容易上當的
盲從的少年常常一聽
到這種呼喚又再來追蹤。

二四

這麼說起姬安娜是罪大惡極了！
像她在自己簡單的慾望里

不知道什麼冷嘲的陰謀，
一味信賴着那美麗的夢幻。
她是那麼毫無技巧的愛戀，
只是服從自己的感覺，
她尤其是相信那樣的
豐裕的自然的粧奩，
或以叛逆之愛的幻想，
或以活潑的慾望和理性，
全憑着自己一人的高興。
正因為她用着微妙而熱烈的心兒，
而你們對於她的容易衝動的熱情
是不肯原諒的啊？

二五

說起那些耍弄風情的女人全是冰冷的。
可是，姬姬安娜是不會播弄詭計，
她傾盡全部生命獻給愛神
像是一位天真純樸的少女。
她從來不說：我要延期；
或是積壓那樣的愛的價值；
又從而佈置情網捕獲少年。
一開始就受着一種小希望
戮刺着她的自私心，再則
用奸滑煽惑着心頭，
最後又受到嫉妬的損爬癢痛；

得到了愉快的滿足，
就無情的卸掉狡猾的愛之俘囚的標靶，
於是就無所憐惜的溜開去。

二六

這也是困難的事項之一。
爲着要保存我們那
祖國的親愛的光榮，
因此我非得把那封信翻譯不可。
姑娘安娜是不懂得我們的文字的。
她沒有閱讀我們的雜誌
所以叫她要拿出祖國的
言詞來表現是一件困難的事。
她的那封信是用文法寫成的……
那麼就講到這里吧。我還再說些傍的：
因爲直到現在太太們的戀愛，
沒有用過俄羅斯的文字保留着的，
直到現在我們的崇高的俄文
選郵政方面也不大常用了。

二七

至於要求全俄羅斯的婦女
來拜讀俄文書，這就更加是徒然！
哦！她們的手中或捧讀「良友」(21)

這是可能設想的事嗎？

我要請教你呀！詩人請君瞞！

你們罪惡的向她們

奉獻自己甘美的愛情，

你祕密地寫作詩篇

希望把她們的心連結起來。

你們最好是熱心地

引用着俄羅斯的文字，

使那些外來的文字成爲殘廢，

把拙據爲己有

而使得詩篇優美起來。

二八

主呵！請勿允許

我在舞場或是散會時的門階上

遇見那些戴頭巾或披黃色襟襖

的學院式的學者們吧！

同樣那不呈微笑的朱唇，

和那認爲俄國式的就不會有文法上

的錯誤的傻子，對於我都是不快的事。

最好是今代的美女們，

由於雜誌有所啓示的話，

(21) 良友原文是 Boncelant，直譯該爲「懷好意者」此意譯爲「良友」是俄國一種雜誌之名。

希望她們就把我們俄國文法
更正過來而且被應用到詩作方面去。
但，我……這是我的願望嗎？
我不過是個信賴古風的傢伙。

二九

如果還是充滿着錯誤的方法，
而成為這樣的愚笨的敘述
在我的確是盡了最大的忠實，
自己也覺得是問心無愧了。
我是沒有能力再向他方採取。
因為我之高興把俄文寫成法國化
這全是在少年時代所積的罪過；
和喜歡模倣波格丹諾維契（22）的韻調。
雖然是很多，關於留意着
我的女主人公的書信；
因為我已許下諾言，但是我幾乎
想請求你們拒絕它罷。
我知道：那帕勃尼（23）的甘美的筆
已不再是時髦的了。

（22）波格丹諾維契（Bogdanovic）1743—1802俄國詩人，
曾模倣法國作家Jean La Fontaine寫過一部詩劇。（
Dusenjka）。

（23）帕勃尼（Vicgrafo Evariste de Parng）法蘭西歌詩

三〇

煩憂的歌手喇！「擱宴」(24)喇！

你和我一同在座的話，

親愛的，我要煩勞你而使你不覺厭倦，

我將無需謙遜的向你請求：

你就把那熱情的少女所寫

的異響的別種的言詞

配置上你的煽惑的弦絲罷！

你在何方？我要獻給你呀！

我對你讓出自己的權利……

啊啊！他的心遠離世人的讚賞，

立于遙遠的懸崖之間，

孤獨的遊遊于芬蘭的天空底下，

他是飄逸到無盡的他方去，

對於我的伸訴呵，他是全無所知。

三一

妲姬安娜的信件，

我是非常聖潔地保存着，

我讀着它的時候懷着慈愛的心情，

而且常常對於她的信是百讀不厭。

人(1753—1814)其詩全是充滿輕佻浮薄的古典調情。
 (21)「擱宴」(Festnoj)爲詩篇之名，俄國詩人E. A. Pa-
 ratinsloij(1830—1844)所作，彼爲一著名感傷詩人，
 各篇仍有「Edda」「悼歌德之死」等。

是誰教給她以那麼樣
的甜蜜與親切？
與及那樣美麗誘惑的愛的語言，
狂人所信的心情？
這巨量的誘惑，然而危險嗎？
我可不知道。不過我這
無生氣的翻譯，僅僅是像
磁力描模一幅神采奕奕的圖畫而已。
也像是沒有經驗的生徒
用着他的手指學奏弗列斯除（25）的曲調。

「姐姬安娜給奧尼金的信」

我再給你寫些什麼？
我更還能夠說些什麼？
我知道，這樣冒昧請教
現在你正可以施行責罰我的時候。
但，你是有高貴的教養
貯積有憐憫的情感，
我想你決不會拋棄我到如此模樣。
最初我是堅守着誠實，
你相信我吧：我的含羞

〔25〕弗列斯除（Freischütz）德人音樂家Karl Maria Von Meber所作的歌曲意即「自由射手」（Libera pafisto）

你知道，它無所謂來源的。
設使我能够覺得有希望，
有個時候那命運
能允許我再見着你，
我完全爲着要聽到你的講述，
同時我也要回答你的。
在我的心頭，無論在夜間或白晝
冥想着，待望着，我們再有新的會面。
聽說你是非常孤寂；
這鄉村生活的不習慣已令你厭惡，
不過我們……我們家裏是很平凡的，
但是，我們是很謙卑地愛護你的呀！

★ ★ ★

爲着什麼你日前要來訪問我們？
本來在這被人遺忘了的鄉村裏，
如果我沒有機會認識你的話，
恐怕就不會有激動的苦惱來壓着我，
最後那些窒息的悲痛
自然而然也會消沉下去。
我或許可以找到美滿的丈夫，
從此我可能成爲一位誠實的妻子，
或作爲一位有賢德的良母吧？

★ ★ ★

傍的男人！……啊，不！
我從沒有把自己的心願奉獻！

天公他能給我證明！
我永遠是屬於你的呀；
我之生而是我們之間
的會合的最好的姻緣。
我知道你是天神所遣來的，
你也是我的衛護者呵……
夜裏你出現在我的夢中，
飄渺的使我絲綉不已！
你的目光是戮刺着我呀！
你的聲音在魂夢中也那麼的可親！
恒久地……不，不再是在夢裏了！
你好像是真的來了啊！
我不久就會再認識你，那火龍
淹沒我，我想：那就是他呀！
豈不是嗎？你爲我祝福！
你在沉默中暗示，
當我爲扶養窮人而囑告
努力希望洗刷心靈遺責
的痛苦的時候，
正是在這一瞬間，
你也不是跟我一樣的吗？我每
望見你的親愛的幻像
從空中向我飛渡，使我戰慄！
您也會受到那希望的甘言
常在耳邊伸說撫慰的話嗎？

你是誰呀？是天使？
還是魔手？望你爲我
解決那些懷疑的地方吧！
也許一切都不是，
而完全出于我這無經驗的心的多疑！
怎麼樣也好吧！一切都由命運去安排……
我信賴你的，我把我的
命運委託在你的身上。
我要在你的面前哭泣
祈求你爲我衛護……
請你想一想罷：我是孤獨地，
沒有一個人能了解我，
靈魂將因無所扶養而枯萎
我將無所慰藉而死亡！
我叫喚那珍貴的希望：
請使我的心頭信仰之再生，
或者用——呀！——應該受的責罰
擊碎我的迷戀！
這信給他寫完了！……
我因羞怯而不再讀它……
但是啊！我是信賴你的，
我信賴着你的無上光榮的國音。……

三二

當妲姬安娜寫完了以後，
手中拿着信不勝其戰慄。
玫瑰色的吸水紙
都被她的火樣的舌尖灼焦了。
她把頭靠向自己的肩上，
襯衣垂落，被蓋在
她的美麗的肩膊。
但是月亮的光輝已經是黯淡了，
穿過空中的濃霧，
照明各處的田野，溪谷。
牧牛兒用着角笛
在晨曦中喚醒熟睡的村莊。
家裏每個人很早都起床了，
唯獨妲姬安娜通宵都不能入夢。

三三

她沒有留意到早上的晨光，
焦燥地傾斜地坐着，
所寫的信她也沒有蓋上
精刻的印章的記號。
一會兒，年老的婦人——非立詩耶芬娜
無聲無息的踏着輕軟的腳步，
在盤裏托着早茶，見着她就叫起：

「已是時候了，孩子，起來了吧！」
「哦！美麗的孩子，你原來已經收拾好！」
「啊！我的黎明的小麻雀，你！」
「你昨晚是給我多大的驚擾呀！」
「向我主謝恩罷，你今天比較好吧！」
「夜晚的邪氣已飛走了。」
「你的容貌簡直是花一樣的鮮麗呀！」

三四

「——呀！乳媽，代我做一件事。——」
「想做什麼就說吧，我的親愛的。」
「——啊，不要懷疑……不要弄錯……」
「真的……你也不要拒絕我！」
「我對你敢在上帝面前發誓。」
「——那麼你就替我帶還封厝」
「給你的鄰居……與……」
「就是給那鄰舍……但是記住：

千萬不要說什麼其他的話，
也不要告訴出我的名字呀……——」
「親愛的，究竟要給誰？」
「我實在沒有力量猜度得出來。」
「鄰村的屋舍是那麼多的多，
尤其是要勸的話那是太費事了！」

三五

——乳媽，你怎麼那麼笨的！——

「是的，我親愛的，眼睛漸漸昏花起來，」

年老的頭腦也遲鈍起來，

但是，過去我是很聰明的；

無論主婦要什麼都曉得……」

——乳媽，你自己在獨唱嗎？

你的聰明是不是干涉到我來？

現在可不可以說回這封信；

這封信是要給奧尼金！——

「噢，照着你意思就是。我的心肝，

望你不要生氣罷！

平日你是很知道我的，……」

但是，你的顏色怎麼那麼蒼白？」

——沒有關係，平常也是那麼樣的。

你把信送出去好了。——

三六

日子是一天天的過去，徒然的等待着。

但，有一日就來了那麼一個波浪。

姐姐安娜蒼白陰沈地期待：

暗自問着什麼時候能得到回答？

不料，一天奧列加的未婚夫來了。

「你的好朋友有事情不能同來嗎？」

他的岳母又再責問：

「他完全忘却我們了吧！」

姬姬安娜聽着異常之衝動。

——今天他是一定會來的——

爾斯基回答着岳母又加上一句：

——但是，家裏到了一封信就攔着他呢！——

姬姬安娜立刻用惡毒的視線
射向爾斯基的身上去。

三七

黃昏已近，桌上安排的
晚餐那沸騰昇騰着，
茶壺底那明潔的汽泡
愉快地打着球形昇上。
美貌的奧列加以自己的
纖巧的手伸過盞盞向四周的茶杯斟水，
那茶葉的芳香就立即昇騰而起。
小差送上乳酪給她。
姬姬安娜站在窗子裏
漠然地喘着太息，
她向着玻璃噴氣，
同時在透明的一層霧裏上面

(26) Q. 即奧尼金 (Onegia) 之縮寫，E. 即歐根 (Eugen) 之縮寫。

悲切地用自己的指頭

劃出兩個親密的字母——O.E. (26)

三八

她在靈魂里深沈創痛，

極力的抑制住自己的眼淚。

轟地馬蹄發响！……已經是很近了！

同時聽來似乎就在庭院門口。

「歐根」！「呀」！妯娌安娜立即奔出去，

向着院門花園無停止地

飛奔着，自己不顧了一切，

奔向過苗床，木橋，

通過了池傍的小路和叢林，

折斷了許多丁香花她也不曉得，

最後她走到了一角孤寂的地方

通過花的縫穴，

滑着小河的岸上

繼續地向前面走去。

三九

她一失脚就掉下去……

「這是奧尼金！

啊，上帝喲！他想要怎麼樣」！?

保藏在她的心胸的幾乎

全是些神秘的希望。

地震慄同時是火一般呼息着，

又恍惚聽見：他走了嗎？

那是看守田園的女僕們

一面採摘果實的時候，

一面唱起了指令的合唱歌。

（指令合唱曲目的在

防止女僕們工作時

盜食主人的果實，

因此鄉下的智謀者作出這歌曲

使她們唱着而忘却食慾。）

少女之歌

姊妹輩，姑娘們，

美貌無比的少女們，

玩着吧，女孩們，

親愛的，還是閒散的當兒，

我們用個甜密的旋律

唱一唱呵，唱那合奏的歌曲。

唱個歌兒作弄遠方的少年人，

叫他跟我們合舞呵！

當他通過那邊的田塍

迫近我們的時候，

記着，我們立刻就散走，

用櫻桃打擊他，
用櫻桃呀！用覆盆子，
用粉紅色的依蕪。
等到他不敢再來了，
他只得聽着我們美妙的歌聲，
使得他眼巴巴地看着
我們一羣姑娘在舞蹈。

四〇

她們的歌唱；姬姬安娜
焦急地立着在細聽這歌聲
好似聽到了一陣警鐘。
她的心便馬上沈靜下來，
他的兩頰也不再火熱了。
但是，心兒還是跳動，
兩頰仍然留着餘熱，
雖然不致於再燃燒起來。
像是一隻給小學生捕獲的蝴蝶
那閃光飛舞的羽翼也被折斷了，
又像是一隻兔子
在叢林中偶然望見了
獵師而隨即靜靜地埋伏下去。

四一

但是，到頭來她忽然就太息起來，

她也就離開了凳板，
她剛剛才勉強開始
在小路上走着的時候，
德國奧尼金屹然立在那兒
她是一個嚇人喪胆的魔物，
一望見使他全身像火燒起來
她倏然停步幾乎就會暈倒下去。
以後關於他們奇遇的談話
今天，親愛的同伴們，
我是還不能夠講了，
自從我做着這麼長的講述之後
我似乎也應該休息一會；
但是往後無論如何我要把它續完。

一八二四，十，二日

一九三六，十一，七日譯完

歐根·奧尼金

第四章

絕望

第四章 絕望

道德是存在于物的實質

—— 涅克 (1)

在初年的生涯，我是受着
羸弱，狡猾柔弱的女性所支配。
當時自己爲要排除苦惱
完全信賴着愛情的包圍。
靈魂受着烈火的燃燒
在自己的心頭，把女人
當作是唯一的純潔的聖物看待。
情管具備的女性
我把她看作是光輝燦爛的理想。
我默默地崇拜着她，
縱使是她的愛情不能達到
我的身上來，我也一樣的愉快。
我除了甘心屈死在她的足前
我是再也不希望得到什麼報應。

(1) 涅克 (Jacques neckev) —— 法國的財政家，(1732—1804) 當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他寫過許多很有趣味的韻文，關於法國財政，政治以及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事情。

二

但是，有時我偶然又憎恨着女人，
我的心絃震顫，親切地流着熱淚，
使我恐怖地把女人認作是
那罪惡的地獄的創造物。
她的帶刺的明眸，微笑，
談話的音節，她的身體，
她的靈魂，無論那一件
都覺到心滿叛逆的罪戾。
她僅僅是渴念着熱淚，呻吟，
要用着我的血去做她的滋養品……
但，我僅是無間斷的欣羨地
望着那大理石的女像，
懷着彼格瑪利安（2）之再生！
祈求她蘇復起溫暖的生命。

三

我引用預言的詩人的話來敘述罷，
被認爲是千古的流言中
的忒米拉（3），打弗娜（4），和梨列他（5）

（2）彼格瑪利安（Pigmalino）照希臘神話說是吉辟羅（Cipro）島上的國王，深愛他自己所彫刻的少女石像，爲着常受到他的熱烈的祈禱，以後那女石像真的活了起來
（3）（4）（5）：均爲古典的敘事詩的女主人公。

到現在已經全被忘却了。
不過，在她們之間
只有一位我還是崇拜着的……
但是她還是愛着我嗎？
是永遠地？……爲什麼還
是傷害着你嗎？不！這快不是重要的！
過去的已是留在黯淡的夢中，
此後只有一件主要的事
就是在我的心頭
已經沒有溫暖的熱愛了，
那變的光芒也已是雲散煙消。

四

我開始知道，一些自信心
極強的貴婦人，對於自己
的身份，掩飾着自身的祕密
給以至高的評價。
她們好像衷心的
毫不拒絕我們的愛慕，
實在的，我們不用懷疑
這種愛情上的微笑。
因此，無形中會墜落情網
祈求着一些愛之報酬。
不自覺地，像紛蝶之追戀
百合花，爲要得到深刻的情感

我們對於這種熱情的創生
都會瘋狂一般的呼喊！

五

我相信，當我在年青
的時候，我是很了解熱情的；
我是愛惜自己的感情，
到現在關於這些覺得有點後悔了。
但是那妖魅的誘惑

令我受到誘惑的苦惱是不久的，
由於女人們的提示
向我說着不體貼的話。

這些話已經是誰都認識的了，
再也不會有什麼值得笑的地方。

以前的非常流行的諺言

（那麼我就很聰明的猜一猜罷！）

我說：一定僅僅是這樣的話！——

說我原來是個大傻瓜啊！

六

一些熱情的反叛的誘惑，

早已過說而再也不會重來了！

過了這場沒有知覺的熱睡之後

明天決不致於再迷戀于愛的漩渦。

那種可親的惡德的美物

僅是適合于最後的時刻。
如今聰明已隨着日子來到，
洗刷掉我那年青時代的愚行！
我的年輕的開頭
就得着黑漆與挑戰的謠言，
那種謊話更加幫助着它
而且是自己的熟悉的朋友。
但是，這種盲目謠言雖是小事
現在還是爲我所反抗着的。

七

當我們愈不想愛女人，
我們會覺到她更適宜。
而且更加會陷進她們
的情網里走向滅亡之道上去。
時代的遊蕩之子，
有時得着那樣愛的技藝自以爲榮譽，
到處去吹播，爲着自己
賣弄些無情義的娛樂。
但是這樣的重大的愉快
可以說是相當于

(6) 格拉蒂森 (Grandison) 和羅維拉婭 (Lovelace)
是李查孫 (Richardson) 名小說里的主人公。

被譏諷的我祖先的時代
像是那種年老的猿猴一樣。
可是隨着那蓬鬆的假髮的蛻化
羅維拉查（6）的光榮也已消失掉了。

八

一種矯揉做作實是可厭，
這一類人喜歡反覆曉舌，
併命把那一些事件
都要濫出優美的樣子，
傾聽那些雷同的辯駁，
暗地裏打算把愛情毀滅，
即使對於一位十三歲的女孩
他也沒有打破偏見，
那無窮的威嚇與辱罵：
那六頁信紙的情書；
集結着甘淚與指環；
夫婦間的友愛；
叔母們適切的規勸；
這些誰也不能不有所感動！

九

我總是很那麼的默想着。
在青春時代他是個

情慾生活的犧牲者；
同時也是愚昧的虛榮的犧牲者。
這種生活的習慣使他非常痛苦，
那無窮的幻想，
對於一切的幻滅，
一種急迫的熱望，
又感到成功的煩擾，
親切地祈待着靜聽
自己的靈魂在耳邊細語。
勉強以微笑掩蓋着打呵欠，
他在這樣的情形里
整整度過了八年的生涯。

—○—

他再不會去愛上漂亮的女人了，
有多少的獻媚傳情
他也拒絕這種安慰；
他相信這正是得意的休息的機會。
縱使有時無聊的追一追女人，
也不過爲着消遣；
同時也很容易就忘却了。
夜晚就招集一班跟自己
合心合意的人客玩紙牌。
他一直玩到最後的一場；
然後才暢意地回到家里去。

按住規定的時刻而甜眠。
明朝連自己也茫然地
不知道今晚又要上那里去。



當收到了姪姬安娜的信之後，
一種女孩子的幻夢
的熱烈的真情深深地
觸動着奧尼金的靈魂。
他回想起姪姬安娜的
蒼白的容貌來；
同時他自己忽然沈溺
于甜蜜的幻夢里，默默地沈思。
一瞬間他給過去的感情
泥濘似的膠纏着。
但是，他堅決的不願意
再把自己純潔的心蒙上罪惡，
於是他轉向園圃方面走去，
在那邊姪姬安娜就遇見了他。



起初忽然地見着了
他們都默然無言，最後奧尼金
才開始說：「那是你寫的？」

不，不要緊！我已經讀過了，
那是你的靈魂裏親切的信念；
也是你的真誠的愛情的表白。
你的信念是迷戀住我的；
即使我在熟睡的夢中
它也在我的腦海裏跳躍着。
但是我不想好像你
所給我的一樣去搵賞你呢；
所以我想最好毫無做作的
跟你見面，請你裁判我罷。

一三

「如果我只想把自己的生活
箝制于狹窄的家庭裏，
如果命運要使我在这世界上
變成愉快的丈夫的話，
如果一個家庭生活的情景
能够滿足我們慾望的話，
那麼除了你以外
我決不會再去找傍的少女了。
我坦白的以純潔聖
牧歌的調子告訴你吧：
按照我的青春時代的理想
我一定是選擇着你的，
我能够獲得像你這樣的天使
我是應該如何的幸福啊！……

一四

『但是，我想照着我現在
的心情，這種幸福是難于創生的；
同時你的完備優良的靈魂
對於我也是無益的。
相信我吧！（我用着良心去保證。）
結婚實在是一回痛苦的事。
縱使我能够愛你
恐怕也不會愛到底！
如果你忽然大哭，而你的哭
也決不會感動我的心腸！
而且還會引起我的發怒呀。
你試想一想罷！希孟尼斯（7）
究竟能够給我們什麼幸福呢？
而且這是長久的日月的事呀！

一五

『倘若家庭裏發生不幸，
在其中妻子爲着她的
無價值的丈夫，

（7）希孟尼斯（Hymen）結婚之神，出自希臘神話。

日夜沉溺于哀愁的淵海裏，
那個時候，丈夫雖然知道妻子的美點，
（加以命運的妬忌）
也說着不愉快的廢話；
而且還要發起脾氣來。
你想世間有着這種男子嗎？
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當你懷着高貴的心情寫信
給我時，你想不到是這樣的吧？
是嚴酷的命運之手
使你抽着這種生命之籤吧？

一六

「空想和年齡是不能再來了；
我也不能變成另一種新人了。
如其是可能的話
我要把你當成兄妹一樣去愛你的！
請你不要生氣，同意我的話罷。
年少的姑娘一定能夠再度
獲得那種輕佻的幻夢，
好像春天來了，年幼佳木
的嫩葉也會再度的發綠。
這是自然的定律。
但是，當你再戀的時候……
你要先學習統制自己，

再莫碰着像我這樣的釘子，
你才不致于懊悔着自己的冒昧！」

一七

歐根那樣的說教之後，
姐姪安娜忍住自己的眼淚，
噓息着說不出半句話
默默地細聽着。
歐根的談吐的手勢
（幽默地說來就像是機械一般）
她只是默然立着，
低低的垂下自己的頭。
他們雙雙相伴並立
一直到回家時才分手離散。
這是一件適意的事：
在放任自由的田園上
得到幽會的權利，
就好像在莫斯科一樣不受譴議。

一八

親愛的讀者，你能够同意
奧尼金對待那姪安娜
這種忠誠的態度嗎？
他發揮這樣高貴的心情
實在也不是第一次的，

爲着這一般社會上的人
是離于原諒他的吧？
或者是敵人，或者是
曾經熟悉的朋友（都是一樣的！）
一定會說着難聽的話非難他。
那些敵人固然會這樣做
但是一般朋友們，上帝救救他們吧！
唉唉！這樣的朋友嗎？是的！
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呀。

一九

是什麼理由？很簡單！
我希望鎮靜那空虛灰色的幻夢。
我僅是爲了留意在德國內
一些爲製造謊言的壞蛋所創造的
而且已爲社會上所公認的謊話
使它再不能有存在的餘地。
這決不是無意識的吹毛求疵
也決不是惡意的諷刺，
在高貴的階層之間
你的心中的友情
也許會有着千百人
灑出莊嚴的失笑吧？
此外，他還會以一種
父母之愛一樣的去愛你吧？

二〇

唔！唔！親愛的讀者啊！

你們都健康吧？

請原諒：你們也許願意

要知道自己的所以吧？

對於內身的一切

我們應該愛護牠

在深心中尊敬牠們

如果是不會忘記的話，

在聖誕節日，

我們照例的去慶祝，

向家家戶戶申寄賀年片，

以後的整個年頭

我們可以庇托上帝的恩賜。

祈禱他們無災無事的過日子。

二一

如其把愛情去獻給漂亮的女人

比獻給親戚或親友，

我相信在種種關係上

你一定能更實際的得到效果。

是的，這是實話。但是那流行的愉悅，

那自然的任性，

那社會上的見解，

和一切美人的漩渦中，……
現在需要做丈夫的
對於他的妻子奉獻上
一些不可動搖的尊崇敬意。
但是呵！你的忠心的嬌妻
常常會忽然的把她所有
的愛情去奉獻給沙坦（8）的呀！

二二

那麼誰是可愛？誰是可信？
誰是不會出賣我們的？
誰是不致於厭倦的
而且能夠擁護我們到底的？
誰是了解我們的實言
而不致來譏謗我們的？
爲着誰對於我們所有的缺點
才不致受人家的指摘？
一切虛榮的追求者呵！
不要空花腦力在那邊尋求了吧！
還是對於自己自愛一點罷！

（8）沙坦（Satan）即魔鬼。

我的敬愛的讀者！

我相信，世上有價值的
決沒有什麼可親近的了。

二三

此後是怎麼一回事？

哦，很容易猜得出來的！！

失戀的追悔的情緒，

年幼的心頭的憂鬱

無止息的虛枉的狂氣

我們那不幸的姐姐安娜

鐘的熱情仍像烈焰一樣燃燒着。

她連在睡鄉也找不到美夢！

那健康，那生命之花，

那光輝的微笑，在她的沈靜純潔的心中

已經像是縹渺的鐘聲一樣遠飛了。

我們的年青的安娜日漸枯萎，

像是一層濃霧覆蓋着

晴日的清麗的光輝。

二四

啊啊！姐姐安娜默默地枯萎，

她無聲無息的消滅了顏色！

甚至一分鐘的時間，一切東西

沒有一樣能夠引起她的興味！
顯是終日沉重地低垂
纔合時常細聲地偷說：
日子催着迫她要結婚了！
說的很多呀，紛飾着
那種幸福的愛的佳話
顯者是不難想像到的。
但是，我不願意徒然的
只是替她哀憐了事，
原諒我吧！我要含着酸淚
愛護我的姐姐安娜呀！

二五

笏拉地米爾日益魅惑於
年青的奧列加的美態
整個心兒更爲
熱情的向她傾倒。
在寂寂黃昏的時分
暹對戀人在房中並肩而坐；
在晨光熾微的早朝
他們倆攜手在花園逍遙；
爲了什麼？就是所謂愛之陶醉，
她那種胆怯的微妙的心情
盡值鼓起撫摩
他的狡捷的勇氣

或是不由自主的
忽而吻起她所穿着的衿衣。

二六

他爲了奧列加，三番四次的
對她朗讀一些道德的小說，
這一類書的著作者
比起察替亞不里安（9）更有心得。
可是，約莫念了兩三頁
（其中邏輯縝密的思想
對於少女的心是危險的）
他只得臉紅耳赤的把牠丟掉。
經過長時間的孤獨與寂寞
於是又靜坐下來
對着棋盤找尋他的興味。
爾斯基興趣盎然的
把步兵棋子擺成城形
細心的在那兒消遣。

二七

即使回到了自己的家裏
他還宛若看見着奧列加

（9）察替亞不里安（Cateaubriand）1768—1818 法國作家

在紀念簿上不斷的
塗着甘美的詩句。
一路所見的田野風景
墓中的屍缸，吉西盤(10)的寺院，
以及豎琴上的小鳩，
他都隨心所欲的把他寫下。
在那些追憶的章頁
署名之下他便隨手
寫上一聯的詩篇。
時光雖是跟着日月逝去
那裏還可以留着追憶的夢
以及瞬息間的烙印。

二八

無疑的諸君是常常
看見過地方上少女的紀念冊；
在那兒自始至終
書寫着各色的字眼。
這些雖是要合乎文法的，
而爲了証明着友誼——
故交的或是半面之緣的

(10) 吉西里 (Kypris) 愛之女神，出自希臘神話。

(11) Annette 人名。

常常也寫些無韻的詩句。

在第一頁就會有如此的說白：

「請他請在此處留下金言」

末端便簽上——「你的Annetle」；(11)

最後的一頁又會寫着這樣的名句：

「假如誰是更加愛你

就請在詩句之後再寫一次！」

二九

這兒諸君必然會發見

這兩個心，兩把火炬兩束花球吧！

你也同樣會發現這種誓辭：

爲了愛寧願犧牲自己！

這會有那一位丘八詩人

也塗一些暴亂的詩詞。

我麼，有時也會經希望樂於

給這些紀念冊書寫過。

還是很顯然的，

每個人對着我那空虛

的勳帶不懷好意，

同時沒有給我作爲

實際創作的成果

也許是因爲太激情之所至！

三〇

係那些從惡魔書庫中
淘取出的，像是各種書籍一樣；
為摩登騷客所苦心的
裝幀美妙的紀念冊喲！
你，曾被天才的托爾斯泰（12）
那枝魔筆所渲染過的；
或是曾被巴拉庭斯基（13）題寫過的；
送給天神的雷火燒燬去吧！
當光輝絢爛的貴婦
捧出那開本的紀念冊來到我跟前，
只有煽起我的憤怒與震顫！
在自己靈魂的深處
不禁浮現起諷刺詩的佳章！
最後還是不能不為禮題上情詩！

三一

羅斯基在他的奧列加的紀念冊
却沒有彈起愛戀的詞曲；
所寫的雖是燃燒着熱情之火

（12）托爾斯泰（Toestoj）1783—1873俄國畫家。

（13）巴拉庭斯基（Baratinskij）1800—1844俄國傷感詩人。

却沒有含着輝炯的警句。

其中僅僅描畫一些

對於奧列加所得印象的瑣事；

以流泉奔湧一般的熱情

唱着生命的哀歌。

有點像你呀！我的耶羽珂夫！（14）

像你那樣的激情

曾經去謳歌過某位少女——

她在你那哀歌的集中

還是孤鮮鮮的凝結着

你的命運的史蹟。

三二

靜一點！請傾身細聽吧！

那些嚴正的批評家呵！

正在命令人們捨棄

哀歌的王冠的時候呀！

他們叫着：「停止你的哀號

再不必娃鳴一般的

去懷戀那過去的往事；

够了！請歌唱一些新的東西！」

（14）耶羽珂夫（Jazikovy）1803—1843俄國抒情詩人，擅寫歷史與愛國詩。

——你說得痛快，你將要給我們
以喇叭，假面具和匕首麼？
你還希望要命令這些
已死的詩才之再生吧？——
但是，我却清楚聽見你一套：
「詩人們！請多寫些 *od o* (15) 吧！……」

三三

「請服從時代的逢迎
依照那種古風創作呀！……」
——不過 *od o* 是充塞乎天宇了！
實在無味！我們不能做些旁的事嗎？
還得請聽這種諷刺！（16）
以十足外國化的頭腦
的抒情詩人，比起那些寂寞
的哀歌的作者是更有意思的麼？
「自然，哀歌是有了的，
不過還淺薄得很，
萬萬趕不上 *od o* 那麼高遠……」
我麼，只得以諷刺的口吻去爭論；

(15) *od o* 係一種詩體，盛以莊重之內容，德國謝文以天才盛期所發達的詩形。後之模仿者多陷於空疏華麗的文辭；自普氏以後完全衰落。

(16) *od o* 這詩形，當時俄國批評家將詩列夫會讚之為「弄到

我卻不願跟他們辯論，
到千百年還論得莫明其妙！

三四

名聲與自由的崇拜者
胸中有狂熱波浪的爾斯基，
或許寫過 od o 的詩篇吧！
但，奧列加從未拜讀過。
多情多恨的詩人諸君呵！
你們可會對着自己心愛的人
讀着自己的作品麼？
也許爲了愛不計較報酬吧！
這是真確，爲了愛情的幸福
可以朗誦一些自己
熱戀的詩篇；抒洩一下
自己心頭所有的憂鬱。
這種幸福是不錯的……
可是有時也會使她想起別的心思！

三五

然而，在我自己，那幻夢
那韻律的苦心的結晶

跟外國的一模一樣」這裏大約即指此而言。

這是向年老的乳母朗誦
這便是我孤獨的消遣。
當那飯後的厭煩，
同時也不惹鄰居
有那位人客來高談闊論；
或是厭讀一些新作的悲劇；
（如今我還找不出其原因）
或是受韻律與憂傷所苦之時，
我只得茫然地在近處的湖畔獨步，
觸起成羣野鴨的驚飛，
當牠們向彼岸遠飛，
我靜聽着牠們那詩樣的吟聲。

三六

我到處用心驅逐牠們，……
令到獵人的目的落空。
當他在端視着準星攀着板機
便兀觀起這種詩吟之聲
人們常常爲着排遣苦惱
都喜做出外務獵：
有的是去射殺山禽，
有的是去作詩的追興，
有的是去撲殺蒼蠅，
有的是去享受自然的風景，
有的是樂於從事戰爭，

有的是作着統治世界的夢，
有的是盡情醉倒於席間，
其中混和着善惡的交際。

三七

但是，奧尼金怎麼樣了？
這裏還得請諸君忍耐點吧！
他是受着如此的支配；
我將詳細的傳述給諸君。
他是过着德士式的生活；
在夏天的季節，
每天大抵七時就起床，
於是就走向河邊去，
像模仿列安多一樣的
要渡過古之海萊斯奔（17）
浴後，隨興所至，喝喝咖啡，
一面在閱讀幾頁什誌。
他穿的衣服……這裏呀！
會有種種式式的怪氣。

（17）海萊斯奔（Helespont）達達爾海峽之古名。該海峽分
離歐亞兩大陸之唯一海峽。古希臘傳說，謂有獵人列女
多（Leandro）嘗渡此海峽而欲見戀人赫羅（Hero）因夜
間颶風大作，列安多不幸溺死，赫羅也因憂傷投海自殺

三八

他穿的是俄羅斯的襯衣；
垂掛着一條大絲帶，
披上臃腫風的外套，
戴一頂頗稱時髦的
圓錐形的高帽子。這種服裝
是沒有道德和沒理性的裝束
實在會令到從普斯科夫市
出來的貴婦人感到憂鬱，
這些有的被稱爲杜那娜女士
或是伴她而來的米仁式珂夫先生。
但，歐根他從來就無視於
人世所具的各種風俗
雖然受到鄰近的訾議
他也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志願

三九

散步，沐浴，徘徊於白樺林中，
或是讀書，或是睡眠——
藉着某些機緣時
亦吻一下黑臉的村姑，
騎着馴服的馬匹
嫺雅地到處去覓一些酒食，
靜默，孤高，隨心所欲——

這便是奧尼金的聖潔生活，
他對任何事物也沒興感，
覺得無爲的生之滿足
日子杳冥地消逝過去
自己也忘却了都市的友好
以及那些可厭的會宴。

四〇

當我們的北國已是盛夏
那正是南方冬日的蜚景，
無庸我們去置喙
瞬息間夏天便飛走了。
如今是呼吸着秋之氣息，
陽光亦日益衰弱，
繼以白天更爲短暫，
林間的密葉紛紛脫落
發着蕭蕭而鳴的哀聲。
田野上覆蓋着灰色的雲霧，
成行的雁鳴的秋雁
向南邊飛去；在宣告着
大自然已臨入秋的季节；
如今，十一月亦已開始。

四一

霧季的日子之到來；
田野裏已經收割了事；
只有饑餓的狼，兇蠻的
肉道途上吐出劫掠。
敏感的馬匹，常因恐懼
而作起悲鳴——在遙遠處。
旅客們也受驚而趕快散開去。
縱是黎明時分，牧夫們
也不敢及早趕出牛羣離開小屋，
及至正午才把畜牲帶往草場。
然而，此時已既不聞角笛之聲。
牧奏在牧場的劇場上。
村女在家裏的爐邊
一面在紡絲一面哼着歌聲。

◎

四二

大地盡益怒不可遏凍結
曠野裏輝燦着銀光……………
(請看呵！你在等候玫瑰的韻律
那正是無限廣闊的勝地！)
透涼的光輝的細河
給將灑的嵌木地板還要光滑。
孩子們成羣結隊去滑雪

他們足底响起軋碌的響音；
 雄鷄爲要游泳，笨重的
 舉着紅色的足掌蹣跚而來
 不料當他一踏進凍結的河面
 便忽而滑倒！有如狂飆一般
 在空中飄舞的雪花
 像星粒一樣的向地面墜下。

四三

這時究竟要如何才好？
 散步麼？但是，在田野裏
 藉那赤裸裸的景色
 並不能喚起我們的興趣。
 不然是是在危步中乘馬麼？
 但，馬兒亦許會把鐵蹄
 深陷入冰凍的大地
 使我們立刻跌倒下去。
 或是靜靜地坐在房中吧！
 要讀一些西拉蒂(18)或司各脫；(19)
 厭煩時，就調算些出納的帳目
 不然就靜坐痛飲；默默的

(18) 西拉蒂 (Phadt) 1759—1837 法國外交官同時是政體家。

(19) 司格脫 (woetoh scott) 1771—1832 蘇格蘭佛大作家；

度過這晚間，明日還是依然不變，
這樣我們可以愉快的度過冬天。

四四

像是哈羅列特一籌的人氣，
奧尼金的心情異常懶散，
當他起床以後，
便連忙趨入水盆去洗漱，
洗完以後，在自己的房中
孤獨地徘徊，間或把球奉當作武器
便在球臺上玩起台球來
整日的光陰消磨在這種遊戲。
一直玩到傍晚時分
他才能把台球忘記；
於是，便坐在火爐邊，
他等着爾斯基會乘車來訪。
以作宴會的交談。

四五

克利珂與莫埃特 (20)

的足供玩味的祝福之酒

(20) 克利珂 (Clicquot) 莫埃特 (Moette) 均係法國三釐
酒製造家。

(21) 希波克蘭 (Hi-Pokren) 希臘神話中代表歡樂與酒宴之

被裝盛在冷然的罇中
默默地立於棹上跟詩人相見。
種像希波克蘭（21）一樣的誘惑，
用着她那金光的泡沫
（還無論如何也可比喻）
無時不在魅惑我，爲着她呀！
我豈不是花費了最後的財帛，
你們還得起嗎？朋友們呵！
爲了這些靈感的液體
我們會做出幾度的愚昧；
興起多少詩情，夢幻與愉快，
濺起多少的諧談與爭論喲！

四六

但是，這種騷動的泡沫，
畢竟是我的腸胃的叛逆，
因此，我寧願多多的
去選取那些溫健的波魯多（22）
久已無意再飲亞爾（23）了。
儘管使還迸發着芳香
或是戀人一般的

~~~~~  
（22）（23）波魯多（Bordeaux）亞爾（Ai）均係法國之  
酒名，前者是葡萄酒名，後者是三鞭酒名

誘引着不定的心氣……

然而，波魯多呵！你，那種溫順

像是我的唯一忠實的同志。

處在這種不幸而可悲的地位

你何時不是我最忠誠的伴侶！

這樣的生活還是繼續下去

波魯多！你仍然是我的良朋呀！

## 四七

火煙漸消，藍色的灰

巨額地覆蓋着金色的炭

爐中的湯氣也逐漸沈落

而不見了沸騰的水紋。

愉悅地呼息於爐邊的暖氣，

手中的煙斗吐噴着白煙

桌上有的是狼藉的杯盤。

不覺夜幕愈往下降……

（我是喜歡在鬪擊之間

而着他們舉杯，

這時被名爲狼犬之間

鐵寒的污行，這爲什麼？

連我自己亦難解釋）

如今這一對好友開始侃侃而談：

## 四八

「嗷！你的奧列加怎麼樣？  
妲姬安娜呢？請告訴我吧！」  
——請對我的酒杯再酌一些……  
哦，够了……她們一家  
都是很好，還時常問候你。  
呀，奧列加現在真像是一  
枝盛放的花朵，胸是多麼的美，  
靈魂是多麼高潔！……老實說，  
你現在應該去看看她們，  
你想去看；這僅是第二次  
就是你怎麼不高興  
亦應該把牠消釋下去，  
像自己對自己原諒一般；  
她們還邀請你去赴宴會呀——

## 四九

「請我？」——是的，在土曜日  
是妲姬安娜的命名日。  
奧列加跟她的母親  
要我來請爾下去赴會！——  
「爲了應酬許多的來賓  
到時是相當麻煩吧……」  
——哦，不，沒有什麼，我可以保證！  
人客都是自己一家的人。



我們還是一道去吧？

噯，怎麼樣？——「很好！」——謝謝！

於是，歐根爲年輕的鄰女

向妣遙爲乾杯致辭，

以後又跟蘭斯基重新提起

奧列加對他愛上的程度。

## 五〇

他非常愉快。再過了

兩個星期之後，結婚的日子

就來了。他想起新婚臥榻的神祕

甘美的戀之王冠，

在靜候他給以最大的喜悅。

對於將來會遭遇希孟尼（24）之悲傷

或是愛情冷淡之失望

他始終是連夢也沒有夢見

當我們被置於家庭

生活的巨大的憂傷

終日帶着一幅無情的苦像，

這時十足像拉芳汀的體裁（25）

啊！蘭斯基噯！你真是這麼

天真的經營這種生活嗎？

（24）希孟尼（Himene）結婚之神，出自希臘神話，

（25）拉芳汀（Lafontaine）家庭小說之作家，

## 五一

他是深愛着奧列加  
他怎麼不信賴這種幸福。  
誰是信賴着幸福的話  
靈魂的深處一定會更加滿足，  
像是一位醉了的旅客  
會在酣夢中愉快地熟睡  
或似春日的鮮花  
蝴蝶之在花心裏吮吸！  
然而，誰若是看見前面  
那消沈的秋天的頸項，  
也會意識到一切言行  
有不足以置信的地方。  
對於這種人生之玩弄  
也會感到無味與冰冷

一八二六年一月三日

---

歐 根·奧 尼 金

---

## 第 五 章

惡 夢 —— 命 名 日

## 第五章 惡夢——命名日

哦！汝，斯華蘭那！  
汝何曾知道那可怖的魔夢啊！  
—— 朱珂夫斯基（1）

這一年，秋天的氣候  
好像繼續地延長着；  
而冬之季節畢竟是出現了。  
是年，初雪只在正月三日  
的晚上才見飄臨大地。  
姐姐安娜清早起來  
從玻璃裏頓然看着  
夜來的雪花，  
會把庭前，花壇，柵欄  
都鋪蓋上白雪。  
那跳躍的喜鵲飛翔於屋上，  
山頭到處皆如絨氈  
一般地延展而燦爛，  
四圍都燦着潔白的光輝。

（1）斯華蘭那 是俄國名詩人朱珂夫斯基採自民謠的少女之名。  
朱氏是俄國浪漫主義者的重要角色。翻譯過很多作品，給予俄國文學影響極大。

## 二

是冬的季節！百姓們  
都得意的驅乘着雪車；  
鞭策他們的馬匹，  
向道路上冒受雪花的飄舞。  
在柔毛似的雪溝中，  
圓輪馬車宛若飛石一般的溜過，  
馭者穿着裘衣佩掛紅色的帶子；  
在車臺上安然地坐着。  
孩子們在庭院嬉戲，  
他們捉住小狗兒，  
當爲馬匹一般駕御在雪溝裏。  
即使指頭都會凍僵了，他們還苦笑着，  
這時母親們就常常會  
從窗裏向孩子們發着警告。

## 三

像這樣特殊的景緻  
亦許是不能滿足讀者諸君吧！  
這些是純自然的東西；  
而沒有嫵雅的情趣。  
以高度的神興；  
以華麗的言辭，  
觀賞冬日的初雪

、 說人們那麼快意的  
這已經有了詩人（2）描寫。  
那是真切地魅惑你啊！  
像火焰一般歌讚那年輕者，  
就愛成對在雪橋裏，  
作種種的邂逅。  
如今，我也並不是爲要  
來歌頌詩人，或是與那只會  
歌美芬蘭少女的詩人（3）  
有所爭權奪利呀！

#### 四

露西亞的冬天，姑娘安娜  
（也可以說是全露西亞的婦女）  
雖然她們沒有自覺的意識）  
是無差止的深愛着。  
她深愛那濃厚的繁霜；  
寂寞的靜寂的日子；  
翻騰輝燦着薔瑰金光的雪地；  
以及主顯節的寂穆的黃昏。  
她寧靜的邸宅，沿習古來的風尚

（2）指勿耶敏斯基在初雪（ūniā neġo）詩作中所寫的數  
綴。

（3）指感傷主義者巴拉廷斯基在哀歌中會寫及芬蘭的冬天。

虔誠地祝頌這節日的晚間，  
女僕們在庭院裏，  
爲令嬾禮卜占身份的屬許，  
每年都同樣的作着預祝——  
望那郎婚有如軍人的出征一般。

## 五

妯娌安娜對於醇朴農民  
古來傳說的技藝都很相信，  
因而對那神異的夢；  
紙牌的卜占，月亮的徵兆，  
這種種都觸動着她的心胸。  
每一種現象引起她神秘的感觸，  
而作着哀心的預測。  
當貓兒蹲在煖灶上  
嚙嚙然伸着舌頭洗刷強的顏面，  
這就像是在預告  
將有人客蒞臨的徵兆。  
或者當她從左方的屋角  
看見好像有着一對新月  
顯現於高遠的天空。

## 六

她不禁震顫而臉色蒼白，  
當她望見流星

在暗夜的大空裏，  
有如金絲絛一般急激的碎散。  
當流星再次飛溜時，  
還更加觸動了炬姬安娜  
編似有人向她心頭細語：  
她將要偶然碰見  
雲衣僧人的出會  
或者免兒會出現在  
她那前面的原野的路上。  
哦！她是如此恐懼而徬徨，  
心頭纏糾着憂鬱與預感，  
有如在等候不幸的來臨。

## 七

她享有那樣的優美，  
她終覺得那崇拜者之可怕。  
天公是如此創造我們  
反抗着崇高的愛慕。  
無窮共樂的新年終而來了，  
少女們都那麼泰然自若的  
為誰卜占自身的命運：  
試卜未來全生涯  
究竟有何輝煌莊嚴的所在！  
蓋於白髮斑斑的婆婆們  
也在一面圓鏡裏卜占身後



的墳墓，究竟能否葬在安適的地方。  
總之，希望是誘惑着她們的心胸！

## 八

姑娘安娜敏感地注視  
那燭臺上溶液的流瀉，  
凍結的臘塊好像是  
向她述說種種微妙的秘密。(4)  
再從盛滿清水的盆中  
採取她們的指環：  
指環已是屬於誰的福份，  
隨着就吟起古代的小歌：  
「高貴的百姓們呀！  
願你們掘着金與銀，  
如今，我們爲這而歌唱！  
你們該接受此種好意與光榮。」  
這歌聲裏充溢着哀愁的情調，  
可是，少女們是魅惑於牠猶的歌叫。(5)

---

【4】俄國古代風俗，每逢新年之夜，少女們卜占自己的未來命運，以溶蠟盛在悲癸中，再置之于冷水中，臘塊浮在水面，盆底置各人之指環，如臘塊倒影恰與誰之指環，則謂其是決定結婚之運命，及將指環取出，隨之嚼嚙

## 九

凝凍的夜，  
輝映着深藍的天空，  
在諧謔中，星羣靜靜地流瀉着，……  
姐姐安娜沉鬱地  
向庭院外漫步；  
明月映現在鏡面裏，  
她是不勝詫異  
那鏡中月顏如此發慄不快……  
哦！那塵的霧地嚮起軋軋步驟  
是夜行人的吧！  
村姑們綵閃在傍側時  
就聽起了優雅的牧歌的對答：  
「請說君之高姓芳名」（6）  
男人看着她們的顏面說：「阿加東小」（7）

## 一〇

姐姐安娜想要依照  
古來習俗，做起夜的卜占，

古代小歌。

（5）據註釋：「貓公叫貓婆到爐灶去睡覺」這是咒語的預言

（6）此為卜占未來丈夫的名字。

（7）據米川正夫日譯本謂此乃農民之別名。

她會囑咐乳母在浴室裏

準備二人對坐的棹子。

可是，她心頭又萌起恐懼之念……

（同樣的，我忽而想到斯華爾娜呀！（8））

我懷疑夜的卜占而無效果，

姬姬安娜做起來也不會見驗吧！）

因而，她隨即解去了綰衣，

而登床就寢。

頭上仍然在飛舞着列麗之神，（9）

在柔軟的枕下：

安息着她的手鏡，

如今，她才安靜地入夢。

姬姬安娜沉迷於惡夢中，

她夢見自己宛若孤獨地

在廣闊的雪原上遊行。

大地覆蓋着暗淡；

雪塊盡在前面橫當，

浪濤呼嘯其間，

冬天的朔風，

（8）見本章第一段。

（9）據斯拉夫民族的神話，列麗係屬愛之神。

吹掃着那無靜止的急流。  
爲冰雪膠着的兩邊橋柱，  
當急流滔滔奔赴之下，  
那木橋是如此危懼而震慄。  
前面那條光滑的大道，  
是令人懷疑牠的去向，  
鮎姬安娜也只得停息於困惑之間。

—  
—

鮎姬安娜向大川悲訴，  
她懷咽着那裏是寂無人影，  
沒有任何人能够  
向她伸手爲她而救護。  
然而，那雪原上的冰塊  
究竟有誰出現？  
哦！絨毛毯毯巨大的黑熊  
忽而出現安娜之前，  
極嘶嘶着一面張鋒利爪  
向鮎姬安娜撕撲。  
她是鎮定的以顫抖的手  
在辛苦中扶靠橋木  
危慄的渡過騷叫的河水，  
但是，黑熊還依然向她追隨。

## 一三

她是恐怖地顫顫回顫  
而自己更爲加快着步速，  
她好像是臨到了  
沒有任何的處所好作逃避，  
聳着喘聲的巨熊依然在後面跟上。  
那邊鬱蔭的森林，  
靜穆的顯現莊嚴的美，  
兀兀伸起的青松枝幹，  
在重雪之下向地面低垂。  
月亮的清輝，  
透射過那裏的菩提樹  
白楊與白樺的禿枝間。  
林中每一條道路  
都覆蓋着茫茫深厚的白雪。

## 一四

這時安娜就急向林中奔去，  
但那隻熊還繼續追上，  
以致積雪深沒她的膝蓋，  
她的頭盔與衣襟爲樹枝所牽，  
而且還掛破了金色的身環。  
冰雪並將她的  
奢華的女靴浸透。

頭上的布巾因恐懼而遺失；  
黑熊還在後面跟來，  
她爲了這種窘迫，  
就以震慄的手捧起自己的外袍！  
向前快走，而顧不了什麼恥辱，  
可是呀！那黑熊還繼續緊迫！  
直至安娜耗盡了最後的氣力！

## 一五

當她昏倒的時候，  
黑熊捕捉着她，而把她背走，  
她毫無生氣地躺着；  
僵靜的倏然氣絕。

巨熊背負着她向森林走去，  
前面偶而顯現着小木屋，  
那是極其荒涼，四壁蕭蕭的  
像滿了無窮的白雪，  
僅有那小窗一面透露着光芒，  
從裏面彷彿聽見聲音一片。

黑熊就這般說道：「這暖屋裏  
可以使你凍僵的身體得到溫暖！」  
牠就把安娜背入門限，  
以巨大的手掌把她壓進。

## 一六

魁姬安娜再從夢中甦醒，  
她發見巨熊已不在身旁，  
只有她自己獨自留在木屋的堂前，  
她聽着那騷叫的聲音，  
儼如無秩序的宴會一樣。  
她從門縫裏看出去，  
哦！她發見了什麼東西呀！  
在桌上是蹲據着惡魔與怪物，  
一個生着雄鷄的細頸；  
別個是生着狗頭，  
那魔女是生着山羊的濃鬚，  
還有那傲氣凌人的骸骨，  
而附有尾巴的侏儒，  
鬚子像是貓鬚各半。

## 一七

還有各種愈演愈可怕的現像：  
如龍蝦乘着蜘蛛；  
鷄鳥的頭蓋骨，  
則舞弄着戴紅色的高帽，  
水磨廠中，風車的羽翼  
愈趨而愈轉如舞蹈。

狂吠，嘍笑，拍手，高歌，與口笛！  
這一切有如人言與馬蹄的足音！  
可是，在這些人容的中間，  
妲娜安娜懷着異常  
恐怖的想法是什麼？  
那就是這詩篇裏的主人公呀！  
她恐懼奧尼金將會向着  
這木屋門口望進！

## 一八

他一示意，羣魔就馬上動作，  
他痛飲，羣魔便隨之傾杯，  
他設笑，羣魔則一齊暴嘩！  
他咀氣，羣魔就肅然隱藏。  
他啊！分明是這木屋的主人！  
妲娜安娜抑住她那恐怖之念，  
為好奇心所驅，  
她索性拉開了門戶，  
而風的吹拂，把燈火熄滅；  
小木屋尚佈滿了夜的黑漆。  
羣魔開始驚惶失色！  
奧尼金雙目炯炯，  
在軋轆的响聲中，  
他立即向着門口潛逃。



## 一九

她意外地恐怖，  
她想趕快逃避開去，  
但是，一切已不可能，  
她只想在驚駭中痛叫，  
也同樣不能如願！  
奧尼金已推開了那門扇，  
這少女屹立於羣魔之前，  
他們是發出毒人的狂笑，  
雙目不轉，彎曲的長鼻，  
巨大的牙齒，尾巴有如一捆長草，  
手足殘缺猶似獸蹄，  
骨角，長舌，尖指，  
如今，一一都撲向她的身上，  
喊着：「愛我！愛我！」的詭言！

## 二〇

「是我的呀！」歐根宣告着說，  
因而魔羣立即各自遠逝。  
在極寒的暗夜中，  
被少女陷在深沉的懊惱裏，  
奧尼金走向屋角那方；  
對煙姬安娜盡情調戲！  
他斜倚在震顫的傢爨，

把頭顱垂靠在  
姐姪安娜的肩上的頃刻間；  
蘭斯基與奧列加突然衝進，  
炬火的迸發，奧尼金  
揮動起自己的手  
對這不速之客激烈地痛罵！  
但，安娜已在恐怖中失去了知覺。

## 二一

他們之間的爭辯愈益激烈，  
歐根忽從腰間把長刀取出，  
立將蘭斯基斬倒地上，  
像是一堆漫影之逝滅！  
那種不堪聞聽的叫聲  
把小木屋都震响得搖動，  
安娜這時才從長夜的惡夢中驚醒，  
此時天幕已經破曉，  
黎明的鮮紅的曙光；  
輝耀地透射過凍結的玻璃窗。  
忽而門戶既被推開；  
比北極的曙光之女神更為鮮豔的，  
奧列加有如輕燕一般的飛進！  
她問着：「姊姊！請把昨夜的夢，爲我再說一遍！」

## 二二

安娜對妹妹的進來也淡然置之，  
她拿着書本仍是躺在牀上，  
一頁頁的翻來翻去，  
在默然裏她沒有答出任何話題。  
那本小書所顯示的——  
決不是詩人的甘言；  
或聖者的哲理，  
也決不是威居利斯（10）或拉西尼（11）  
更不是斯各脫或是拜倫與辛尼加（12）  
甚於也不是女界流行的雜誌，  
那是誰都不會發生興趣的哪！  
對於馬廷·耶得卡（13）這書攤，  
那自居聖賢首位的聖者們  
大賣其夢之判斷的書籍。

## 二三

這種意味深奧的著作，  
是由走江湖的商客，

（10）紀元前七〇年，羅馬詩人。

（11）（Jean de Racine）拉西尼是法國大作家（1639—1699）以古典悲劇聞名。

（12）：辛尼加（Lucius Seneca）羅馬哲學家，悲劇家。

有一日帶到這村中來，  
經過斤斤計議之後，  
卒以三個半盧布的價錢  
賣給妲姬娜安，  
此外還再加上了  
厚本的俗惡詩言集；  
兩部「彼得大帝之頌歌」（14）  
以及文法書和小本的「馬爾芒蒂」（15）  
馬廷，耶得卡這些功勳  
使親愛的安娜  
無時無地都捧覽着牠，  
即使當睡眠時也把書本抱在一起。

## 二四

她懷疑那些神異的惡夢  
是如此的不可理解，  
妖麗的面影使她油然危慄！  
安娜渴望要在那些書本裏尋解釋。  
她從字裏行間，  
細讀着每行的索引。

---

生於紀元前四年自殺於紀元後六十五年。

（13）馬廷，耶得卡（Jartin Zadeka）有名的出版家印刷書的書肆之名。

（14）彼德大帝之頌歌是俄國偉大的科學家及文學家M. 盧蒙

對於夢見的森林，樅樹，  
 暗夜，小橋，河川，吠犬，  
 耳語以及其他的種種，  
 耶得卡對她的疑惑，  
 全然不能給予絲毫的解答。  
 那麼多的魔鬼的不吉之夢，  
 不時的刺激着她的心胸，  
 恒數日間她為此鬱鬱不安。

(21)

## 二五

終而，曙光宛若緋紅的手掌  
 從清晨的山谷裏  
 伴送朝陽而高昇，(16)  
 愉快的命名日也開始祝宴。  
 朝早過後，拉鄰鄰的灰中  
 擁擠着遠近的賓客，  
 鄰里有的是全家人  
 坐在馬車或雪橇蠕蠕而來。  
 整個廳堂充滿着祝福的歡聲，  
 主人介紹新認識的賓客互相見面。

盧蒙諾夫所作。盧氏生於1711死於1765。

(15) 馬爾芒蒂 (Marmontel) 法國著作家 (1723—1799)

(16) 波芒諾索夫 Lomonosov 所作遊戲詩中，有請

「曙光以她緋紅的手，

犬的觸狀，姑娘們的接吻聲，  
伴奏着人客的歡笑，騷鬧，惡作劇；  
大家互相點頭鞠躬！  
以及孩子們的叫與悲鳴混成一片。

## 二六

肥胖的普式耶珂夫先生  
和肥胖的普太太都一齊到來；  
那位富裕的領有貧窮的  
奴隸所有主格窩登；  
頭髮斑白的斯羅廷老夫婦，  
牽着一羣各種年齡的孩子——  
從兩歲的直到三歲的！  
那位地方上的公子彼杜斯珂夫，  
宛若我的從兄弟布煙諾夫(17)  
在他帽盾的低戴，  
(我想讀者是認識他的吧！)  
還有那位可厭的誹謗家，  
狡猾的老人，大食漢，愛賄者，  
選職官僚佛蘭諾夫。

在朝早的靜霧中  
伴着朝日而再生。」

(17) 布煙諾夫 (Bujanov) 是普式庚危險隱人 (Danger Najbaro) 作品中的主人公。普氏於 1770—1830 年完

## 二七

法蘭西人特克先生，  
跟哈列珂夫家族也一同來赴宴  
歐諾家特克先生是從探布夫（18）市而來，  
頭上的假髮面上掛着一對眼鏡，  
十足顯出是一位法蘭西人。  
他捧出孩子氣的頌辭  
向安娜祝頌！  
他說着：「活潑吧！醉夢的女郎！」  
這話原是印載在塵埃堆積的古書中，  
敏感的特克先生，  
不期然的把這些對句竊用！  
從古舊的衣袋裏取出，  
僅僅不過以「belle mina」  
換成爲「belle tatiana」！

## 二八

從那不遠的小市鎮，  
全體小姐們都向它羅望，  
一直到中隊長回報喜訊，

成此詩作。

〔18〕探布夫（Tambov）是俄國中部的一個城市。

母親們才無限的高興，  
再過了怏怏懸念的片刻，  
上校就會親自送那  
音樂聯隊到府上來，  
「這是何等的美妙呀！我們將有着舞會！」  
小姐們都高興地等待。  
餞事已佈置完妥，  
賓客就興高采烈的向桌邊去，  
小姐們都高興集在宴榻的近旁，  
人人在胸前畫着十字；  
全體坐下，就開始嗡嗡營營的調子！

## 二九

席間的談話倏然停息，  
只有聽着咀嚼的音嚮，  
還有食具、盤皿、酒杯  
都一齊的在交响競賽！  
停一會又隨即交織起  
席間賓客們的喧鬧：  
種種的呼喚，交談，  
嗚噪，發笑，和雄辯不休。  
不意門扇的突然張開：  
原是笏拉地米爾伴着歐根的到來。  
拉隣那老主婦忽而喊起：  
「到底還有這麼一回事！」



賓客急而起立，恭請這一對高朋  
到席間來共同宴飲。

### 三〇

奧尼金在席間對着  
姪姪安娜那邊注視  
但她對住這種強烈的感觸  
雙目膠着而無從離開  
臉頰頹然變色，猶如曉月之蒼白。  
她痛苦得幾致昏厥！  
一燄之火把她燒得臉紅耳赤，  
這兩位遲到的佳賓  
究竟說些什麼說辭；她也全無聽見  
她兩眼像是熱淚含眶；  
一對情感的齒劇幾乎使她倒絕！  
但是，幸而理智還能戰勝脆弱的意志，  
她說着三言兩語的諛意，  
於是又向餐桌坐齊。

### 三一

像這種神經質悲劇性  
的現象，熱淚以及少女的顛昏，  
歐根是不願意憐恤她們的；  
而且這痛苦會引赴他極端厭惡！  
現在來赴這種盛大的宴會；

他心頭深深感到憤怒！

甚至他清楚的看見少女的心情

他終覺得是不快意與憤懣！

他暗中甚致於懷恨着蘭斯基有意的欺騙，

他決定要作報復的誓願。

這些念頭衝激着他；

如今他像已操左綫的勝利者，

他向着全座佳

賓如目空一切的默默地估計。

### 三二

安娜是如此的惶恐，

引起在座賓客的注意與推測，

但是，這時大家的話題

又轉換談論油脂煎製的餅糕，

（唯一可惜的就是太過鹹了！）

隨着又來了燒肉，

把膠塞的酒罇打開，

大家就擎起三鞭酒相對。

那些細長的酒杯

是儼如你纖細的美腰呀！

羽羽羽（19）——你是我心中的珍寶！

你是成爲我所高歌的對象，

（19）羽羽（Zizi）是女人的名字，普武庚曾認識過她。

那煽起情慾的戀之杯，  
爲了這，會引我作着幾許的陶醉！

### 三三

當那軟末塞一被拔去，  
罇子突而衝氣；  
美酒的泡沫也瀟瀟而鳴，  
那位曾經捧獻對句的特克先生  
忽而起立，座中人聲也隨之靜寂，  
大家是意味深長的望着他，  
安娜只覺得完全空虛而無味，  
特克先生把手中的紙片向她遞送，  
隨之又唱起歌調。  
座中叫起感情的喝采，  
安娜不得不誠心地向他致謝，  
但是三位大詩人起立舉杯，  
她先是恭祝安娜健康，  
同時遞送對句爲她讚美。

### 三四

現在，每個人依次的向她祝酒，  
而安娜也同樣對賓客道謝！  
可是，當歐根致意的時候，  
她是顯着那麼疲勞與混惑，  
她默默地處在黯然的狀況，

以冀喚起他一絲同情，  
他在靜默中向她點頭致意  
也許捧露出高貴的心緒，  
或是爲了真誠觸動她的心胸，  
或是他故意賣弄風情，  
這一切有意或是無意的，  
但是，他處處都能  
現出優美的神態  
使安娜在心靈中深深地感動！

### 三五

椅子的被移動震起軋軋之聲，  
賓客們都絡繹步入沙龍：  
那真是儼如蜂羣  
之飛向田野作着嗡嗡的鳴聲。  
令人滿足的命名節的宴會  
飽食的隣人，因消化而起打呃聲。  
太太們都鬪爐而坐；  
小姐們是躲在屋角裏傾談，  
先生們盤踞於綠桌之前，  
玩起賓斯通（20）—— 僥倖而取勝，  
玩起壁貝隆（21）—— 就更加認真，  
兩玩起威斯多（22）的誰都隨便敷衍，  
大家都因貪慾而感到倦怠。  
因爲一簇人這裏玩着是單調無味。

### 三六

隨而連中八次羅拜菜(23)  
 的威斯多的勝利者，  
 經過八回之後他們就需要變換方位。  
 隨後各人就嘔上清茶一口，  
 而我自己是照例的  
 對早飯，飲茶，晚飯各各有所規定。  
 當我們居住在鄉村時，  
 我們的胃可以用作正確的時計，  
 在田野裏我們也能够  
 準確的知道何時就需要何種的食事，  
 這裏我也會述說着  
 種種色色的美酒，宴會和食物  
 完全像你一樣呀！荷馬「24」啊！  
 你是三千年來，人類崇拜的偶像！

### 三七

關於宴會的描寫，  
 我不惜要與你有所爭雄，

(20)(21)(22)：均係紙牌之一種。

「23」羅拜菜「Robero」意思是三回一勝。

「24」荷馬「Homo」在依利阿特中，對食事宴會會有各種極  
 詳細之描述。

可是，我也不能不承認  
在某一點上是你較為取勝；  
像你那擊猛的英雄們，  
像你那無隙可乘的戰鬥，  
像你的宙斯「25」你的式匹麗「26」  
比起我們那厭惡的村莊，  
比起冷淡的奧尼金，  
比起那妖艷的依斯東明娜「27」  
甚致比那一切有教養的人，  
無愛的你都賦予優美的品質。  
但是，安娜啊「我敢立誓」  
比起海倫來「28」是更為美好！

### 三八

像這種史蹟誰也再不會去爭論了。  
關於米爾拉為着海倫  
對於然罪的菲尼基「29」的土地  
作過百年不息的刑罰。  
或是再次提及西里安「30」  
彼勒甘市「31」的長老們  
他們是曾經見過海倫

(25) 宙斯是希臘神話中最高的神。

(26) 式匹麗是愛之神。

(27) 依斯東明娜 (Istomina) 1799—1848 是一位極富有才識  
的舞女，她曾參加過帝德洛特舞臺，表現得到極大成績。

他們是再能够述說出  
關於米爾拉與巴利斯的鬥爭。「32」  
請你們少等吧！  
願你們再讀下去！  
在開始請勿就嚴厲責難！  
戰鬥還在後面，我決不說謊！  
我將要把種變為恰當的牧場！「33」

### 三九

隨後舉行茶會，  
姑娘們均就座舉杯；  
忽而從那大廳裏；  
響起了音樂，調子是那麼愉快！  
各人都離開那茶杯；  
猶如醉夢一般的，  
隨着悠揚的樂聲，翩翩蹈舞。  
彼杜斯柯夫步向奧列加，  
爾斯基向着安娜；  
哈勒珂娃小姐則找着  
我們那位從探布夫市而來的  
法蘭西詩人；布德諾夫是伴着普式耶珂娃。

（28）海倫（Helen）宙斯之母，斯巴達王米爾拉。奧斯之妻，絕世美人。

（29）即特洛依之國。

（30）西里安是特洛依王，當特洛依陷落時戰死。

成雙成對的步出了大廳，  
在燈光下輝映着翩翩的舞伴。

#### 四〇

當這詩篇剛在開始的時候，

「請讀第一章吧！」

我曾像阿班尼的靈風一樣〔34〕

描寫過聖彼得堡那技巧的舞會。

爲了抒洩我自己的胸懷，

也不過僅僅在記憶中

給那些婦女們的足描繪。

哦！足啊！在你的華麗的蹤跡

會誘惑了多少人迷行！

你也是我青春時代的叛徒呀！

那麼現在我已經成爲聖潔的了，

是我應該匡正言行的時日，

在這第五章的詩篇裏，

我想再不致於走入這歧途吧！

（31）彼勒甘是小亞細亞之古市。

（32）據希臘傳說，罪海倫是斯巴達王米爾拉之妻，巴利斯是特洛依王匹里安第二兒子，會盜取海倫，是時，米爾拉向彼索回，被匹拉謾拒絕，因而引起米爾拉出師徵罰。



## 四一

狂蕩呀，騷音呀，活躍呀，  
這一切猶似生命之暴風。  
華爾茲像颶風之旋舞，  
成對的侶伴又如急流之迴轉。  
那種報復的念頭油然而生：  
奧尼金向奧列加  
作着神秘的微笑。  
當他看見她近前時，  
就急速地讓出椅子來請她坐，  
奧尼金跟她作着曖昧的攀談，  
再過了兩分鐘，他們倆  
就繼續做起華爾茲的蹈舞。  
人們都那聲詫異，  
而蘭斯基自己却暗地裏生疑而嫉忌！

## 四二

馬茲爾加舞又經開始。  
以前每當馬茲爾加樂曲的演奏，  
往往會使到大廳搖震，

洛依，戰爭幾繼續十年（大約在紀元前1193—1184）  
直至特洛依城陷落後，戰爭才結束。此時在彼勒哥市廳  
與米長老，有的親眼看見此種戰爭之結果，謂為「確，美克  
絕世。」

地板的遠方也發生响聲，  
聲音連把窗戶震得震動。  
可是如今是不同了：  
我們可以在嵌木地板上  
自由自在地飛溜，不過在鄉間  
即使到現在，馬茲爾加舞  
還能保存由來完好的原態；  
脚跟高踏，或作適度的飛躍，  
應該留下這效果，不能把它改成太摩登化了！  
我們知道疾病是近代露西亞的暴君呀！

### 四三

這裏有如同打結的鞭子  
追逐教練場上的馬羣，  
男人是那麼瘋狂的  
而自然的追向小姐們的人羣間。  
彼杜斯珂夫穿着鑲上板草的馬靴，  
作着那麼無節制的踏拍！  
布歷諾夫他的脚跟  
也那麼殘忍的向地板上炸裂！  
劈拍，轟响，踏拍的繁節——

(33) 本章三七——三八兩節普氏僅在詩集第一版時付印。

(34) 柯班尼 (Francesco Albani) 1578—1660 爲意大利之名畫家。

愈是繁囂就愈益拍擊，  
這種舞蹈一開始  
就明顯的暴露陰謀與詭計。  
唉，這最好的辦法：  
姑娘們還是省下自己的腳趾！

#### 四四

布歷諾夫，我那豪邁的從兄弟，  
他伴着安諾和奧列加  
走向多門那主人翁的近傍，  
敏活的歌根就伴住奧列加  
是那樣纖細地舞蹈，  
盡量傾首向她耳邊細語！  
他這低聲哼兩句古舊的戀歌，  
隨而緊握她的嫩手，  
以致她美麗的臉頰緋紅浮現。  
爾斯基滿懷嫉妬的  
仇視着那狡猾的奧尼金；  
這種叛逆的感觸衝激着他  
一直忍耐到舞會的曲終，  
可是曲終舞蹈還把奧列加誘引着。

#### 四五

他覺得實在是不行；爲了什麼？

是的，爲何原因？她可以給  
吳尼金作什麼暗約。我的天呀！  
剛才他真的聽見過麼？  
也許還是一個少女  
就會那樣賣弄風騷！  
她顯出那麼狡猾的模樣  
或許可能作出背逆的行徑！  
蘭斯基無論如何不能原恕，  
他心頭創傷而暗自咀咒，  
他立即走出廳門驅馬而返。  
唯有用一對手槍附兩粒子彈——  
除非這些之外什麼也枉然！  
現在他就這麼決定了自己的運命！

① 一八二六年，於米哈洛夫斯珂魯

一九四一年譯於桂林



---

歐 州 · 奧 尼 金

---

第 六 章

決 門

## 第六章 決鬥

在雲天暗淡的短日下，  
被姝爲已無知覺的死者求生！

——彼特拉卡(1)

目送着笏拉地米爾  
離去了那舞廳。奧尼金  
也再次的感覺到厭倦；  
他異常滿足於這次的報復。  
而奧列加也焦急的  
兩目搜索着爾斯甚，  
可是，終曲舞蹈仍不停止，  
猶如惡魔一般纏糾着她。  
最後舞蹈會必竟是終結了，  
各人吃好了消夜的點心，  
就開始到一切房間去；  
找尋主婦爲入客所安置的  
床鋪睡處。睡神是迷住每一個人，  
只有奧尼金作着冒夜歸家的險程。

(1) 彼特拉卡 (Erasmoseo Petrarca) 1034—1374 意大利名詩人。

## 二

靜寂的夜，在沙籠裏；  
 肥胖的普式耶珂夫所發的新聲  
 附和着肥胖的普太太的鼻孔。  
 格窩伊庭，布烟諾夫，彼杜斯珂夫  
 以及福蘭諾夫。他們七斜八倒的  
 隨便倒在食堂裏面  
 所有一切的椅子上。  
 特克先生還戴着夜帽睡眠。  
 小姐們在姬亞安娜  
 的臥房中安祥地抱住睡神。  
 的發窗凹壁處；  
 在「2」的光輝下面，  
 姬安娜不能入夢，  
 的懷望那窗外的夜之荒野。

## 三

奧尼金的身影在她腦中忽而湧現，  
 他那富于魅力的目光，  
 他那對於奧列加微妙的動作，  
 是深深地刺痛安娜的心胸。

(2) 帝安娜 (Diana) 羅馬神話傳說謂狩獵  
 與月亮之女神。



她沉思着，一切都不可解釋！  
在病的心臟不斷地  
騷動起那可怕的憂鬱與妬嫉！  
宛若有一隻冰冷的巨手  
突然抓住她的心；  
把她推向藍黑無底的深淵！  
「我就從此滅亡！」安聯在自語自言：  
「但是，這頂潰滅，如果能够博得他  
的了解，我是無所遺恨！  
可悲的是我雖滅亡也無補於幸運！」

#### 四

我的故事在看客面前，  
又將會有新的人物出現。  
在克拉斯諾哥魯那莊園——  
距離蘭斯蓋的食邑不遠的處處，  
住着一位精神矍鑠的老人，  
像是一位遁世的哲學家——  
耶勒克其先生，過去是個豪蕩者！  
曾經是賭博場中的首領；  
醉酒場所的醉鬼；  
但是，他如今變成了純樸者，  
是家庭中的男長老，  
他已經是一位平和的地主，

甚致日後的言行也已無可非議！  
時勢把他改變得那麼好！

## 五

往昔在交際場中的人們  
都喜歡對他異口同聲地讚揚。  
當他拿起一枝手槍來  
却毫不在乎的，把三丈遠距離  
的標誌一槍就可以擊中。  
在戰時的時日，  
他是狂喜的想立功業，  
有一次在泥濘卷足的戰地裏，  
他醉跌馬鞍下，  
立即被淡藍的兵士捕足去！  
這像是一位現代的列古盧斯呀！（3）  
他自己架起鎖鏈負荊以赴！  
每朝在威利里約地方（4）  
豪飲着三枝白蘭地。

## 六

往昔他喜歡高談闊論，

---

（3）列古盧斯（Marcus Atilias Begulus）羅馬名將紀元  
前255年抵抗卡塔哥人，被擄，卡塔哥人送他回羅馬以  
進行和約，後因和約失敗，但列古盧斯以他英雄之誓約  
，仍然回到卡塔哥來，卒被燒死。

好像是一位無智的流氓，  
在或隱或現之中  
技巧地戲弄着聰明人。  
縱使在他的許多行爲裏  
他若是不能找到着落時  
自身間或在某些境遇上  
陷入深沈的苦惱，  
他也還能夠機智地  
和人們激烈地辯論！  
或是當他沈思的時候；  
那是一種不凡的運籌帷幄！  
他能夠煽動朋友們  
立即站在決鬥場上。

## 七

或者當他們要言歸於好，  
可以互相交杯而消釋。  
以後他們把嘲笑  
化爲洒落的愉快的傾談。  
Sea alia tempora! (5) 這種作風

(4) 威利里 (Varre) 巴黎酒店之名。

(5) 「Sea alia tempora」拉丁語意即「不同的時代。」

(6) 荷拉地阿斯 (Quintus Horatius Elicus) 紀之說

65—8羅馬名詩人。他的著作許多是描寫田園生活。

(與戀之夢有點相像)

隨着激動的青春消逝去了，  
現在，我們的耶勒克奇先生  
迴避着生之風暴  
而隱身在赤日的濃陰下，  
孤獨地過着聖者的生涯：  
栽種一些包心菜儼如荷拉地阿斯(6)  
飼養一羣鵝來討活，  
空閒時就教起孩子們讀A. B. C. D. ●……

## 八

他決不是一味愚笨的人，  
奧尼金時時喜歡跟他勇敢地  
辯論，間或有不敬的地方，  
但他已能以理智的判斷  
耶勒克奇先生還是高興會談。  
奧尼金對他每次蒞臨  
都不感到有何可驚，有一天清早  
耶勒克奇忽而來到他府上，  
這老人家一見面就哈哈大笑  
隨着道幾句寒暄，  
他毫不躊躇的向歐根  
遞出那位詩人爾斯基的書信，  
奧尼金站在窗下  
默然地把牠讀完。

## 九

信中是那麼高貴而華麗。  
寫着簡短的挑战的文句，  
爾斯基感歎地以冰冷的  
調子挑動他的朋友到決鬥場去。  
奧尼金躊躇了片刻；  
終而向着為那位詩人帶信  
的使者，說幾句簡短的話：  
「無論何時，我都準備應召！」  
耶勳克奇隨即站起來，  
他不願再在此停留  
而欲急向家中奔回。  
他終而走了，在孤獨中。  
奧尼金非常理智的  
對着自己的良心責難。

## 一〇

他願定這一幕滑稽劇，  
實在使他非常不痛快，  
他多方面責難着自己：  
第一，他不應該  
對於仙人的溫柔的青春之戀  
作着那無意識的嘲弄。  
其次，對於這位瘋子似的

年方十八的愚友，  
必竟是有可原諒的地方。  
奧尼金愛惜這位青年，  
所以在心中是再三躊躇，  
他終覺得不應該把決鬥  
作成買賣或是孩子的兒戲一般，  
這是大丈夫應有的高貴心情。

——

他覺得自己應該冷靜一點  
不必像野獸毛骨聳然一般震怒，  
他應該原有爾斯基  
那種年輕人的惡怨。  
『然而，如今是太遲了；時機也錯過了……』  
他是這麼想着——  
『不堅守約言，那一切誹謗  
立即就會臨到像他這麼有經驗的人身上！……』  
是的，即使把一切誹謗  
都加以蓄着悶悶的話，  
但那些耳語，嘲弄，喋喋不休……  
也將會成爲衆人的公敵！(7)』

(7) 此語出自格利波耶朵夫1795—1829。氏爲俄國著名作家，曾著有喜劇「聰明誤」

這種恥辱撒播開去  
豈不是會覆蓋滿整個天地！

這詩人抱滿满腔沸騰  
的憤怒在家中等候，  
不久，那位鄰人  
就回來答覆他決鬥的消息。  
這位嫉妬家不禁私心慶幸！  
他所担心的是一——  
究竟要用那一種  
巧妙的手法來報復。  
他想得那麼稱心！  
到時胸脯一轉就應該避開子彈。  
如今，一切疑雲都消釋了：  
明天，晨光熾微的時份  
他們在水車場裏將要脛骨相對  
向太陽穴那方正確地射去。

### 一三

他決定不再去會見  
那位討厭的賣弄風騷的愛人，  
蘭斯基非常堅決地如此打算。  
隨着時間的過去，他又有點兩樣：  
終而揮起手來——

到底還想去跟那女兒一見面。  
這次出乎意外的訪問；  
他以為會使得奧列加有點驚訝，  
可是，一切都完全相反；  
她一望見這年輕詩人。  
就在門階上跳跳蹦蹦，  
好像她的希望還是一樣  
的熱烈，愉快和保有高潔的心靈：  
如同若無其事一般！

#### 一四

「那一天晚上，你為什麼很早回去？」  
首先奧列加就這樣質問他。  
爾斯基恍若如墜五里雲霧  
飄飄地呆然的望着她。  
她的念頭漸消，  
一切憤怒都隱伏在那模範的目光下，  
潛藏在那麼單純的甜言中，  
消逝在她那活潑美好的靈魂裏！……………  
這使他多麼驚心動魄啊！  
他發見這位可愛的人：  
捧着那麼真摯的心，  
準備請他多多原諒  
他總覺漫罵是非常痛苦，  
如今，他又像是幸福而健康



## 一五

實在是這樣——當嫉妒發作之時，  
就像患着百斯篤（Pestö）  
或像患着憂鬱病和冷熱症  
或像完全是變成了狂人。  
牠會令你像急性傷寒症一樣發熱，  
牠會令你神經錯亂；  
在夢中看到魔鬼的幻影。  
我的新友們，蒼天啊！  
你在人間作着這種拷問  
比起那罪惡的斷頭台尤為殘酷！  
也許有誰能夠寬恕吧！  
不，爲了這嫉妒之火的激怒  
多少人就寧願赴湯蹈火  
或默默地把頭顱置之斧鉞也所不顧！

## 一六

我決不想去作徒然的非難  
觸動那幕中的故人；  
她已不在人世，  
當我青春盛年時，我是真心愛慕她  
我感謝她那可怖的經驗  
與那使人心震的愛情，

像他這麼一個純真的少女，  
在我們心靈中，像是用着甜美之手  
教訓那些熱戀者們以話題，  
她在我心頭燃起紅紅的火舌，  
燦發着愛情的燈焰  
以及燃燒起殘酷的妒嫉  
然而，這種灰暗的日子是過去了；  
這些都應該在我創傷的回憶裏沈寂！

## 一七

當奧列加老是站在他的  
身傍再次地作着嘆息，  
笏拉地米爾終說不出  
一言半語，提及過去的昔日！  
他想着：「我無須求救，  
我無須求援，像這種卑賤的  
一個殘廢了的少女之心，  
只會對我阿諛對我獻媚，  
這種卑劣的毒虫  
穿入到百合的叢中去，  
最多也不過是兩天的生活  
就會使得她綠紫乾枯！」  
他照一貫的邏輯來下結論：  
「我還是跟朋友決鬥去！」

## 一八

假如他能够知道姐姐安娜  
的心頭曾經有過痛烈的創傷！  
或者姐姐安娜也能够知道他，  
設使在這恰當其時會知道——  
在死亡的決鬥場上。  
爾斯基要跟奧尼金拼個生死：  
啊啊！用她愛情的表白  
也許還能够將這兩位朋友言歸於好！  
可是，關於這一切的愛戀  
他並不知道一絲半毫。  
因為奧尼金終無啟口講過，  
而姐姐安娜全部的痛苦  
也僅有年老的乳母知道，  
不幸這老乳母是如此懵懵懂懂！

## 一九

當黃昏臨近的時候，  
爾斯基鬱鬱地坐着默默地遺憤，  
像是有縹緲的音樂  
奇異地超度着他，  
用着溫和的旋律  
把他安置在冥琴之前。  
奧列加的身影縹緲在腦海中

耳邊細聲地說：這究竟是不是幸福？  
暮色已愈茫然，時間催他應該回去，  
他的心頭積壓層層的痛苦，  
當他與奧列加分手的時候，  
他感覺到整個心胸已被撕碎。  
她驚訝地問他：「你很好嗎？」  
他走着只說一聲：「我好！」



他一回到家裏來  
就拿出手錶細心地檢查一番，  
隨即解除衣服，  
在燭光下面翻閱繃動的書本，  
有一種思想纏繞着他；  
使他在激情中無法安眠。  
那閃動的光芒，奧列加的幻影，  
好像又隱約地出現在他的眼前。  
笏拉地米爾把書本合起之後  
隨手拿起筆來抒寫着——  
那詭譎無稽的愛戀，  
曲調的響聲有如分瀉的流水！  
因為抒情調子的震响，他也不惜  
高聲朗誦，儼如飲醉了的德利維！（8）

（8）德利維（A. A. Deluis）1798—1831，詩人，普式庚之  
同窗。

他所有的詩章

還是一一保存。

在那青春的黃金時代

已經消逝到那裏去了？

來日也將要帶給我什麼？

已往的理想在無底的深淵

在我回憶裏已經無處尋覓！

如今，只得任便命運去安排：

箭矢要是把我射倒；

或是會在我身傍穿過，

這對我橫豎都一樣的好！

生之日，尚斷與絕續，

光輝的日子或黑暗的來到

我都同樣地爲牠而祝福！

「明日陽光燦動地輝耀，

在光天化日之下奏演，

我啊！從此也許就僵硬的

臥倒在墳墓的石廊中，

從此我這詩人所有的回想

將爲那靜靜流着的列托（9）河所吞嚥！

從此世界就開始與我分手！

但是，可愛的人啊！  
那時你或會來到我的墓前  
熱淚縱橫而傷心地吊唁：——  
——你是愛我的，你爲了我，  
把青春的生命之曙光捧獻！——  
啊啊！人呀！你那可懷念的女人呀！  
我在呼召你，來吧！來吧！……」

### 二三

他在朦朦朧朧中寫着如此的詩句。  
（世人有的稱之爲浪漫主義！  
但是，我所瞭解的  
浪漫主義却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當他在搜索那最理想的言辭  
一直推敲到破曉之前；  
自己疲乏的頭腦却禁不住  
如打瞌睡的搖來擺去！  
可是，他剛在夢中忘却一切之時  
那位隣人耶勒克奇先生  
就匆忙地跑進他的私邸；  
立即叫喚着奧斯基：

---

（9）列托（Leto），照希臘神話傳說，列托河在地府，是  
人之死，陰魂飲該河之水後，即忘記生前一切。

「起身吧！已是七點鐘了，  
奧尼金也許已經在等着呢！」

## 二四

他也同樣的迷誤，奧尼金，  
此時也還薰薰然熟睡在床上。  
如今，夜之暗影漸被撕破  
在鷄的啼啼也隨之而起；  
而奧尼金依然還在沈睡，  
這時朝陽已經高高升起天空，  
原野為風所吹掃的雪片  
嫵嫵縹縹地在陽光中飛舞。  
但是，奧尼金却依然不記，  
那睡神依然抱着他。  
最後，他終而醒過來了，  
趕快拉開那床前的帷幔，  
他見着約束的時間已經到來  
自己是應該加快的趕去！

## 二五

他按起桌鈴，那位侍僕——  
蓋爾西人吉約就匆匆而來，  
他拿出大衣和靴子，  
而且忙碌地幫奧尼金穿着，  
奧尼金趕快穿着衣服，

一面又命令吉約無用多問究竟  
立即去把軍用箱拿來  
並且要把那枝武器一同帶去。  
隨後他就坐上了雪橇，  
飛速地向水車場奔去，  
不久到達了目的地，  
他冷然的命令吉約把列柏格式(10)  
的手槍取來，並且命令他  
把馬匹引到開闊的草地去。

## 二六

爾斯基在水車場的堤上  
等着他，心中非常之不耐煩，  
耶勒克奇正在帶着陰謀  
在水車場上佈佈雷雷，  
莫尼金忽然來了，並向他們致歉意！  
「但是你的見證人在那兒？」  
耶勒克奇很覺得有點離奇。  
這位古典決鬥的衛學者，  
他是重視形式的長老，  
照習俗是不允許戈害  
一個死得不明白的人，

~~~~~  
〔10〕：有名的槍店之名。

然而，照着這節嚴格的規則
照着這種原始的法律，
(這一點我們是應該讚揚他的！)

二七

「見証人嗎？——歐根回答道；——
最好是他，吉約先生，
我想他是不會推辭的，
雖然他並不是什麼英雄，
甚至也不是什麼知名之士，
但是他很好，可說是高潔的孩子！」
耶勒克奇這時才停止了憂慮。
奧尼金現在就問起蘭斯基：
「要開始了嗎？」蘭斯基也毫不
躊躇的回答他一聲「好的！」
他們就一同跑向堤壩後面，
當耶勒克奇和那位「高潔的孩子」
莊嚴而肅穆地締約之後，
這兩位仇敵就開始他們的動作。

二八

這兩位碰頭的冤家！
他們之間血液可能分拆嗎？
在很久以來，由於那種友情

的融洽，豈不是曾經把他們的思想會餐鐵事都連系在一起？
可是現在他們像是世代結冤
猶爲惡魔一般嫉恨，
懷着那種毒烈的陰謀
要互相乘機把對方殺害……
非到雙方的血液傾注
是決不放手甘休，
然而，在另一個階層又豈會平靜？……
只怕那上流社會之輩
將要用着虛偽的嘲笑來作對壘的裁判。

二九

手槍在閃耀着金光，
他們在裝着彈丸，
當牠滑進了槍筒的細口
槍的機板也發着響。•
隨即把灰色的火藥
裝進彈筒去，火口處
緊緊的嵌上燧石。
吉約此時是嚇得呆了似的
選決綵在樹身後面。
這一對朋友各自脫去外套，
耶勒克奇就準確地
量出三十二步的距離，

於是這兩位朋友各自站在一端，
槍柄緊緊地把在他們的手裏。

三〇

「唔，向前一些吧！」

這兩位仇敵固執地要求。
拖着笨重的步伐
緩慢的又向前移近了五步
這四步是更接近了死路。
莫尼金帶着他的手槍
首先遵守着時刻
開始朝向前面走去；
索性竟走了五步。
這時爾斯基細心地準備，
而開始作着準確的瞄視。
可是，當莫尼金一發射……
伴着這突然的响聲詩人就立即傾倒；
他的手槍也靜靜地從手中瀉下！

一三

他是用手摸着心胸而倒下，
他表現着毫無痛苦地
對於自己生命的停止。
這是極像在山斜坡上

爲日光所照耀的
不期然而倒下的雪塊。
奧尼金飛速地跑過來
伏下去看看這位年青的朋友
瞻視着，大聲地叫他……
然而，一切已是枉然！這年青的人啊！
寂然地完結了他的一生！
那生命的暴風雨
也如春花之在朝陽前面消逝，
化成了祭壇上的靈火！……

三

要毫無動靜地臥着
額上浮現奇異而和平的表徵，
受傷的胸部，從那傷口裏
鮮血是像泡沫一般流出。
一分鐘前生之感覺
還是如火焰似的在胸中燃燒；
全生命充滿着感激，希望與仇怨，
但是，如今一切都化爲
那暗黑無人過問的陰間。
伸張着的灰暗與陰霾
最終無晴明之一日了！
以白粉塗上屋簷的玻璃窗

那裏也終不會見到女主婦
從此也無處再能尋找她。

三三

用諷刺詩痛烈地針對着仇讎
使他激怒，這誠是痛快的事！
或以裝飾的東西
掛在敵人的兩角，
在鏡中照見自己
這也誠然是痛快的事！
尤其是當他這樣地喊着：
這就是我麼？那就更爲有趣！
不然就在遠距離處，
準備向他高貴的額上射去
毒先爲他預備好了棺材，
這也同樣痛快！
但是如果把他送進
代代祖先所走的坟墓去，那就毫無意思！

三四

當那年青的朋友
在你的手槍下被犧牲了；
這僅僅是爲了宴飲時
圖答失言，凌辱及你，

或是爲了其他的瑣事，
或是他甚至那麼傲慢的
要你到決鬥場上去決生死，
你是毫不介意的答應，
在你眼前也不感到什麼禍福，
但，假如在你之前，
友人一旦倒下在他的額上
覆蓋着死亡的陰影，
他那僵死的默然無聲，
這豈不正是對你那噁啞大哭作着諷嘲？

三五

如今，奧尼金受到良心的苛責
極其不堪痛苦地站着，
手裏握着槍柄守望着蘭斯基，
那位老鄰人悲哀地說：「他死了！」
他……死……了！這句話
奧尼金聽了不勝戰慄與惋惜。
他呼喊着僕人隨即離開此處。
耶勳克奇謹慎地
把蘭斯基的屍體抱上雪車去。
他運載着這恐怖的寶物
驅車急向家裏奔赴。
馬兒啊，也在悲鳴！
牠那口中飛噴的白沫

也塗滿了緊拉的鋼鐵的馬勒！

三六

讀者啊！你們是值得來
憐憫這位年青的詩人呀！
現在，他那剛剛脫離襁褓的單純的人生
實在猶似含苞欲放的花朵，
可是如今竟枯萎了。
他那青春的高貴的熱情，
他那青春的聖潔，理想，懣夢與勇敢，
我們可能從何處尋覓？
他那對於人生的熱愛；
對於求知的渴望與努力；
對於惡德與恥辱的恐怖；
你啊，你那天國的幻影，
你那親切的理想，神聖的詩夢
這一切我們可從何處探尋！？

三七

如果不是這樣不幸，也許他能够
建功立業，或為這世界創造福祉！
他那已經啞默了的豎琴
也許會奏着神奇的音响
千百年間歌頌着大地。
或者社會上有那最高

的地位靜靜在等待他。
 不然，就是他的身軀
 隱秘地爲時光所帶去；
 他那聖潔而秘密的天才
 永遠爲我們所不能發見！
 因而時代高貴的讚歌；
 所有各民族的祝福，
 也——不能傳達到他墓中的棺窆！

三八

世人有的受盡一切毒烈的痛苦
 也可能不會得着怎麼好的成功吧！
 當他以那樣不死的光榮
 登載在所有的雜誌上，
 這帶來了欺瞞，或者是好教訓，
 或者是咀咒或者是高聲讚揚。
 他必須通過那嚴峻的
 死亡的路程的終點——
 前面或者會有着光榮的紀念，
 如像古杜佐夫 (11) 或是納爾遜 (12)

(11) 古杜佐夫 (M.L. Goleniseev—Kutuzov) 斯莫凌斯基王子，1745—1813，俄國重要之將軍，1812指揮抵抗拿破倫之戰爭。

(12) 納爾遜 (V.H. Nelson) 1758—1805 英國海軍上將，

或者是像拿破倫之被放逐
或者是像雷列埃夫之被絞殺而喪生 (13)

.....
..... (14)

三九

或者也可能是這樣吧，
他較便有了正當的命運——
厭倦於自己青春盛年，
胸中的烈焰也既已安靜，
他那詩人的原形隨之改變，
詩神既已遠逸，
自己在幸福地成婚，
稱心地穿着夜服安睡，
這時才深知人生的所在，
身體隨着一天天肥胖，
腳氣病也及時而患，
當食慾不進猶為一曲之將終，
倒頭來只得臥死床褥
在由那些家人去嚎啕大哭！

會戰勝法蘭西，丹麥，西班牙等國。

(13) 雷列埃夫 (K. F. Rileev) 1785—1826 俄國詩人，普農之女，十二月黨人，活動最力，曾參加十二月十四日之暴動，失敗後被絞殺而死。

四〇

但是，這怎可奈何呀！讀者啊！
笏拉地米爾偏偏是詩人，
熱戀的青年，深思的夢想家，
不幸犧牲於友人的手下！
他遺下的食品上的莊園，
住着唯一的感激的子孫
便是兩株生長着的青松：
在下面靜靜地流着的小溪
颯颯地吹起層層的波浪。
每日在正午的時份
那裏是牧童休息的勝境，
收割柴草的村姑也常來汲水，
這就是在那寂寞之中
所豎立的簡單的紀念碑！

四一

當春雨剛剛開始
雲臨於田野的時候，
牧夫在那裏一面編織着樹皮靴；
一面在唱起伏爾加河的漁歌。
當夏日來臨，都會年輕的少女們

（14）據謂本章十五，十六，三八各節曾氏當時並未付印。

又紛紛出現在原野上，
她們往往獨自一人，
馳騁於田野的時候，
在墓前通過的瞬間，
往往會把馬匹勒緊，
揭開她頭上帽子的面紗；
細心地朗讀着碑上的墓銘；
那些刻劃着的簡單的文句，
使她那麼親切地熱淚湧現！

四二

於是她又驅馬而去，
一路默默地懷念，
在胸中是充滿着——
對於盧斯基的不幸運命的哀憐。
她是這麼想着：「奧列加可安否無恙？
或因她那情感的衝動，
不堪悠久的痛苦，眼淚既已流乾？
爾她那位姊姊是究在何方？
還有那位花花公子，
奇異的怪人，世間的隱士，
交際界中婦女們的敵手，
殺害這詩人的魔鬼。
如今也到那裏去了？」
這詳情我將要在後面再次報導！

四三

雖然不僅是現在，
甚至一向我都心愛我的主人公，
可是暫時我不得不將他捨棄，
目前我不再那麼沈溺於他了，
年紀逐日傾向着散文之時，
我該將惡戲的詩韻追放，
這是我所坦白承認——
我再也不會勤奮地追擊那詩韻，
現在我的筆端再不那麼
隨便的塗滿着連篇累牘！
或是在寂寞中，或早在噴噴裏，
所令我留心者是別的幻夢
然而，這冰冷的心頭
是已經不能使我那麼躍動了！

四四

我已開始認識新的事體，
而新的憂鬱也隨之而起，
但是，我並不能得着愉快，
在我，僅僅換來了終局的悲哀。
幻夢啊！何處是你的太陽？
何處是你的詩韻與盛年？
這一切都真實而不可抗辯地枯萎；

這豈不是猶如花冠之凋零？
還有我那青春時代的人生
到今天所有的一切
也不過是猶似一首哀歌！
（就是這在我豈能再來問津）？
哦！青春豈義永不復返了麼？
我也豈是已經到了三十之年？

四五

我回顧一下自己過去的生涯，
我是應該這樣承認。
現在，我該向你辭別了！
——往日那青春的愉快，
我是充滿着歡樂，
苦惱，與愁愁的心情
來向你作最後的感激！
我感懷你那無邊闊闊的宴席！
我感懷你那所給予的一切！
這不平凡的激動啊，
當我在寂寞中靜靜地回味，
還是多麼的幸福與滿足啊！
不過，現在我已踏上了新的途程；
必要作一番及時的休息。

四六

我回顧着往昔，這該遠別了，
你啊，一切的繁囂，
在那我會熱情而倦怠的
親密地度過我的日子。
你，你那青春時日的激情，
曾在我心靈激盪；
曾從我夢中挑動，
作着無休止的拜訪，
酷烈而偏激的
緊緊地攔住詩人的靈魂！
這像是笨重的石塊，
懸垂着他在空虛幻滅的世界裏；
混在那些驕傲的惡漢與愚蠢之輩
的中間，使他寂然地橫亘！

四七

其間有的受過滿愛的磨洗
變成狡猾而虛偽的少女；
或是成爲一位可惡而嚴酷的罪人；
或是成爲吹毛求疵的批評家；
其間也有那虛榮心重的婦人，
其間也有喪身守己的奴才，
其間也有卑鄙的文雅

而每日作着變飾的行爲，
其間也有那全與內心
相反的嚴格的宣告，
其間也有那可厭而空洞的
喋喋之言與運籌暗算，
在這沼澤之中，親愛的朋友們啊！
我與你究竟如何濯足揚波！

歐·根·奧·尼·金

第 七 章

莫 斯 科

第七章 莫斯科

啊！莫斯科俄羅斯所寵愛的女兒，
 再能從那裏找到像你這樣的地方？

——德米地耶夫（1）

像這樣的莫斯科，我們能夠不愛牠嗎？

——巴拉摩斯

世間為潮流所趨，
 對莫斯科發生厭惡！
 但那裏再有更好的地方呢？

——也許我們始終不能見到！

——格利波耶夫



寧靜的陽光，驅逐着
 七瓣的飄上的雪塊，
 輕飄飄在混濁的流水裏
 靜悄悄地寧靜茂的低窪去。
 靜靜的大自然，在醒夢中，
 靜靜笑顏去迎接一年的早春。
 天空益益晴朗而藍蔚，

寺

（1）德米地耶夫（J. J. Dmitriev）1760—1837 俄國詩人。

優美抒情主義者。

那些透明一般的森林
也開始漲滿着翠綠的顏色。
蜜蜂從蜂房的小孔飛出：
朝向田野去索取賦稅。
乾枯的原野也顯着種種的彩色；
被送往牧地的家畜的鳴蹄，
在薄曉之前，夜鶯也歌唱起早春。

二

春天嘯！愛戀的季節！
你的到來，是令我如何苦惱啊！
啊！在多麼僻秘而陰森的深處
我的心靈又已隨之復蘇！
那從田野的阡陌
迎面而吹拂着的春風，
當我嗚吸着它時，
這又使我的心頭感到如何鉛重！
那些能以最衝激的愉悅
來挑動我們享樂的念頭，
這一切久已與我無緣了！
如今，在我活死的心靈，
這些也許是疲勞的脈絡？
這些許在我心目中已毫無價值？

三

或許對那枯槁之再生
只是感到興感交雜，
我們只能憂鬱地懷念
過去已失的青春。
或許對那自然界中的百花盛放
使得我們觸目驚心，
面對着飄零了的青春時日
之不可復生，引起深沈的哀憤？
大抵，在奧國海中所能喚起的
是當自己在做繭時之夢時；
那往昔的青春幻影
猶如在遙遠的彼方
當美麗的夜裏，懸掛着一束花環，
而且那麼聰明的使我們的心胸震盪！

四

是時候了！該醒於過多的人們：
賢明如抑西枯洛（2）的聖者呀！
皈依自然的拉維辛（3）的後裔呀！

（2）抑西枯洛（Epikuro）紀元前341—271（希臘大哲學家。）

（3）拉維辛（Levin）曾有許多關於財政學之著作家。

（4）匹拉漢（Priamo）見第五家三八節。

你，那些全無關心的人們呀！
醉心國國的西拉漢呀！（4）
以及你那多愁善感的貴婦呀！
啊，在呼喚你們朝向田野去！
這是和暖而明潔的日子！
百花的盛放，四野的農忙，
還有那富於感興的夜之閒步，
向田野去呀！
興奮地駕着馬車或運驛車，
從那城市的牆門之外
或環繞的煙囪而前來。

五

你，高貴的讀者諸君！
你是那麼清閑的坐在馬車裏，
離開了那熱鬧的都市，
而領然感到心神分外愉快！
我也伴着我那血氣方剛的詩神
走向蕭蕭發櫛的樞樞林中，
立在那無名的細流上，
在那兒，那位奇異的怪人——
莫尼金先生，是已經不再出現。
多之日，當他死在這裏隱居的時候，
在不遠的處，他路經過

那位憂鬱而憔悴的於夢想的安眠！
如今他已經醒來了！……………
在那兒僅僅把一些不快的腳蹟留下。

六

我們假如走向半圓形的環山頂，
在那兒，有條小溪流
翻過菩提的樹叢，
編着微波，打草地裏靜靜地流過。
夜鶯是一樣地歌唱，
野薔薇在山谷中也一樣地開放，
山泉也一樣地發出淙淙的鳴響，
在那兩株並立的蒼松下面，
我們可以看見一穴石頭的墓塚，
碑銘上留着几句零落的語言：
「笏拉地米爾·爾斯基長眠於此，
死時享年若干
作着勇猛英雄式的犧牲，
詩人——年青的戰士在墓塚卜葬！」

七

這一次埋葬的墳墓，
無姓在墓中埋葬，
晚風不時的搖曳着

那美好而神祕的花環。

當黃昏時份，不時有一對姊妹，

朝着這並立的青松翩翩而來，

她們常常坐在墓前

在月色之下悲傷地相擁哽咽！

然而，如今……一切都被遺忘了！

紀念碑深埋在小道上，

墓道也缺乏了花環。

只有一位衰老而發白的牧夫

常在這兒編織草鞋

他一面在穿走鞋索，一面呼着歌聲！

八

總是，有一次也在傍晚時分，

這位少女來到此間，

忽而，有着一陣淒惻

觸動她的心房。

像是有一種難言的痛苦

呆然地面對着愛人的墳墓，

他低垂着頭，兩臂萎頓，

在嗚咽着，心中充滿了煩惱。

恰在這時，有一個年青的不遜之徒——

騎兵顯赫在她的前面。

他有着健康而俊秀的軀體，

他有着可誇的美善，

他有那軍人寬闊的肩膀，
他踏着那高傲的拍刺嘖嘖響。

九

她忽而瞥見着鎗騎兵，
臉色不禁因驚動灰白，
他的兩眼那變熱情地閃動
驟然地含着默默無言。
他們倆就心心相應的
一同離開此間，從此她的身影
不會再在這未婚夫
爾斯基的孤魂之前呈現了。
在這不歡的日子
他也不能從墳墓中
出現那滿懷嫉妬的幽靈，
在這暹暮的時日，
再也留不住這對情人
長在墳前作着神祕的依戀！(5)



啊！不幸的爾斯基喲！
她已經不再為你而痛哭了！

(5) 本章第八，九，兩節著氏在編輯原版本中，並未付印

啊啊！這已不勝其此愛戀
你那年輕的未婚妻已經變節。
劣的男人那麼有經驗的費力她，
劣的男人能以那麼甘美的戀情
巧妙地引誘她作番如此傾心！
鎗騎兵贏得她的歡悅，
鎗騎兵也博得她愛戀。
隨之他們站在祭壇之前，
舉行結婚的儀式，她在花冠掩飾之下
隱假貞節地點首，以示她的高貴，
但是她那秋波頻傳，雙頰紅泛
顯着浮上了微笑顯現於唇邊。



啊！我的羅斯基喇！
此後永遠在坟墓中
對於你那親愛的戀人
創作的變節的罪行
是否還會令你觸目驚心？
或許靜靜地臥在列托河（6）畔，
聽詩人全無感覺，那麼欣喜的不答一聲，
在世間所有的生活全部已經遺忘？……

（6）列托河（Leto）為陰府之河，靈魂過此河後，則可忘卻生前一切。

是的！當我們死後，
那一切易於忘却的正在等待我們。
當氣息一絕，那些敵對的東西，
就會附在周圍鬧個不休。
那些子孫們，這時就會紛擾的
吵嚷着如何平分領地。

一一

此後不久，在拉隣家裏，
奧列加的面影從此消隱。
她跟騎兵一同
離開回到防地的營中。
年邁的拉隣，老淚縱橫地
向自己的女兒道別，
她幾乎嗚咽得要死！
姬安娜也同樣悲酸；
當人們步出了門前，
大家都雲集在車前車後
向着這對年輕夫婦道別，
安娜僅在人叢中向她們送行
她那溫暖的臉頰
不覺引起蒼白的色調湧現。

一三

她憂久地站在那裏呆視
一直目送着婚門在霧中消逝！……
趙姬安娜如今感到一切是如此孤零！
啊啊！如今她這女朋——
多年生死同心的妹妹；
她像是一隻無愛的斑鳩，
如今已爲惡運的命運所判定
不得不跟婚分離而遠去！
她是無着打采的，
獨自步到寂寞的花園裏……
她感到什麼都不是愉快，
而且一切缺少精緻！
眼淚是把她內個喉哽住——
這使她整個心兒因而破碎！

一四

在孤高中，安娜的靈魂
更加燃起殘忍的烈火，
關於奧尼金的往事，
愈益迫近的在心頭訴苦！
從此是不能再見他了；
她不能不憎惡這位
使妹婿受害，

從詩人毀滅的創子手！……

而且她還想起那愛情被拒絕

的往事，她真不勝悲酸！

猜不盡記起的往事啊！

猶如在天空中之一縷飄烟。

但是，自己的心頭如何

還爲他而悲憶不完？

一五

天色漸漸明暗，黃昏是那麼寂靜，

唧唧唧唧的只有甲壳虫的鳴聲；

河岸上漁夫們繞起柴枝

燃着陣陣的濃烟，

甲壳虫也停息了牠們的大合唱。

在銀月光輝映照下

通過那靜寂而夢寐的田野，

如今，安歸向着那邊漫步。

她向前走着，不久她望見

了那怪物的房子，

村野，樹叢籠映現在她的眼簾，

在河岸上擴展出一座庭園。

她一緊在觀着，在自己的心頭

纏而湧上強烈的刺痛。

三六

她懷着很大的疑慮在推究——
「我向前走呢？還是在此停止？
他已經不在，我是不會被人認識的……
在那裏我是可以盡情流覽。」
安鄧於是決心的
帶着恐懼心緒向前走去。
對於一切的東西她都懷疑地注視！……
於是，她一步步進到空寂的庭院，
立刻引起家犬的狂吠。
她不禁大聲高叫，
庭院裏的孩子們雲相擠出，
他們那聲親熱的幫助安鄧
把路上嘈嘈而吠的羣犬
——趕到隱蔽的地方。

一七

「這房子可以給我觀光嗎？」
安鄧這樣問着，孩子們立刻
跑去告訴家僕阿尼沙（7），
有些孩子留在那裏守住門鎖。
阿尼沙來了就照着人客的好意

（7）阿尼沙（Anisja）俄國在俄國多常用姓名。

把門鎖打開；於是安娜
跳過進門階去；
進入我們那一世英雄的房子。
她看着：在撞球台上
球棒是靜靜地在那兒躺着，
主人的手杖也靜靜地放在沙發椅上……
那位貴家婦就那麼親切地
開始對安娜敘述：「我的先生
就是常常坐在這爐旁邊。」

一八

「在這裏是他經常與賈斯基
一同進食的地方，
有時他也叫我在一起。
那就是我先生的小床
他經常在這兒休憩，
聽着我敘述家政。
早上他飲罷了咖啡，就開始閱讀……
以前，我的老先生，（8）
住在這兒的時候，
有時他也喜愛玩紙牌，
他那牌像還由我

（8）此處「老先生」意即指奧尼金之父。

把鐘安置於窗前的側邊。
如今，他已是休息在天堂
他的白骨長埋在地中。」

一九

姬姬安娜審查每一樣東西
心頭深沉地感到窒息；
任何種事物都使她意外驚奇。
她的靈魂是那麼激動的
打上深刻而愉快的烙印。
桌上的燈，光芒久已消逝
那成堆的書籍，那一張紙稿，
還有那些日常的種種用物。
窗外朦朧的月色
映照着窗內的夜景是那麼淒然！
還有拜倫的畫像
造成石膏模，藥燈寺物詣
斜戴着一個小帽子，
兩手搓着腰間綫如一位戰士。

二〇

姬姬安娜充滿神聖的幻想
悠久地細看周圍的東西。
時候已經不早，
冷風忽而大作，

天空是那麽無邊黑漆。
河面還蓋上昏暗的濃霧；
可是，我們這位年輕的浮浪女
還須打算獨步歸家。
但，安娜對自己的強烈的印象
而今就須匆匆離去
不免引起依依的留連。
於是她徵得主人的允許
次日回到這房裏來
再遍讀所有的書卷。

二一

越過安娜在那天晚上，
辭別了老家婦之後，
第二天的早朝
她獨自的又重來訪問。
在這一個莊園的邸宅裏
像是一道世外桃源。
她孤獨地留在房中
不禁傷心哭泣起來。
以後，她取出一些書本，
心灰意冷的閱讀着，
但是，那些書的題目
卻而引起她莫大的驚異。
安娜就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一般
熱心而審慎的閱讀不已。

二二

我們曾經知道，歐根君
一向是喜愛多少讀物的。

有三兩種的作品

他是認為必讀的課程：

像吉耶歌·友安（9）這種作品

和其他幾種書籍；

在那兒是無意識的

反映着這一時代裏

一些人們多變的傾向

以及人們典型的資質。

這是極端冷酷的利己主義者

空虛無爲的幻夢，

和他那殘忍的心靈

是如此無窮盡的邪惡！

二三

書頁還殘留着一些，

非常明顯的指爪的印記，

對於書中的各種註釋

也引起安娜敏感的留意。

（9）吉耶歌·友安是拜倫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

趙姬安娜震顫地看到——
奧尼金所熱情
關心那些理想的地方
是否他所同情與默認？
在某些空白寫着細字，
或是打着十字與間號，
這些鉛筆所劃的條紋
安娜在無意中
到處發見着奧尼金的靈魂，
他的胸裏引上深沈的激動。

二四

靈敏地翻閱着書本，
安娜才愈發瞭解這位怪物
還算幸運呀！——多謝老天！——
她豈不是曾經那麼虔誠而悲酸地
把整個生命與愛情向他奉獻！
他這位極端憂鬱的怪物，
他究竟是天國或地獄之所生？
抑或是魔鬼與天使？
他是什麼啊？也許是穿着

(10) 哈羅列特——是拜倫作品之主人公，高傲冷酷，詳見第一章。

哈羅列特（10）外衣的莫斯科人
一種追慕幻影的模倣者？
他是一切的濫弄家？
亦許僅僅是對近代辭書
一位錯誤的註釋者？

二五

對於這樣的迷夢
她是否已經冰釋？
那飛逝的日子逐漸使她忘却。
從此有兩位隣家的婆婆
常在她的家中跟母親
談論安娜安娜的終身大事：
——安娜年紀實在是不小了！——
老年的母親不時是這麼回答；——
她比奧列加更年輕呀！
這實在是應該成婚，的時候了？
但是，有什麼辦法？
她對每一個求婚人都一律拒絕！
她還是如此傷心的
甘受孤獨的飄零！——

二六

「她想愛那一種人？」

——有誰？布遜諾夫她引不起她，

別社斯珂夫會自告奮勇的
介紹輕騎兵斐倫來訪問我們，
結果也枉然！嗚！不曉得如何的人
才會使我的粗鄙能夠滿意！
我想一定要什麼樣的榮華；
這實在是一件難能的事吧！——
「這也是可能的？終歸還是
要到莫斯科那大城中
才能找到適當的佳偶呀！」
——哦！親愛的婆婆！用費是成問題的！——
「到冬天是會有辦法吧？
再不然，我還可以為你籌措！」

二七

如今務委們大家
都這麼說盡一大堆好意。
拉隣也在胸中籌劃；
因而她決定在秋後到莫斯科去。
安娜聽完母親選新話題，
她不禁感到社交的空虛，
像她這樣過慣樸實的鄉村生涯，
一旦到繁華的都市去也不見得有意義！
她覺得自己穿着不合時髦的服裝，
說着這麼生疏的應酬話，
顯現於莫斯科紳士淑女之前，

豈不是徒然引起人們的冷笑！
恐怖！躊躇！……
她終覺得最好還是留在鄉下！

二八

有一日，天剛破曉，
安娜獨自急向田野走去，
曉光照着她含淚的兩眼，
她是那麼憂鬱地嗚咽：
「再會吧！你靜寂的原野！
你熟悉的溪谷與山陵！
你那森林與激流！
再會吧！你那美麗的處女地！
自然的勝景！一切的一切！再會吧！
我將要離開你們
投身到噪鬧繁華空虛的都市去！……
我的自由啊！你也同樣不可保了！
命運將要把我驅逐到何處？
前途是爲我翻設着什麼？」

二九

如今，安娜是走着長久的散步。
那小河，那山谷的斜坡，
瞧那媚人的風景

——都使安那異樣地陶醉！
還猶似有一位知心的友人
伴着她，在草地裏或是叢林間
那麼傾心的促膝談心！
然而，夏天畢竟很快的過去了；
金色的秋天又映現在眼前。
大自然是如此飄灑而蒼老；
她穿上了紫色的外袍！……
隨着北風的震怒
驅帶着萬頃的雲塊，
因而那妖嬈的冬天也被發而來！

三〇

冬天的到來紛飛的雪片
黏附在一切的樹枝上，
這猶似美麗的披氈
那麼炫耀的延展於郊原。
河面的柔波，
也開始凝成平滑的冰層，
大地的凍結，冬之慈母，
會使我們感到愉悅。
但，我們的安那竟頗為不快，
她將面迎着冬天而遠行，
要作着寒風飲露，
她踏上路上會遭受

雪花的洗刷頰面

這多日的道途不免使她感到恐怖！

三一

出發時日經過九度開展
終而達到了最後的時間，
那久被遺忘的馬車
也重新給檢出修理補繕，
那時，家用道具之類的東西
就整整堆滿了三輛車兒。
其中有必需用的箱籠，
椅子，盛滿糖漬物的缸甕，
以及臥褥，籠閉住的公鷄和母鷄，
還有水盆，痰罐種種東西。
備藏用具的室中的嘈雜聲
協帶着人們惜別的悲泣，
轉者終而把十八匹馬兒
牽引到庭前去。

三二

御者用完了朝早的食事，
就開始把馬匹駕馭完妥，
馬車上不停地堆積那麼多的東西，
引起御者對女僕們不停地咒罵！

馬匹是那樣的消瘦，
車夫也是那麽鬚眉皆白的老者。
家僕們都站在庭前
呆然不動的，哽咽地
向主人依依而道別！
馬車開始登上遙遠的旅途。
安娜悲泣的說着如下的話語：
「再會吧！你安祥的園地，
再會吧！孤獨的樓閣處！
我將在何時再能看見你？」

三三

如果能够受到文明的激勵；
我們也許可以等待更多的貢獻，
（依照一些有權威的
哲學先生的預計
最少還須五百年後）
我們所有的道路就會更好更好起來了。
從此全俄羅斯的車道
是會縱橫無阻的連結着。
河川的橋樑，是會用大鐵塊

（註）廣氏的理想，自蘇聯開始社會主義建設以來，已經是如願以償地實現了。

築成穹形的式樣。
被分割着的山嶺
有無數的地道打那兒通過。
以及任何一個車站，
都會建築起足供林慧的酒家。(11)

三四

如今我們的道路是非常不行，
一切橋樑到處是窩倒的，
驛站的臥房，任何時候
都是充滿跳蚤和臭虫；
而且連吃飯的食店亦沒有！
其間還有孤寂而寒儉的小屋
在廳中掛着專為裝飾好看的菜牌，
往往給我們食慾作個無情的風笑！
還時一些市間的獨眼巨人，(12)
揮着俄羅絲笨重的鐵槌
站在爐火的跟前
顛蹶地在療治着
從歐羅巴所運來的奢華的車馬。

(11) 穹形巨人 (Ciklopo) 出自希臘神話，是司鍛冶之神；

(12) 此處僅指鄉間小打鐵店而已。

我們祖國的田疇的孔穴
和道上的車轍不斷的作着歌讚？

三五

乘着嚴酷冬日的季節
作短途的旅行是極其愉快的。
打冬天的道路滑過，
像是唱一支輕快的小歌？
舉稱為歐通密當（13）的
我們國中的三頭雪橇（14）
當牠飛溜時，兩側的里程標（15）
宛若無數的樺木紛紛地跌倒！
非常可惜，拉那娜是不敢
去薰這種特殊強烈的酒味；
所以沒有搭乘這強速度的雪車。
因此，在長途的旅途上
足足纏繞了七天，
使得安那感到十分厭倦。

（13）歐通密當（Automedon）謂阿希羅之戰車，能乘風騰飛。出自希臘神話。

（14）三頭雪橇（Triocar）三匹馬駱拉之雪橇。

（15）里程標（Versto）是當時俄國計算路程的一種單位。

三六

目的地終而愈益接近了。
 白色大理石的莫斯科
 明朗地出現，古遠而光輝的屋頂
 輝閃着高貴的金色十字架。
 啊！兄弟們！我的感官上
 忽然感到多麼的滿足呀！
 一切的花園，廟宇，樓閣……
 如今，有如彩畫一般羅列在眼前！
 啊！當我過着浮浪的生涯；
 我記憶起了你整個容貌，
 莫斯科！啊！莫斯科！……
 你這輝煌的名字
 俄羅斯唯一的珠寶！
 在我心中喚起了如今的懷思啊！

三七

如今，大彼得堡壘也逐漸
 映現在森林的背面
 聽那新的光榮寶地跨躍！

Versto等於1067 基羅米突。此處用以譬喻三頭雪橇之快速的
 意思。

當拿破倫在等待最後的命運，
要莫斯科在他面前低頭
屈服地交出克林姆宮的鑰匙，
但是，這完全撲了一個空！
我們的莫斯科，
始終沒有依命的向他敬禮！
那時爲了迎接這位英雄，
僅僅準備着火和烈焰
作爲奉獻的物品！
他也只得默默地
望着這片天的大火而失望！

三八

再會吧！大彼得堡壘！
你是侵略失敗者的見證人！
我們再看那城門白色的圓柱吧！
翻滾特波斯卡耶街道
圓蓋馬車已打那裏通過。
牆面出現的是閉屋街燈，
婦女，兒童，百姓之羣，
準備出發的雲車
花園，房屋，布哈拉人，（16）
小商店，擺設種種色色的商品，
大馬路上的哥薩克騎兵，
現代化的百貨店，

階階上的成對大石獅，
 塔尖頂裏的小烏鴉。……

三九

啊！莫斯科！莫斯科！（17）

……

四〇

這積疲乏的旅途，
 再經兩個鐘頭才算完結。
 馬車最後在哈里湯尼寺院近旁
 一條小街口才終止了牠的行程。
 拉鄰孀母女一行人
 如今步入這位患了四年肺病
 年紀老邁的叔母的家邸。
 她穿著一對長襪，掛着眼鏡，
 身上那襤褸的長衣
 像是一攸卡列木珂（18）人。
 她們在門階相碰面；
 轉在安樂椅的女公子也不禁狂叫，

（16）布哈拉（buhara）是蘇聯中亞細亞的一個邦國。

（17）此節普氏欲根據姐姪安鄰的談話才動筆寫作，因此，他沒有完成。

（18）卡列木珂是生在裏海北岸的一個民族。

頭對年老的婆婆手腕相交的
打門口進去，彼此不勝熱淚橫流！

四一

——噢呀！我的安琪兒！——「Pachotte (19)！」

——阿鄰娜！——

「誰會想得到？」——真是別得久了！——

「親愛的友姊請坐吧！」——

——這真是一幕活劇！

宛若小說中的情景……」

——這就是我女孩姐姐安娜！——

「呀！姐嚟！向跟前來吧！

我像是在白日做夢呢……

表姊！你還記得起什麼是

格蘭蒂桑嗎？——哈！格蘭蒂桑！

那兒會有他呢？——「在莫斯科

他還住在審米央哪；

不久以前還來拜訪過我；

他是要爲兒子籌備結婚的。」

四二

「這些話題還是留着

(1) Pachotte 法國風俗，通常用以呼女人之名。

往後我們再談吧。

可是，明天得介紹親戚跟安娜見面。

可惜我已不能親自出馬

我還兩條小腿支持不住

車馬的勞碌也使你太疲勞了，

我們還是一同去休息吧！……………

哦！真乏力！……………我真疲勞了……………

這不是憂鬱令我厭倦

實在是喜悅呀！……………親愛的！

我不能款待到底，

年老了真不中用！哦！非常抱歉！」

姑母翻心愈益疲乏，

一面嘆着，兩眼滾着熱淚！

四三

受着病之老婦的憂慮，

安娜感到極其親切，

但是，在這新的地方却很不習慣；

她覺得是非常之難過！

垂掛絲絨帷幔的病床

她像雞蛋一般不能入夢！

當那勞動先驅者

敲擊起寺院的晚鐘；

天到黎明，她就起來

孤獨地坐在蕭瑟的窗前。

天色逐漸發白，但是在她的
前面是望不見蒼綠的田野；
她只是凝望着這異鄉庭中
矗起的高牆，廚房以及停車的小屋。

四四

以後，一些太公們太婆們
都有那氣健壯的邀請，
她跟安娜去赴晚餐會，
和在這聚會介紹她認識一些親友。
那兒老婆婆們有的從遠方走來，
一見着她跟安娜時，
就把麵包和鹽（20）送去，歡喜地叫着：
「這是妯娌麼？唉！長得多麼好呀！
我就是剛剛給你行過洗禮的！
我是如何在趁過你的耳朵！
我是把香餅餵過你！
同時我還把你抓在手腕裏！」
這時老婆婆們同聲合唱起來：
「怪不得我們的日子飛走得這麼快！

（20）見面時送麵包和鹽，是俄國一種風俗，表示歡迎之意。

四五

老婆婆們縱有所謂變化，
其間完全找不出什麼見証。
叔母埃齡娜——公爵的公主，
還是依舊戴那頂夜帽。
魯卡耶·列窩笏娜一樣的塗粉抹脂，
普波娃·別托笏娜更加喜歡說謊話。
衣凡·列托維契是個憤懣家，
心腸·列托維契仍然是個貪婪的人。
至於匹拉加耶·尼哥拉笏娜
依然是法國人芬寧契的朋友
一類的人結着一類的姻緣，
她還是一個俱樂部的會員，
她一樣的喜歡蒞臨宴會
一樣的大食，一樣的耳聾。

四六

親戚的令嬢輩衷心地招呼安娜，
這些莫斯科的少女們，默默地
對着安娜瞠目而視。
不論從她的足端打量到頭頂。
她們感覺到很神奇，
這位臉頰蒼白的田舍之女，
顯然帶着一些憂鬱，

但是，其中是包含着無窮的美麗！
不久，她們之間自然而然的
大家就成爲親密的好友。
她們互相吻着，在那種漂亮
而時髦的晚裝之前，
不勝其熱烈的觸動着
安娜安寧的心胸！

四七

人們戀愛的勝利與希望，
以及惡戲，空想和欺瞞，
無罪惡地滔滔而流；
那些喋喋不休，混和着說謊的語言。
爲着報答這種閒談，
她們熱切的要求述說
她那固有的心中的底蘊。
但是，安娜宛若做夢一般
無思慮的靜聽她們的話題；
每一件事她都覺得無關痛癢。
她的胸中的秘密
猶似幸福的珠寶暗自隱蔽
在這種虔敬的交談裏，
她終不相信再有瞭解她的人。

四八

雖然安娜她願意等候，
那些美好的音調，
可是，空幻而庸俗的談吐
不停地充溢着整個客廳。
一言一動都那麼輕浮；
甚至是法語與荒唐；
像這面無結果無意識的
亂嚼高談與闊論
這些刺耳的話語
她們也決不是無病呻吟！
一些都是使心靈感到枯竭！
而為不愉快的社交，
任何時候在心頭均可感到舒服，
在這空虛的世界裏，是久已消滅！

四九

其中道學氣味十足的
紳士們，假裝着好意眺望安娜，
互相低聲地交頭接耳；
毫無同情的批評她。
只有一位頗為傷感的舊人家，
發見她是一位理想的處女，

希望寄身於門扉之側；
爲她供奉哀歌。
公爵笏耶緣斯基碰着
偶然的機會，得以坐在安娜
的伊邊，熱衷地沈醉於她的美色，
這位美髯老人，
當他發覺碰着姐姐安娜時，
便訊問起彼女的身世。

五〇

然而，此時的米列普冥那（21）
曾以金鑿玉振的歌喉，
出現在冰冷的觀客之前
歌聲會震裂了座客的衣衫。
這時的塔利亞（22）在夢鄉裏
也聽不見了熱誠的讚美詩，
只有志西什荷拉（23）這一樣的
爲人們所熱情地歡迎！

（這種習德與傾向
還是保留在我與汝這這代）
對於姐姐，一般嫉妬的貴婦們

（21）米列普冥那（Melpomena）歌唱之女神。

（22）塔利亞（Thalia）喜劇之女神。

（23）志西什荷拉（Terpsihora）舞蹈之女神。

也引不起她們的青睞，
在那座中人們也沒有
發着什麼嚴酷的評議。

五一

此後，人們還引導安穩
去赴俱樂部的夜會，
在那兒有的是刺激，熱鬧，不安，
麻茲魯加舞的繁聲，令人窒息。
夜之燭火，輝映着
廳中擁擠流汗的顏面。
那些華麗的新娘之羣，
刺激得使人頭暈目眩！
喜說大話的花花公子之流，
就會架起觀劇眼鏡來，
非常傲慢地向四週打量。
得以休假的騎兵士官，
震响着拍刺，好像爲要攫取
人們的心胸，搖搖而逃！

五二

莫斯科有那繁多的少女
猶如夜空之有麻密的繁星。
在深藍的天空中，

明月是依然無比地映現。
在那兒，我也還是以一個崇拜者
激情地彈奏着我的豎琴！
猶如高貴的明月，
永遠輝耀在天體之中！
以天體崇高的熱情
她已着足於今日的國土，
胸中會是掀起多少的浪潮呵！
目所觸者又會喚上多少苦惱呵！
但是，這一切的一切
我已將熱情的賦稅貢獻無遺了呵！

五三

喧噪，大笑，莊嚴的會意，
追逐，麻茲魯加，華爾茲……
但是，她在叔母琴之間，
悄然地舉着無所愉悅，
露這喧嚷的人世之前，
安寧默然沈思。一切都若無看見！
這些使得她如何的痛苦呵！……
她激情的想起了田野，
她想着那些貧苦的鄰人，
她想起那孤獨的家邸，
在那兒有清流水潺潺，
她又想起那如花的往事

在那百合花般的盛開處，
她會作過傷心的偶遇！

五四

當她迷戀于遠方：
她忘記了所在的是舞會的廳堂，
那時有位堂堂的將軍
異常熱切的對她呆望。
姑母們毫不猶豫的用手腕
忽而推動着安娜，
而且傾頭對她竊竊私語：

——「向左邊注意呀！」——

「向左邊？有什麼東西？」

——「呀！小心地看呀……」

就是在人羣中的那位大漢，
有兩位都是穿着制服的……
看！他走着……在廳堂的末端了呀……
「呀！就是那位肥將軍麼？」

五五

如今，我該爲姬姬安娜
祝頌她的勝利吧！
同時我也應該向別方面
來盡我的高歌呀！

哦！請看下面的機緣罷：
我要爲年輕的摯友而歌；
我爲他的多彩的生活而唱。
詩之女神呵！你！也請爲我
這長篇的敘事詩而歌讚！
請給我靠着神靈之杖
而不致在歧路上彷徨！
够了吧！這一切是我有生的重荷！
這也算是盡了古典主義的義務，
時代雖殘，就當作是我的序言吧！

一八二八，十一月，四日。

歐根·奧尼金

第八章

夜會女王

第八章 夜會女王

祝你安好，
從此是永遠到了，
永遠祝你安好！

——拜倫

在往昔，當我的生命之花
還是衛護於中學的年代，
我是熱愛阿普列安（1）
可是，也厭讀西塞羅的詩篇。（2）
記得那時是春光明媚，
在寂靜的神秘的山谷
湖畔裏响起天鵝的叫聲，
詩神和我在那兒邂逅。
不意我的寢室竟閃耀
起光輝，詩神在那兒
如此歡欣地爲我安臥宴會。
從此，我歌唱起青春之愉悅；
歌唱起我們歷史的光榮；
歌唱起胸中的幻夢。

（1）阿普列安（Apuleon）羅馬諷刺詩人，紀之前一二五等

（2）西塞羅（Cicero）羅馬辯論家兼哲學者紀元前一六〇年。

世人以微笑歡迎我們；
並且授以成功之稱譽。
德爾謝文（3）是那麼善口讚評；
在他們的後裔之前稱頌不已。
「同時德米地列夫（4）也對我們嘉獎；
俄羅斯古道德的保存者；
他們所搖筆的空白處，
正是遺留給我們去填補。
你呀！有深厚興感的
上流社會的歌者；
好高騖遠的偶像的崇拜者，
或是古韻律的讚嘆家，
你們啊！也許要伸出手來
指着純朴的藝術，破口漫罵吧？」（5）

三

可是，那時的習慣，不過被認為
是抒洩自我孤獨的鬱悶，
在來賓之間

（3）德爾謝文（Derjavin）1743—1816 普氏前一輩之大詩人，1815年普氏在卡里斯珂·色羅中學就讀時，曾作過一篇詩——「卡里斯珂·色羅之憶」，普氏曾在德爾謝文面前朗誦，當時德老詩人不禁擁抱起普式庚，而且對他

我伴着詩神

參進那熱鬧的會宴，
在夜響的威嚇之中
詩神是那麼激越狂歡，
她送出所有的成果
快活地向賓客們乾杯致敬，
她是活像巴克罕印娜（6）。
這時年輕的朋輩，
引起對她傾心追慕，
我也因此在賓客之前
誇讚這位快活的少女。

四

我遠離了全數的同伴，
一心在逃走……而詩神仍在追蹙。
啊！在那沈默的旅途，
是多麼煩擾我那知心的女友，
她會昧惑地與我傾談！
跨在高加索山上的岩崖間，
在蒼白的月下，她像一位
列璣拉（7）陪我共同乘鳥！

說之普氏就是他未來的承繼人。

（4）德米地列夫（Dmitriev）1760—1837俄國詩人，係感抒情主義的創造者。

（5）此節中一部分普氏原文並未編入。

沿着淘利多（8）的岸上，
 當昏暗的黑夜裏，
 我們一齊朝向大海的岸邊
 去傾聽怒濤的嘯聲！
 去傾聽狂波向着宇宙之父
 所獻奉的不減的大合唱！

五

如今，對於華光煥彩的首部
 種種熱鬧，我也久已遺忘了。
 只得伴着詩神謙卑地
 在悲愁的莫列達維（9）
 遨遊於荒漠的天野。
 那兒是令人如何荒寂，
 貧乏而無倫次的語言
 代替了天帝之聲，
 詩神寧願作着獨步的歌唱……
 如今，我的心願又隨之變遷：
 在我那幻夢的花園裏——
 又浮泛起彼女不快的臉顏，

（6）巴克罕印那（Bakhanino）酒與筵樂之女神，出自希臘神話。

（7）列潘拉（Lenora）德國詩人G. A. Burger名歌中之女英雄，Burger生於1743卒於1794，

她還是一位田園少女，
手中在捧讀法文的書章。

六

當她第一次走向社交的夜會，（10）
我也伴着自己的詩神同來。
帶着天然曠野美的安娜
會驚動過上流社會的施恩家。
在成排的貴族們，
外交官，洒落的公子，
以及太太們之前，她肅然地經過，
於是她就莊嚴地坐下。
她在注意着騷動的人羣
那衣服的聲音，以及人們的攀談。
一些賓客們文雅地
繼續出現在身邊，
男的環繞住婦女，
窺似一雙細眉繞住眼睛。

（8）淘利多（Taurido）即克里米亞之別名。

（9）莫列達維（Moldavio）哥魯氏住在居西尼夫時曾與會卜西之羣親近過的。吉卜西是俄國流亡的民族。

（10）夜會——原文是英語之「Rove」據原註謂此夜會是

七

用一種寡頭政治的說法
對她讚揚，這無非是認為
爵位和年齡的混合物
在深心的矜持有所自豪。
然而，有位生客此時獨自
立於鶴羣的衆人之間默然懷思；
在人羣中他像是外國的僑賓。
人們的顏面，好像一環鎖鍊
打他的眼前掠過。
他是愛戀？還是傷感？
這時他究竟爲了什麼？
他是誰？是歐根君嗎？
怎麼？……是的！他還是一模一樣！
他是否來到此間的時日很長？

八

他真的全無改變嗎？
他心完全跟先前一樣嗎？
他的來歸，究竟是那一種人呀？

無跳舞的。正聽的音樂爲大舞會。

他在我們跟前會表現出什麼？

在假面具內他是演着什麼脚色呀？

他是誰？也許仍是一位執拗家吧？

他是哈羅列德，克娃契羅，梅列莫（11）

還是一位憂鬱病或愛國者？

將來他或許會跟我們

等千萬萬的人一樣的好吧？

應該發着一種忠告：

他是必需離開那套古舊的作風

他的歌賦也該終止………………

——你們認識了他嗎？——是，也許不然！

九

人們為何這麼殘酷地

對無說不聽得的話？

是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著意

聽覺，馬上便下斷辭，

是不是因為情感的衝動

非常自私的，非驢非馬，

帶着下意識的冷笑或嘲罵，

這也許是由於愛阿自由的本性

（11）哈羅列德（Harold）拜倫詩劇中之主人公，克娃契羅（Kvakerø）是英國一種宗教，注重內心生活，梅列莫（Melmot）是馬特由慶（Matjulin）之傑作。

對旁人作着壓迫的企圖，
那也許是因為我們喜歡發揮
與事業無關的空論，
或者是因為愛管空虛的閒事，
或者是因為全波折衝的念頭
僅僅想把實情權衡一下子。



人們當年輕之時，
嚐到這切的成熟開花，
在享受的時日裏，
聽自己形成蔚然大器，
最不必去迷戀什麼妄想，
最不必去迴避什麼俗事，
二十歲時做個少爺公子，
三十歲時結婚了事，
五十歲時就不妨
縱談世間一切的公私雜務，
利用自己的地位，安安逸逸的
去享受自己的名望與光榮，
人們這時就會對你謳歌：
說你是世間的一位出類拔萃！

可是，我的青春已空虛地過去，

46

看起來真使人驚憂呵！
我們是豪爽地出賣指；
所以誰也同樣的給我責罰。
因此，我們一切美妙的願望：
我們那活潑鮮的夢想
如今亦很快地腐爛
聽似秋日本葉之凋零！
將着整生只是飽食終日，
真是覺得煩為可怕！
把人生無論成爲一種儀式
擺擺人衆去隨流逐波，
無生氣無目的地拖下去
還是如何難堪的事啊！

— 二 —

在靈華物的雲倫之間，
非當隨爲情的出現，
是一位怪客（你們能不同道麼？）
要乘藉熱鬧播弄詭計，
或是給以病態的瘋子，
或是沙加的殘毒陰影，
或是習慣中的魔鬼？
莫尼金君！（我的筆再要觸及他了！）
自從殺死了男友之後，
繼續給無目的地風流，

這位二十六歲的青年
至今仍然是無職業無妻子，
他是厭倦這種無結果的人生，
每日揮霍糊塗的過去！

一三

一種不安之感攪擾着他，
在精神上焦躁的搏鬥，
（世間是很少人，
願意去負這非凡的重擔）
他離開了自己的莊園
那種牧歌式的田野；
以及曾被迫害了的
不幸的農夫的幻影。
經過了無目的無止境
長久的流浪之後，
他已意識到這種無窮的飄泊
實在是厭倦。於是只得由命運
把自己再帶回來，
便率克琪（12）一般立即去赴夜會。

（12）庫克琪（Cackij）A. S. 格里波耶朵夫名著
「聰明誤」一書中之主人公。

一四

人羣是那麼齊集着她，
 大廳中橫溢着噪噪之聲……
 那位夫人伴着將軍，
 莊嚴地向主婦踴躍而來，
 全無盛氣凌人的急步，
 全不冷淡；也不愛多談，
 全不擺空華貴傲慢的架子，
 也全無恃強驕橫的氣派，
 全無世俗的流果，
 也全無虛偽的作樣擺樣……
 總麼？還是與先前一樣單純。
 她簡直是一切道義
 事件所成的縮影……（13）
 哦！式式珂夫（14）我要如何翻譯才妥當？

一五

貴客們連忙向她致意，
 老太太們微笑地讚許，

（13）「道義事件」原文是「Du comme il faut」係法語，
 有一切做法都非常拿手之意。

（14）式式夫珂 A. S. (Siskov) 1754—1841 是俄
 國信侶教會之主教，曾參加編譯俄文大辭典之工作。

男人們在響着屢
 稀罕的找尋她的視線；
 小姐們步入大廳，
 打麪爾前經過，終焉繞索而歸還。
 比她要高出一個鼻樑的
 是一位堂堂將軍跟在後面。
 現在是再沒更好的美名拿來比噯，
 從她頭頂一直到足趾，
 深使那些喜歡吃毛求庇的大家
 絕不能再找出什麼癢宜。
 就是所謂倫敦的高貴社會
 也不能說着什麼Vulgav (15) 了吧？

一六

像這種語彙，我實是不能
 那麼熱情的把牠翻譯，
 身下的俄羅斯對於新語之類，
 根本是受不到光榮的。
 或是僅僅供談話之用詩，……
 然而，現在我再轉一個話題吧！

(15) Vulgav 係英語的俗語之意。

(16) 克列奧帕特拉 (KleoPatra) 紀元前一千三。埃及之女王。

(17) 涅華河 (Neva) 見第一章第二節。

像如此姣麗的一位夫人
忽而坐下了桌邊，
她——伴着光輝的尼娜·笏那斯卡耶，
或似克列莫帕赫拉，（16）但，在羅萊河上（17）
要滿足那些人們的慾望，
光輝的尼娜不能與她相提並論，
那裏的夫人之美豈
是應該遠勝於大理石上的感懷。

一七

「果真是她的」，歐根在想着：
「真的是她麼？不……又很相像的？……」
「怎麼！是從荒蕪的曠野來的？……」
因為他面部的拿着觀劇眼鏡
向前面無止息地轉動。
如今那久被遺忘的容貌
是這麼深細的，
重新湧現上他的心頭。

「公爵，請說吧！那位戴一頂
覆盆子花顏色的帽子的夫人
現在跟西班牙大頭說着話的是誰？」
——哦！你老兄還給漏掉了！
我立刻來給你介紹吧！——
「是誰？」——是我年輕的內子！——

一八

「啊，請了婚的！什麼時候？」

——已經是兩年了——「她究竟是誰？」

——拉那那！——「是叫做妲妮安那的吧？」

——你們是認識過的？——

「哦！我們是鄰居哪！」 ←「那麼我們走罷！」——

公爵是毫無介意的

把人牽到妻子的身邊來。

她呆然地向他注視着

這種不平凡的面影

令她感受到極端惶恐，

心中引起意外的驚愕。

她麼，眼往昔毫無差異：

說話時還是一樣的風度

完全是保留着一樣的調子。

一九

是納，實際上她是泰然自若；

她也決不再臉白耳赤……

他雖然意外地望着她，

總體的向她談話，

但是，她毫不啓口；

也毫不賞以一瞬之青睞，

顯現着莫大的憤慨，

他幾乎是悲鳴咽痛哭，
但，這本不可能的！
最後，她僅僅問他會到那裏
辭過，是否由村中來的？
終於是病著自己的丈夫
疲乏地瞞着，立即就一同走了……
他已像化石的人形一般留下。

二〇

他像黃鸝聲響先前一區樣子嗎？
當黃鸝飛離的時候
他豈不是一位相思者？
在那遙遠孤寂的村舍，
他豈不是會以詩詞訓誡
的教訓，向她說話？
亦許她專封情者——
會是充滿自由而聖潔的熱情
如今還爲他所貯藏着。
他還是先前的那位少女麼？……
聖潔少女，化實在懷裏
那深遠卑的地位吧？
她豈敢一點去拜訪她
他豈敢是不會拒絕的吧？

二二

武候離開了熱鬧的夜會
靜默地駕車回去。
靜候直到深夜才睡眠，
腦中放着不愉快的夢。
他醒來時，又接獲簡帖：
「公爵欣然地邀請
你去赴夜會。」「去見她！……………」
啊！妙極！妙極！」在腦中閃。
他立即換着覆音。
他又想到他如何惱痛？
在信裏寫的深處：
「一如那扇窗飄動」
是失落？還是感到空虛？
或是愛戀的青春之苦澀？

二二

吳用金在數着時刻。
焦急地等待一天的完結。
如今，已是十句鐘，
他更驅着馬車快得有如飛箭，
當他達到公爵的邸宅，
便發見只是安那單獨一人。
他靜默地死地止於

良久地默默相對無言，
他不知道要談些什麼，
蓋或是笨拙得不能回應。
他的頭却固執的
充塞着豐富的風想。
他漠然地注視；豈那
却那麼安然落落大方！

二三

當丈夫進來時，方才打破
了那種不愉快的空氣（13）
全副就跟奧尼金攀談，
尼登的提起年輕時代的放蕩，
他情不自禁笑着；人客亦魚貫而來，
一盤盤的摩登話
繼續在他們交談之中活躍。
特別是主婦之前。
他們那種酒後的兀談，更加起勁！
他們之間的互相戲謔；
自然不一定就是凡庸或哲學的
揮閃着光麗的理智；

（13）原文是法語「tete—à—tete」意即兩人會晤。
此地譯者僅作爲「空氣」而已。

這僅僅是一種自由奔放，
不一定對社會有影響。

二四

這是水乳交融的景緻，
首都之花，時髦的人物，
大家都聚會在一起。
形形色色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戴着帽子的太太們
在那兒憑着欄看的旅客；
上流的高貴們，
是那麽莊嚴的不露一絲微笑。
那位外國的大使先生，
滔滔滔滔地談論着政事，
還有頭髮斑白的老翁
他是一位古風的勸業家，
滿腦子閃耀着機敏的機智。
這些近代人任有可笑之處。

二五

羅拔先生同樣是對於
什麼事情均感到不滿意：
對於過甜與過濃的紅茶；
對於那些平板的女士。

對於男人評議的謊子，
對於酒姊妹的賜名，
對於新聞紀事的吹牛，
對於讚譽，大雲，妻子的品質，……
「對於這一切，他是一位極端的檢閱官！
(卡東(19)對於這種賄賂
也會立刻把權判別開來)
像這種懵懵懂懂的
喜歡悅樂的元老，
也許是可以做一位統治者吧？」(20)

二六

遇見解脫滿羅拉索夫

其人堪稱爲有名的劣根性先生，

在一張的帳簿上；

他都在運用着匹羅埃斯(21)的鉛筆。

另一方面，他又是舞蹈會的指導人

(他又自認是新聞紙上的掃蕩者。

舞臺的兩頭像是復活祭的天使，(22)

穿着藍漬的衣服，在那兒默然沈思！

(19)卡東(Katon)紀元前234—149羅馬執政者，執法非常嚴厲。

(20)此節括弧內六句，平氏當日並未付印，僅保留于他的手札中。

其中誰又曾是一位江湖走客，
 對着人客報以微笑，
 爲要討得一頓糊口之粥，
 對於他這種交互地
 靜默的注視，同時顯出
 他那熱情的樣子，
 毫無異是給全座賓客一個風刺！

二七

在這圓會之夜，奧尼金
 的個心兒都在想着姐姐安娜，
 可是，如今她已不是田園詩
 那位天真純樸的少女，
 她已經是華麗高貴，棲身涅華河畔，
 離於親近的冷靜的女神。
 呵，人們嘯！你們之中，
 誰是這面夏娃相似的人？
 人間的一切都不能滿足你，
 在感之蛇，不斷的引誘你
 向神異的蘋果樹奔去。

(21) 西里埃斯 (St Priest) 人名，當時的聖像畫家交遊甚多，在漫查裏認識他。

(22) 此地所指天使是當時俄國一般商店所賣的紙天使之像。

(23) 此節原文僅係十三行，日譯本期十圓行。

纔是亞當亦對那
禁止的果實，感到不快意（23）！

二八

哦！起煙埃那是變了麼？
她在上流社會演着新的角色
那優高紙揚的品位
巧妙地壓倒了伶人！
在高貴的交際界裏，
像這位女王，我們還能夠
找尋昔日村姑的原形麼？
她還會苦澀地相思嗎？
當那暗淡的月夜
她會是以處子的悲戀
飛向摩列懷柯（25）之間？
她無限朝着天空的明月
在祈求再有良緣，
能出現在生命的道上！

二九

無論怎樣的年紀都會忠心於愛情：

（24）摩列懷柯（Morfeo）夢之精。

但，情對於純貞的年輕的心
就像是春日的早雨，
會使綠野到處油然而滋長！
受着情慾之雨的澆潤
胸膈會現出新鮮，開花與成熟——
輪與人生創造出
鮮麗的花朵和豐熟的果實，
但是，如果到了年紀老邁
站在歧路上：悲悼着
我們一生那已失的「裏」
還如似深寒的秋日的風雨，
逐日使心沉溺荒涼；
木葉紛紛從枝頭落下！

三〇

現在用不着懷疑！
歐根，他是深愛她如安琪呀！
他活着概念着，不分晝夜的
沈迷於愛戀的憂鬱裏。
他不管什麼理性的非難，
每日常是獨自一人
跨入她的邸宅去；
踴躍得像是不能離開的身影。
他感覺到很愉快，設法能够
幫忙她整齊頭上波亞的絨毛。

或是偶而抵觸着
那溫柔的手臂，或是偶而
戲逐那成熟的女僕
拾得她們遺落的手巾。

三一

但是，安那並不注意他；
甚至對他全不理會。
她是自由無羈的款待，
說話時也不過三言兩語
說的全是普通的閒話，
並且完全沒有留意他。
她一點也沒有什麼嫵媚，
上流社會看來，也許是頗堪的陪襯！
奧尼金那種喪喪的臉相
在她認為是毫無可憐。
奧尼金的憔悴，
已經染上了沈重的肺病，
醫生是醫瑞主張
要動他搬進療養院。

三二

傳道務虛度清光陰，
鐘寧斷續求到地下

去跟祖先們見面，
但是，安娜對這種勇氣
也決不會回響！他固執而痛苦的
希望能夠獲得一些諒解；
於是他比健康時還要勇敢，
用著衰弱的手，向公爵夫人
洋洋洒洒地披肝瀝胆！
這雖是自己的心聲
但她也相信很難收得多大的代價，
還不過更加顯然的
使他陷入那苦海的深淵！
下面啊！就是這位英雄的信件：——

奧尼金給姐姪安娜的信

當我回顧了過去，
對你之悔辱，是非並抱歉。
今天我同聲祈求着
你的自矜與悔辱！
我需要什麼？我暴露靈魂
在你跟前，你將如何責罰？
現在我是給你的愉快
投以了言的口實！

★  ★ ★

當日我將偶然用書之時

對於你那可飲的愛情，
 我却毫無認真地信任。
 我之無視於愛的習性；
 恐怕損失了自由權
 所以不願意使生活停頓。
 這也是我們分手的一種原因！……
 其次是因為爾斯基不幸的犧牲……
 對於這種事件啊！
 我的心胸幾乎創痛得碎裂！
 因此，我想還是漂流到舉目無親
 的異地去，這種自由與心情的冷淡
 也許是可以代替幸福！
 啊啊！這是如何無情的錯誤！

★ ★ ★

不！——我無時不在盼望你；
 無時無地不在追尋着你，
 你的微笑，你的心緒的波動，
 在捕捉着我的兩眼。
 我的靈魂在竊聽你的心聲
 每時在增加對你的了解！
 這是使我更加淪入苦澀的深潭；
 又使我們人生逐日蒼老！
 這應該是時候了吧？
 我這真幸運的遇見你，

希望不時在向我招手，
我終想要擺脫最後日子裏
那命定的空虛的厭倦。
但是，如今這重擔是日益加重！
我雖知自己的生命已很短暫；
但，我仍然希望通過
這有生的短暫的早朝
能夠得到與你會見。……

★ ★ ★

我很恐懼，對於我的願望，
你將峻嚴地歧視吧！
這種不潔的狡謀
你將會引起極端的憤怒吧？
哦！假如你知道：一個爲了愛；
的渴望是：麼痛苦；
受處於無血的烈焰中
往往會變成了瘋狂！
啊！我願意繞在汝的膝前
自汝的哭中訴！
我要將整個心兒
努力去表白我的痛苦！
在汝的溫雅的面前，
在汝冷靜的訓言裏
我是要歡悅地留聲。

你給我所糾正的金言！……

★ ★ ★

同樣的，我如今是缺少了，
振作自身的力量；
我只得不顧一切，
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汝的身上。

三三

因為昏聩杳然，所以他
再寄第二第三封書翰，
結果還是不見回音。
於是他又來到俱樂部找安娘；
當他剛剛近前，安娘就立刻離開；
莊嚴地不說一語半言；
啊！她是那麼深澈骨髓的
充滿着凍結的冰霜！
她那忿怒的心火，
苦痛地壓抑在唇邊！
奧尼金兩眼老是釘着她：
他是祈求一絲的同情？
還是祈求她的毀滅？
啊，不！這僅是令人生厭的姿態！……

三四

如果是不曉得他過去的事實，
 看見他這種虔切；
 誰的心中也許會引起憐憫吧？……
 還是只有奧尼金才清楚……
 當他感到失望了，他就悄然回去，
 一路瘋狂地咀咒！
 於是不能不像癡子一般
 向這花花的世界低頭。
 在靜寂的房中，
 不斷的回憶着 ②
 他還要醫病，這卻打擊
 非常激動地追逐着他；
 拖着他的襟裳
 要把他捶入人間黯淡的角落！

三五

他再次地開始攻讀。

(25) 吉卜安 (Gibbon) 1737—1794 英國著名歷史學者。

(26) 瑪莊尼 (Alessandro Manzoni) 1785—1794

② 意大利名詩人

(27) 黑德列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他讀着吉卜安，(25) 盧騷，
瑪莊尼，(26) 黑德列，(27) 芳汀尼里，(28)
斯打埃夫人，畢查特，(29) 錢斯梭，(30)
他也讀着懷疑者卑魯(31) 齊和列特(32)
這些名人的作品，他都讀破；
即使是俄文的著作他也拜讀，
像這種不輟的集思廣益，
他讀到一些文集
顯是對我做着訓誡的；
他讀到一些什誌
有誰在痛罵着我的牧歌
我是不致看錯的吧！
馬. SemPre bene! (33) 先生們啊！

三六

但是，他的眼睛雖在看着
而心神却不知遠飛到那裏，
靈魂上深沉地控制着的——
不過是悲哀，幻夢，和激忿，
他的眼睛在看着

1744—1803 德國著作家

(28) 芳汀尼里 (Bern. Le Bouffer de Fontenelle)

1657—1757 法國著作家。

(29) 畢查特 (Bichat) 1771—1802 法國著名醫學家

書上的字粒行列，
 心頭却完全想着別的事。
 這些書是埋沒了整個國解。
 這像是燦爛時代的傳說；
 也像是神秘的夢境！
 其中有著各種各色的
 感戀，誹謗，和刺語……
 有的是荒唐的迷語；
 有的是少女愛戀的信件。

三七

他的情感與思想
 逐日陷於腐爛的境地
 眼簾所湧現的來世是
 不可捉摸的幻影向他襲擊。
 他看法：自己好景已
 毫無顧忌的潰滅在
 正在溶解的雲地上。
 他細聽着：死神原是向他呼喚！
 這時，他也忘記了誰是仇敵，

◎ 生理學家

(30) 鐵樹校 (Simon Andre Tissot) 1728—1797

法國著名醫學家

①

(31) 卑爾 (Charles Bell) 1774—1842 英國著名外科醫

在眼前映現的

——只有謊唐者，嫉妬家

以及那位寂寞的少女，

朋友們是以輕蔑對待他。

時而又瞥見那塵莊重的壓妻

安穩還坐在那兒……賦形依依！……

三八

這樣却成了習慣，

他專門去追拍攝影

他這樣的瘋狂

幾乎變成了一個詩人。

實在的！一些只是用精神集中力

來解寫技巧的俄國的詩法；

我了解門徒，他們不用才能

就派會達到有慧的境地。

因為專心於這種詩型

所以當歐根一氣下爐邊；

他就高聲烈炬喃喃地吟詩起——

Benedette 就是 id ol mio (34)

—— 節制學端

(32) 歐·列詩 (Chamfort) 1741—1794 法國文學家

(33) B. SimPre bene 係法文，意即「任何時候均良好」

(34) Benedette 與 id ol mio 均係意大利歌劇所流行的腔調

他興奮得拖鞋和書本一齊高拋！

三九

日子是飛箭一般消逝，
轉瞬間到了冬末時份；
他並沒有在發狂中死去；
也沒有在瘋狂中做成詩人。
他的憂鬱已隨春日逝去：
像土撥鼠一般脫離巢穴
到外面來作第一次春遊。
離開了那痛苦的房中；
在朝陽裏，他獨自乘着
雪橇飛奔在涅華河上。
朝陽的光輝使大地閃耀；
使橋上的積雪融消；
使凝凍的冰雪散潰。
他啊！究竟要駕車到那兒去？

四〇

奧尼金要在那裏停下？
你們是可以毫不思索地想到吧！
就是到她那兒呀！這位怪客，
如今又去找尋她姬安娜呀！
他的臉色是死人一樣憔悴。
這時在序堂他不見一絲人影；

在大廳里也同樣寂然，
房中的門扉洞開。
哦！這使他如何地驚呀？
只有公爵夫人顏色蒼白地
在那兒支頤獨坐；
默默地讀着手中的書信，
靠着自己的肘肢
懇切地哭泣嗚咽！

四一

啊！誰會明察她心中
所竊起的熾烈的苦痛麼？
誰又會認識可哀的安娜
如今變成了公爵夫人麼？
爲了癡狂的心中鬱悶
奧尼金竟屈膝在安娜之前；
這意外事件使她感到驚駭，
她不得不鎮靜的
緩步對奧尼金走去……………
他那病態的祈求的眼光
心中默默的自責，
這種表白，不禁引發她
回憶着昔日的處女之夢
羅純潔的心時不在疑怯，

四二

她完全沒有扶起他的意念

只是厭煩地向他注視。

對着他那貪婪的唇

與那無感覺的手

這却使她異常困惑！……

良久地默默無言

最後她才啟口說話：

「够了；請起來吧！我須要

親切地爲你透說種種！

奧尼金：你還能夠

回想起在花園的時候麼？

那時我像是一位年幼的學徒

靜靜地細聽你的教訓，

猶如今天你之在我跟前。

四三

「奧尼金：那時我更是年輕；

比今日更是美麗。

我是愛你的！但，可哀的是

你回答得那麼有意思？

用着那麼有尊嚴的話！

真的嗎？一個少女的愛情

對於你是全無新鮮的意義？

如今麼——啊！主啊！——我却心灰意冷！

假如我再能够重聽

你的那種親熱的說教……

但，我也無須向你忠告；

因為汝是有你高貴的心情；

在我面前，有你正當的做派，

哦！我該真心地向你道謝！……”

四四

「真的嗎？——那時是遠離空虛

的世界，躲在荒涼的村間，

我是不會令你愛慕……今天，

你還想對我要求什麼？

你還想對我有何留戀？

是不是因為見我有了

今天這高貴的地位？

還是因為見我做了富足的太太？

或是因為你知道我那丈夫

為了戰爭受傷，而蒙得高貴寵愛？

你根本就不會想到

像我這種罪過；

以你認為王冠的光榮

你却不會想到我是認為恥辱的吧？

四五

「我須痛哭……假如真的
到了今天，你還不會忘記你的安娜！
誰知道；我們的腔喉會更凝澀；
我們的會談會森嚴如斯！
我却如此堅持的
寧願對你的熱誠，
說話，相信採取羨慕的態度。
假如那時你能够對
我的少女之夢予以同情
或是對我的青春有所感動……
但是，今天！——誰來迫你對我長跪？
啊！這是多麼離為情的事！
你是有至高的自尊心
你寧願求做情感的奴隸？」

四六

「奧尼金：你還該知道我是厭惡
這奢慕蜂擁的生活，
我那富貴的世界；
我那成功的至高地位。
在這兒有的是虛假的金錢，
說謊的榮耀，沉迷的華麗！……
我寧願回到自己荒寒的故鄉

去接近我那可愛的書架，
那兒有着我們純樸的安居；
在庭院處，奧尼金！那兒是我們第一次
總會觸動我多麼的傾心！
那兒啊！還有空寂的墳園
有着十字架傾斜地
豎立在我那親愛乳母的墳上……

四七

這是多麼的幸運啊……
但是，我的命運却被
這樣決定！這乾脆的現實
也決不是如此簡單，
爲了母親的哀求痛哭；
我才抽了這枝蕭悻之籤！……
我已是結婚了。
我用着最大的憐愛
向你懇求，如今你也應該停止了！
我知道：在你自尊的心靈
還會存着高貴的光榮。
我是愛你的！（也許你已不能相信！）
但是，我既然跟別人結婚；
我必須做他終生的伴侶！

四人

說完了話，她立即離開去。
莫尼金如中雷打一般驚起。
像是受到猛烈的暴風雨
打從她的心裏吹過！
然而，外面已响起槍聲。
加爾曼的丈夫已是
怒氣地出現。這裏我們
也應該離開我的主人公了！
讀者呵！再不能延長
一分一秒了吧？
因為在旅途中跟他太累了吧？
我們應該交互祝願
依照着自己的心願
祝他這時達到遙遙的彼岸！

四九

讀者請看！無論朋友
或是仇敵，我都願意
衷心地跟你們分手了。
再會吧！假如你們
能够在每節的字裏行間
看見我的思想哲學的話。

這兒是你心中最靈的靈物，
這是時代的精神與靈魂，
或是錯誤文法的教條，
主啊！請吧，你們如今
可以在這冊小書中
發現作為溝通的物品，
作為幻夢，作為心聲，作為聲說，
朋友啊！這一切都再會了吧！

五〇

你也再見了呀！
我的靈魂的忠實伙伴！
你會那麼小心翼翼地
幫助我工作，有你，我才認識
什麼是詩人所追求的反應。
讀世間文，為了排遣
這面生命的風暴
為了排遣友人的墜落！
長年同作着茫茫深恩
不若吳尼金和這位年少的安博
第一次在我心頭瀾起；
在朦朧的過程中
經過我那法度的脈管
使得這小說人物逐日興顯。

五一

你們呀！曾經賜讀過
第一節的親友們，
有的遠離或是在遙遠處，
他們會像沙阿帝（35）一般述說。
有的是還未讀完這詩篇。
這麼，有的是會把安娜
這影像連結在自己的理想中……
啊，命運之手却把他們奪走！
誰能及早離開生的會宴；
在酒杯中勿作留戀到底，
這該是幸福吧！
誰是沒有再讀下去
讓我跟奧尼金一樣
得着自由，這也是幸福的呀！

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四一，聖誕之前夕譯完於桂林

【35】沙阿帝（Saadi）1189—1291，波斯著名詩人會著作，
寓言散文頗多。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價五十元

奧尼金

著者

普式庚

譯者

斐夫

發行兼
出版者

絲文出版社

印刷者

廣西日報社

發行所

桂林樂道路四會街一號

絲文出版社

經售者

各大書店

陳翔鶴著

鷹爪李三及其他

遠在七年前，魯迅先生在新文學大系的序言里，便說到作者是個優秀文藝工作者，現在這部小說就是作者抗戰以來實際生活體驗中的結晶。全書四篇小說，故事異常使人感動，尤其是每篇故事的文字，都是運用各階層活生生的語言寫成的，獨創一格，讀者在故事中可以學習很多文字上的技巧和做人的真諦。

定價國幣五元五角

新書預告

從 兄 蓬 斯

巴 穆 爾 扎 克 天
木 萬 作 譯

(三 十 萬 言)

勘 誤 表

| 頁數 | 行數 | 字數 | 誤 | 正 |
|-----|----|----|----|----|
| 5 | 9 | 5 | 西 | 亞 |
| 10 | 末 | 5 | 奸 | 好 |
| 12 | 11 | 3 | 教 | 都 |
| 12 | 16 | 2 | 是 | 到 |
| 14 | 18 | 5 | 列 | 到 |
| 27 | 15 | 9 | 軌軌 | 軌軌 |
| 36 | 8 | 6 | 向 | 問 |
| 41 | 11 | 3 | 討 | 討 |
| 41 | 24 | | 已 | 巴 |
| 53 | 21 | 6 | 營 | 管 |
| 56 | 12 | 13 | | 離 |
| 57 | 末 | 2 | 輪 | 輕 |
| 58 | 3 | 7 | 走 | 道 |
| 61 | 7 | 7 | 所 | 的 |
| 64 | 5 | 9 | 談 | 誤 |
| 93 | 13 | 6 | 文法 | 法文 |
| 99 | 8 | 6 | 絲 | 絲 |
| 110 | 3 | 13 | 熟 | 熟 |
| 111 | 6 | 11 | 快 | 決 |
| 117 | 8 | 3 | 提 | 讀 |
| 117 | 13 | 5 | 讀 | 提 |
| 120 | 20 | 6 | 娜 | 姐 |
| 134 | 21 | 24 | 女 | 安 |
| 138 | 5 | 10 | 觀 | 歡 |

| 頁數 | 行數 | 字數 | 誤 | 正 |
|-----|----|----|-----|-----|
| 138 | 9 | 3 | 完佛酒 | 究偉酒 |
| 138 | 24 | | | 白種 |
| 167 | 15 | 9 | | 起赴 |
| 168 | 8 | 14 | 對赴 | 起赴 |
| 168 | 14 | 2 | | 親 |
| 168 | 22 | 8 | | 怨 |
| 168 | 末 | 4 | | 四 |
| 191 | 9 | 3 | 起新 | 突 |
| 191 | 12 | 8 | 終 | 峻 |
| 201 | 7 | 10 | 五 | 如 |
| 201 | 16 | 4 | 突 | 任 |
| 206 | 16 | 8 | 峽 | 曾 |
| 207 | 17 | 7 | 爲 | 杜 |
| 207 | 19 | 1 | 在 | 幾 |
| 2.8 | 末 | 9 | 雖 | 吹 |
| 233 | 1 | 2 | 社 | 使 |
| 236 | 4 | 7 | 九 | 視 |
| 266 | 9 | 7 | 吃 | |
| 267 | 20 | 8 | 頭 | |
| 268 | 9 | 8 | 觀 | |

本書漏排154—155頁內文并無錯誤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9107B

上海图书馆

